

四圍山劍俠傳

還珠樓主著

武俠  
長篇

蜀

山

劍

俠

傳

任力集

正氣書局印行



# 蜀山劍俠傳

## 第二十九集目次

### 第

### 一

奇寶麗霄不盡祥氛消邪火

驚霆裂地無邊邪火走仙娃

小住碧雲塘歷劫丹砂談霞舉

獨探紅木嶺沖霄劍氣化龍飛

千里傳真一盞芳塘覓萬象

### 第 三 回

衆仙鬥法五雲毒瘴失仙機

鳴鼓興戎衆仙奮鬥苗人祖

### 第 四 回

騰光護法七矮欣逢苦竹仙

# 蜀山劍俠傳 第二十九集

還珠樓主著

## 第一回

奇寶麗霄不盡祥氛消邪火

驚霆裂地無邊邪火走仙娃

聽完前言，又隔了一會，才忿忿的，猶笑道，照你說來，我師徒，早晚都該遭劫了，你既怕事，有了反心，何不早走，還守在這裏作甚，後人答道，我還不是，爲了以前，陷溺太深，罪多孽重，得師不易，無處容身，迫不得在此，苟延時日，心雖憂危慮患，一面仍盼師父，能夠醒悟，不爲羣小所惑，但能留此，已然受了師恩，祇不願中道捨去呢，我只見幾得早，暫時避開，全身遠禍，師父仍是師父，我又不壞你事，怎說我起反心，現在任怎苦口，你們也難悔悟，等到誤了師父仙業，自己身敗形滅，就來不及了，姓洪的恨恨道，你今日欺人太甚，明人不做暗事，念在前好，我也不將你所說，稟告師父，且等你背師叛教之時，再作計較，看你到時，我師徒對你如何處治吧，後一人笑道，師父的刑罰，比老怪如何，以我現時爲人，自信漸入佳境，兵解難免，決無再受毒刑之事，祇恐師父一朝醒悟，你如動，恐要難逃公道呢，我想你所說，全是一面心思，比時如有人來，早該乘着遁陣法，無人主持，暗中走進走

了，易李二人一聽，明是發覺有人。

下爭論，有意洩機，指點通行全陣之

法，心料後說話這一個，以前必是一較高的人，不知怎會迷途知反，痛悔前非，

因是出身妖邪，暫時不爲正教所容，才投到紅髮老祖門下，妖徒中，竟有這樣明白的人，實是難得，還不領他好意，如言前行，等待何時，心念一動，不願往下偷聽，試照所說，由峯左狗尾，繞向前去，果無動靜，知無差錯，心中一放，再繞走到狗脊正中，

一看面前，忽現兩石筍，宛如門戶，左右對列，先并未見，料是正面隱藏的門戶，走進再看，形勢突變，天色已看不見，頭上和來去四外，俱是一片沉冥，若降重霧，先見諸峯，除正峯外，也都隱去，另有九峯在前，參差位列，回顧來路上頂兩人，都是身材高大，相貌凶醜，尚在上面爭論，易靜本明陣法，一點就透，一見九峯位置方向，越悟出犬牙遙應，九進一退之秘，立照所說前進，果又通行無阻，由此往前，祇走過一段，必另有右峯門戶現出，每一重陣地，均有九峯分峙，方位形式，雖各不同，有的主峯上面，還有一二妖徒把守，二人過去，也未覺查，祇走過第九峯時，再按陣位，和狗頭所對方向，退將回來，再往前進，繞峯而過，到了對面峯脊，門戶立即湧現，如法繞行，又是如此，祇是左旋右轉，時近時退，總行非直徑，陣位方向，也不一致，易靜暗中留神，看出此陣，千變萬化，玄機莫測，幸是聽二妖徒爭論，才一入陣，便得了機密。

自己又是行家，否則休說破陣，勢所難能，祇一步走錯，入了歧途，便不知要費多少心力周折，能否到達，尚不一定，再要不明陣法生尅，妄觸禁制，引起埋伏水火風雷，夾着千丈毒烟邪霧，一齊圍擁上來，更是危機密佈，步步荆棘，上空又有極利害的，邪法封鎖，縱使不致死傷，脫身也非常容易，總算機緣巧合，無心中，得此奇遇，祇要小心前行，把全陣走完，此陣機密，即能十得八九，破陣一節，雖仍艱難，歸途已不再畏險阻，尤妙是，先聲奪人之計已成，少時到了紅木嶺神宮，見着紅髮老祖，照着師命之事，說好便能，說不好，也不會失陷在此，進退均可自如，受人折辱，也有限度了，越想越高興，正值無人之境，便對英瓊，悄聲說了，英瓊道，師姊莫太喜歡，妹子年幼道淺，雖然無甚識見，但知恩師之言，決無虛語，仗着師妹法力，我二人失陷在此，自是不會，但是敵人，劫數將臨，鬼使神差，自取滅亡，我們縱多卑屈，也未必肯釋嫌修好，爭鬥決不能免，以妹子愚見，反正成仇，我們祇過禮盡到，能和自是佳事，否則，也無須過於卑屈，不過我們身在虎穴，彼衆我寡，就算我們已得此陣虛實，當場動手，終必吃虧，師父既命癩姑師姊，隨後相機接應，又許以便宜行事，必有原故，自來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，我們終是以禮來見，有話可說，到快翻臉時節，師妹長於詞令，不妨以理折服，不但不自遁走，轉要他

命人引送出陣，另約時地，再比強弱

勝負，這樣比較穩妥，還叫他急聲

以為如何，易靜笑道，以我生性，豈肯甘

受屈辱，祇爲紅髮老祖，是白朱二老故交，師父雖知定數難移，仍有姑盡人事，以圖求全之意，如能使干戈化爲玉帛，不特仰副師命，便功德也非微細，所以上來，不惜忍辱負重，委屈求全，真要迫人太甚，無可挽回，那也無法，對方孽徒，受了別的妖人蠱惑，對我非祇怨毒已深，並還兼有其他貪欲，我豈不知深入重地，羅網密布，危機四伏，無如這夥苗疆妖孽，大都不可理喻，爲首一人，比較明白，偏又耳軟心活，惑於羣小先入之見已深，除非真能懸崖勒馬，臨機悔禍，他必藉口語言無狀，強行扣留，決不容我二人，再有分說，你想以理折服，決辦不到，好在此陣走完，機密十知八九，和他當地破臉動手，自是難敵，專一全身而退，當非難事，且等到時再看好了，二人語聲，本來極低，正說之間，忽見前面一座石峯上，烟光起處，現出一個，貌相凶惡，手特白骨妖旛的，高大苗人，易靜見有人出，便料敵人，已有驚覺，忙即住口，拉了英瓊，急速避開正面，悄悄往左避去，繞出妖人身後，回頭一看，果然妖人，已將手中妖旛，連晃了幾晃，來路九峯，立有五色彩絲，箭雨一般，滿空飛洒，晃眼結成一面，數百畝方圓，一片天幕，往下罩來，同時滿空烟光如潮，碧焰萬道，往上狂噴也是，聯成一體，往上兜去，上下交合之後，妖人重又將旛一指，所有彩絲煙光，倏又由合而分，往原發



之處收去，轉瞬都盡，妖人仔細一看，好似不見有人落網，也無異狀，呆了一呆，面上微現驚疑之容，重又隱去，幸是遁光神速，見機更快，趕前避開，避處恰又合適，妖人又在疑似之間，未被識破，陣勢佔地甚廣，初次犯險，不敢草率，一路觀查前行，緩緩飛馳了，兩個時辰，才走了一半，默計所見大小石峯，已有二三百座，那散在四外，設有利害埋伏，具有陷敵妙用的，尚不在其內，先見前面，妖霧迷茫，比來路更甚，方以爲後半陣勢，必更微妙，及至辨清門戶，小心飛入一看，眼前忽現異景，除頭上仍被法術封鎖，看不見分毫天色外，不特後半百餘里方圓，一片廣大石坪，全面呈現外，連紅木嶺上的，紅髮老祖，所住神宮，也巍然在望，祇見廣坪上，二三百座，大小峯巒，棋布星羅，殊形異態，奇景天生，遙望紅木嶺半，神宮廣殿，金碧輝煌，氣象萬千，莊嚴雄偉，兼而有之，更有好些，手執金戈長矛的，守宮侍衛，兀立殿前，或是蹈虛飛行，往來不絕，雖是左道旁門，却也是有無限威風殺氣，正在查看門戶途徑，是否可以隨便通行，耳聽中央一座高峯上，兩聲長嘯過處，現出兩個奇形怪狀，左手妖旛，右手長劍的妖人，站在峯頂上，手搖妖旛，將劍向空一揮，坪上遠近二三百座，大小石峯，連紅木嶺神宮，立即全數隱去，緊接着風雷隱隱交作，祇有那八九座孤峯，浮擁於左側妖雲迷漫之中，二人知是妖人，演習陣法，大可細查虛實，來得正是時候，連忙就近擇地，

佇立觀查，待了不多一會，前二妖人現身之處，倏有紅碧光華，連閃了幾閃，又是一陣風雷之聲過去，適才所見彩霧烟光，倏地蓬勃而起，滿空中，飛舞交織，又結成一面天幕，籠罩全陣，浮空不動，略停了停，一聲迅雷，先前大小羣峯，忽又現出原形，祇是每八九峯，做一叢，當中峯頂，必有一二妖人，手持旛劍，站立其上，先見二妖人，重又搖旛揮劍，遠近各峯叢上妖人，也一齊舉旛，向空一指，空中彩幕，突然分裂成，數十道長虹，分向各妖人飛去，到了每一峯叢前面下降，將那九座石峯，齊峯腰做一大圈圍住，衆妖人各又將劍朝天一指，劍尖上，立有碧綠火星，飛射出去，到了空中，此起彼落，互相激撞，宛似洒了一天星雨，石白如玉，中腰圍上這麼一圈彩虹，再加滿空星雨飛流，頓幻出一片奇景，煞是好看，又隔了盞茶光景，爲首二妖人，口發厲嘯，將劍一揮，滿空綠火星，倏地紛紛爆散，暴雨一般，一叢叢，往各妖人所立峯頭，飛射下去，衆妖人同聲長嘯相應，旛劍齊施，上面火星，仍被劍光收去，峯腰彩虹，也如神龍掉首，齊向旛上飛去，風捲殘雲，一時全收，數十處烟光，起自各石峯頂上，衆妖人也相繼隱去，這次後坪土羣峯，和紅木嶺仙宮，却未再隱，到處妖氣隱隱籠罩，須運慧目，始能查見，易靜自恃法力高強，埋伏利害，前陣未有警兆，後陣便無防備，那把守妙相巒關門的，又是兩個無知蠢苗，誤信自己，與教祖相識，把人放進，以後祇顧重與

苗婦作樂，也未入報，幾下裏，時機湊合，竟得混將進來，并還把陣中機密，全行窺破，看那彩霧，必是五雲桃花毒瘴無疑，自己和英瓊，均有護身法寶，不能侵害，別的風雷陰火，更無足爲慮了，門徑全知，坦然前進，這時陣勢全現，隱蔽全無，一目了然，無須似前趨避繞行，便照應行門戶方向，往前走去，衆妖人始終不曾發覺有人隱身潛行，已然深入，沿路無事，一直走完陣地，到了紅木嶺廣場之上，那紅髮老祖神宮建立在半山腰上，前面也有大片廣場，上建七層樓閣，與盡頭處石洞通連，甚是高大宏敞，由嶺麓起，直達嶺腰廣場，相去二百五六十丈，設有八九百級石階，寬約十餘丈，俱是整石砌成，上下同一寬仄，兩旁植有大可數抱，高約十丈的紅木道樹，全嶺石土，俱是紅色，台階却是白色，溫潤如玉，紅白相映，色彩鮮明，離嶺麓數十丈，以及平台前面，各有高亭分列，內有手執金戈矛劍之類的，宮中衛侍，分別在內，瞭望值守，看去勢派，十分威武，二人到了嶺手，四下觀望，左近雖有苗徒妖人，出沒遊行，上次追趕妖婦蒲妙妙，所遇雷抓子等，十二苗徒，一個不曾看見，知道不與相遇，要少去好些脣舌，心中暗喜，忙把英瓊一拉，雙雙同時現出身形，遙向山坡上，亭中守值的衛侍，大聲說道，煩勞通稟教祖，就說峨眉山，凝碧崖，妙一真人，門下女弟子，易靜，李英瓊，前此因追妖婦蒲妙妙，一時無知，冒犯教祖威嚴，今奉師命，登門負荆請罪，并求

面頰訓誨，尙乞教祖賜見，實爲幸甚，那半山坡，兩邊亭內，四個苗裝衛侍，呆立在內，見有人在嶺前，突然出現，面上神情，好似有些驚奇，互相對看了一眼，便復原狀，既不還言答理，也不出亭阻止，依舊呆立亭內，直若無聞無見，毫無動靜，近嶺一帶，原有徒衆衛侍，來往不絕，見有二人到來，也祇略看一眼，面上微現驚奇容色，仍是行所無事，各自走開，連問數次，俱是如此，上下全無一人理睬，易李二人，不知是何原故，到被乾在當地，進退不得，正在心中奇怪，盤算是否就此走上，直赴殿前請見，還是另外尋人，問明究竟，再行求見，猛瞥見半山坡上，有一男二女，用隱身法，隱了身形，朝自己在打手式，妙一真人所傳隱身之法，最爲神妙，爲長眉真人嫡傳，易李，癩姑三人，新近在依還嶺，奉命煉習，各種應用法術，便有此法在內，煉時，英瓊因易靜癩姑，俱是煉成這類法術，祇是家數功效，均不相同，癩姑尤其早得居龍師太，佛門真傳，格外神奇，惟恐到紅木嶺，使用起來，彼此功力相差，家數不同，自己人相遇，祇有一方，能夠看見，便求指點，易靜癩姑，俱愛英瓊，和他交厚，自然無甚吝惜，於是互相傳授，彼此切磋，又悟出好些妙用，不過癩姑的隱身法難學，暫時祇能在他立定時對看，不能全會精習，癩姑又是天性滑稽，來時言明，以前所習隱身法，已然用慣，好在三人所習道書一樣，師父原是一體傳授，并未限定，非此不可，易師姊和瓊

妹，已能看出形影，此次應敵，自己仍用前法，比較有趣一些，易李二人，也就聽之，因所習不精，乍見不甚真切，又因議定，此次和紅髮老祖破臉，應有幾位同門應劫，身受重傷，能不請人相助最好，即便真到萬分危急，必須用法牌傳音告急，也祇挑那行時，見他面無晦色皺紋，而法力又高的同門，指名求助，以免帶累多人，癩姑本定是在妙相巒，谷口外，遙爲接應，事前並未說要暗中深入，又祇有他一人，此外別無同伴，如何來了三人，忙卽定睛注視，那打手式的三人，果有癩姑在內，最奇是下餘二人，并非同門師兄弟姊妹，俱是從來未識之人，男的一個，生得短小精悍，英華內蘊，年紀看去，雖似十四五歲幼童，一望而知，功力頗深，不是尋常，女的也祇十六七歲，外表奇醜，體貌癯肥，和癩姑正好做親姊妹，根骨功力，似和男的差不多，兩人俱穿着一件，短袖無領的黃葛，布對襟短上衣，下半用一條白練戰裙，齊腰束住，短齊膝蓋，內穿白練短褲，赤足麻鞋，腿腳裸露，祇一個膚白如玉，頭挽哪吒髻，短髮披肩，背插雙劍，腰懸革囊，一個膚色黃紫，頭挽雙髻，每邊各倒插有兩股，三寸來長的金釵，腰間佩有一口，尺許長的短劍，一個絲囊，兩下略有不同，那隱身法，乃是癩姑，一人施爲，那手式的用意，似令易李二人，不問青紅皂白，直往神宮殿台上闖去，同行男女二幼童，人甚天真，素昧平生，初次見面，也隨着癩姑，喜笑招手，竟似好友相遇，神情

甚是親切，易靜雖然玩如童嬰，畢竟歷劫三生，更事得多，深知此行，關係重大，如何肯和癩姑一樣，把他視若兒戲，因已現出身形，不便還手對比，又當着兩個外人，不是癩姑舊友，也是新交，人家好意相助，自不便一體板臉，祇得微笑搖首，示意不可，那知癩姑等三人，依然不聽，招之不已，并在交耳商量，似要走下，易靜恐他下來相強，心料敵人，不來理睬，不是有意堅拒或加折辱，便是別有原故，紅髮老祖，祇管左道旁門，到底一派宗主，得道多年，法力高強，非同小可，師父本命忍辱，能不破臉最好，似此行徑，一被看破，不特違命債事，並還示人口實，如何可行，祇得乘那男女二幼童，耳語之際，回首朝癩姑怒視了一眼，一面重又借着和守亭衛侍發話，借題示意，說道，愚姊妹因奉了家師，妙一真人之命而來，特遣我等專誠拜山謝罪，無論如何，必須拜見貴教祖，才算完了使命，一切吉凶榮辱，皆所不計，現已三次掬誠相告，煩勞轉稟，諸位道友，全不理會，令人莫解，現再奉告，如蒙代為稟告，固所深幸，如真不能代達，也請明告所以，以便遵辦，再如不理，愚姊妹爲完師命，祇好冒昧，自行上殿求見了，易靜面朝亭中衛侍說話，說到無論如何，必須完成師命時，曾向上面癩姑，看了一眼，方幸他沒有下來相強，等到說完，再看上面，就這眼睛一晃的功夫，癩姑等三人，已不知去向，用目一瞟英瓊，意似問他覓否，英瓊也未看出何時遁去，見狀會意，

將頭微搖，答以未見，易靜耽心癩姑，在師命還未傳到以前，紅髮老祖，還未見到，便約外人，暗入神宮，惹出亂子，對方又非善良好惹，殿台四外，邪氣隱隱籠罩，敵人根本重地，必有極利害的埋伏，萬一偷進宮中，吃人擒住，查出來由，危險不說，還給師門丟臉，就說癩姑荒唐，事非己意，自己總是主持此事之人，爲公受過無妨，這人却丟不起，心中憂急，見亭中衛侍，仍如泥塑木雕，分立兩亭之內，休說一言不發，面上連點表情皆無，又急又氣之下，暗忖事情已迫，照此情形，左就非破臉成仇不可，與其身鬧笑話，轉不如給他硬闖進去，好歹見了紅髮老祖，交上師父書信，再行相機行事，對方如能知道利害，悔禍言和，怎麼也是無事，否則就此翻臉，雙方已成仇敵，便可無所顧忌，成敗均不致受人指摘，已然三請而行，見面質問，何故擅入，也有話說，想到這裏，便朝亭中諸人說道，愚姊妹已然連請數次，諸位置之不理，說不得，祇好不顧禁忌失禮，自行進見了，說罷，兩亭中衛侍，仍無回應，易靜一賭氣，一面暗中示意英瓊，小心誠備，一前一後，一同往上走去，連上了數十級台階，亭中諸人，祇各把一雙眼睛瞪往，與前一樣，仍然未見，也未見有別的阻滯，快要過山亭，方自不解，這兩邊亭內，各有四個苗人衛侍，忽然一聲不響，各作一字排開，面向外，易靜當先前行，木以事出不經，步步留神，見狀便知有異，忙一停步，兩邊衛侍，已將手中金戈長矛，同時

外指，戈矛尖上，立有八道，纏繞光華，長虹也似，斜射而出，做十字形，交叉在台階當中，陰冷之氣，森森逼人，易李二人，因書信未曾交到以前，在在以禮自處，不便和他爭鬥，又不便由側繞越過去，祇得向後略退，易靜還未開口，英瓊已沒好氣，發話道，我姊妹持了家師親筆書信，以禮來調，好話說了三四回，不爲代達也罷，連句話也沒有，又不令我自進，意欲如何，那八名衛侍，祇各把戈矛斜指，各放出二三十丈長的光華，阻住去路，毫不理睬，英瓊忍不住氣忿，還待發話時，忽聽上面，有人喝道，賤婢住口，前番大胆犯上，得罪教祖，今日才來陪罪，已不晚了，又不在妙相懺，跪關求見，竟取偷混進來，還在這裏說嘴，本當將你，拿下治罪，因想你既有本領，偷混進來，到要看你怎麼出去，我家教祖，不屑見你這賤婢，快往回滾，等在陣中被擒，過了百日，再去峨眉，尋老鬼齊漱溟算帳，問他教徒不嚴之罪，再如遲延，滿山金刀一發動，當時將你二人，碎尸萬段，連這片刻偷生，都不能了，二人抬頭一看，正是上次追趕妖婦蒲妙妙，所遇爲首妖徒雷抓子，同了兩個同門妖徒，手持旛劍，站在殿台邊上，氣勢凶橫，朝自己厲聲喝罵，不禁大怒，方要還口，一想此來爲何，好歹也見着正主人再說，話到口邊，又復強行忍住，易靜又想起入陣時，聽妖人口氣，紅髮老祖，正在洞中煉法，此人雖是護徒，平日也深知峨眉各位師長法力，一時受人蠱惑，心中不能無



怯，再說得道多年，豈能如此狂妄，便和峨眉成仇，對方持了師長書信，以禮來謁，那有人不肯見，信也不看，便如此蠻橫之理，妖徒爲了妖婦，所喪寶鼎，恨我入骨，莫要探出乃師心意首鼠，又受外邪所愚，乘乃師閉洞煉法之際，故意折辱來人，迫令動武，使雙方勢成騎虎，欲罷不能，以快他的私意，否則乃師，既已立意成仇，他又如此恨毒，或是當着來人，毀書責辱，指摘以前冒犯之罪，下手擒拿，或是就命衆妖徒下手，再不大方一點，將來人放回，令其歸報師長，索性明張旗鼓，定約鬥法，以分高下存亡，均無不可，爲何祇是妖徒出來，辱罵激怒，人不下來交手，祇令由原陣中退出，欲令入伏，再行擒拿報仇，諸多可疑，休得一時不能忍氣，中了奸計，我也反正拿定主意，就翻臉，也等見到正主人再說，斷定紅髮老祖，必是深居洞內，妖徒才敢昌言無忌，決計把聲音，先傳將進去，使之聞知，主意想好，一面示意英瓊，不要開口，暗中運用玄功，把氣運到，窩聲笑答道，道友不必如此，我姊妹二人，并非有心，擅入禁地，祇爲奉了家師，妙一真人之命，來此向貴教祖，負荆請罪，因是年幼道淺，聞見淺陋，又是初來，不知仙山，設有陣法禁制，行至妙相巒，遇見守關二人，愚姊妹說來拜謁教祖，便即開門放進，也未說起關內，有甚設施，祇知仙府，便在前面，照直走來，也未遇甚阻滯，路上祇繞走了好幾處石峯，便到嶺前，不是道友提起，前面石坪上，設

有陣法，還不知究竟呢，許是來時趕巧，正遇諸位道友，演習陣法，開放門戶，因得無心走入，也未可知，實談不到什麼法力本領，適才已向守亭諸道友，幾次陳情，請代稟告教祖求見，始終不理，祇得冒昧進見，又吃阻住，三位道友，忽出喝罵，令愚姊妹退出陣去，以備入伏受擒，百日之後，再尋家師問罪，愚姊妹已然無知混入能否又是湊巧，退出陣去，雖不可知，但是此來，奉有家師之命，自來君子交絕，不出惡聲，何況修道之士，一派宗主，家師與貴教祖，又是交好在前，休說以前事出誤會，本有起因，咎在兩來，難怪一人，就算以前冒犯尊長，罪該萬死，不能寬容，也與師長何干，如何朋友專誠派人持了親筆書來，一面不見，一字不閱，便效村婦罵街行巡，辱罵之外，還加殺戮，一樁不相干的，無心之失，竟想使星星之火，變為燎原，不到雙方，仇深恨重，大啓殺機，互相尋復不止，其意何居，我想貴教祖，爲人決不如此，好歹總有幾句話說，人以禮來，不能不教而誅，一任道友，氣勢汹汹，盡情辱罵，愚姊妹既奉師命，必要面見貴教祖，將家師書信呈上，完了使命之外，方能定奪，否則決不離去，不令上去，我便不上，祇守在這裏，貴教祖祇是一時不知，有人到此，終有出見之日，雷爪子等三人心意，果是連日看出師父，首鼠兩端，舉棋不定，一面衆妖徒，十九受了外邪蠱惑，惟恐仇怨不成，本想算定過了百日，再拿話去激動師父，不料眼看到期，仇人忽持

乃師書信、前來陪罪，又可氣是，通行全陣，直入無人之境，越發又急又怒。這場野火點起，雷抓子等，最得寵的幾個妖徒，均在上面殿內煉法，易李一身，一面發動暗號，令亭中守者，按照預定行事，一面分人，傳知陣中七黨，告以敵已越陣深入，令其小心戒備，出時以全力加害，初意來人，無退走生事，或是硬闖，祇一動手，均可借題發揮，嗣見來人乖巧，守亭人進，惟恐時久，師父行法完畢，出來看見，又想乘着閉洞煉法之際，辱罵手，不料來人，仍是不肯上當，反將心事說破，苗人終是不善詞令，祇覺長又亮，宛如龍吟，還不知道，敵人用的是玄門正宗，傳聲之法，玄功與以內，金石爲開，多堅的石洞，也能將聲音透進，乃師正巧在洞中，入去，又驚又愧，已快走出，還在惱羞成怒，方自同聲大罵，賤婢利口，一面想少時拚受責罰，將嶺上埋伏發動，給仇人一個利害，再同飛身下中妖旛，朝下兩展，立時易李二人，立處一帶，便有大片紅光，映着萬千八面，潮湧飛來，易李二人，原有準備，同喝爾等再三逼迫，那也無法。一人先是一道劍光飛出，護住全身，正待施爲，忽聽殿中一聲大喝，徒令來人聽候傳見呈書，我自有道理，話才出口，四外金力，祇一閃，便

方，該有這場爭殺，般般俱都湊巧，紅髮老祖，人最好勝護短，明知門無如易靜，心情忿激，詞鋒犀利，聽去終是刺耳，出時如若逕直去往平阻，也還好些，偏又心懷不忿，意欲升殿，召集徒衆侍立，擺出教祖之見，當面數責前事，於是慢了一步，易靜雖想祇守不攻，却忘了招呼英瓊頭上，英瓊見妖徒，迫人太甚，一時氣忿，頓味初衷，見易靜已然動手，極猛惡，便把紫郢劍，放將出去，此劍本是峨眉至寶之一，况又加上英瓊法，加功精習，近更威力大增，金刀祇是數多勢盛，如何能敵，兩下才一去了一大片，紅髮老祖，見二人通行全陣，直如無覺，又將所煉金刀禁制自然面上無光，心中又加一層忿恨，一面把三妖徒，喚進殿去，怒目瞋視幾句，隨命擊動殿前銅鼓，召集徒衆，再喚進來人，閱書問話，易李二人祖，口風不善，祇得仍立在半山階上等候，一面互相低聲語誡，盤算少時如何應付，果然紅髮老祖，耳軟心活，入殿以後，又吃三個寵徒一激，雖加了兩分仇視，有意折辱，遲不集見，二人先聽銅鼓咚咚，打了好一陣，黨，由四方八面，紛紛飛來，凡是經過而見的，十九俱以忿目相視，聽前半之音太重，知是傳令陣地，防守諸妖徒，以備行時爲難，等人過時，留神一

陣中，所見行法諸妖徒，竟無什人到來，越知所料不差，斷定少時，決無好收場，委曲求全，既是難望，何苦受辱，於是也漸把來意改變，暗中準備，退身之策，前後待自兩個多時辰，祇見對方一干徒衆，出入殿台之上，此去彼來，絡繹不絕，始終不聽傳喚，癩姑和那同來男女幼童，不知何處，也未再見，二女此時，仍體師意，作那萬一之想，知道紅髮老祖，遲不召見，有意折辱，言動稍一不慎，便授敵人以口實，心中祇管戒備，暗罵老鬼無知，受妖徒愚弄，甘於自趨滅亡，表面却一點也不露出，恭恭敬敬，站在半山腰，石階之上待命，決定就是事情絕裂，也不令敵人，佔了幾分理去，神態自如，若無其事，紅髮老祖，原是受了愛徒蠱惑，說來人，既是奉命，來此陪罪，爲何在關前，通名求見，却去私越陣地，分明此來，祇是乃師，自知無禮，不合以小犯上，恐傳說出去，被外人笑話，派了人來，虛應故事，本心輕視我師徒，左道旁門，不在眼下，如真念在朋友之義，我們是他，請往開府觀禮的上賓，他徒弟狂妄凶橫，日無尊長，以小犯上，自犯教規，還得罪了朋友，事情發生，離開府，還有好幾天，照理就法當時命人，押了三個賤婢，來此陪罪，乃請前往赴會，才能算盡朋友之道，雙方怎會生甚仇怨，如何等到這久，才派人來，就算他開府事忙，長幼兩輩，無法分身，或是門人蒙蔽，回山不曾告知，我師徒與他交好，又曾接有請柬，到時一人未往赴會，當然必有

原故，他們自負玄門正宗，規教至嚴，法力又非尋常，斷無查問不出之理，怎會延到今日，才命兩賤婢，持了一紙書來，便算了事，分明視我師徒無物，以爲他徒弟，將我得罪，無足輕重，爲防外人議論，表面道歉，略爲敷衍，暗中實是強迫，料我不敢把來人怎樣。聽話釋嫌，兩罷干戈，否則便成仇敵，也非所計，一面并命來人，穿陣而過，直達宮前，以顯他峨眉的法力，志在示威逞能，恃強凌弱，這等行徑，實是欺人太甚，就此罷休，不特惡氣難消，傳說出去，也被同道中恥笑，我師徒雖是旁門，本教創立已數百年，長眉真人在日，也沒見把我怎樣，峨眉近年，雖然聲勢較盛，實則也是強大其詞，除爲首三數人外，並無甚驚人法力，因是外強中乾，虛有其名，所以一面屠殺異己，一面又向各旁門中拉攏，專以欺凌弱小爲事，他平日號稱玄門正宗，視別派均爲邪教，不能並立，爲何軒轅，兀老，司空，以及大荒二老，天殘地缺，小南極四十七島等，多少利害人物，俱都尙在，一個也不敢招惹，像天乾山小男，少陽神君，藏靈子等，展轉相交，化敵爲友，以及一時想不起的，異派中有名人物，尙不在內，試問何人，招了毒手，還不是但求人家，不去尋他晦氣，便裝癡聾，背道而行，惟恐遇上，結仇樹敵，難於應付罷了，此次他對我師徒，如此狂妄，無非看輕師父懦弱，樂得欺凌，真要與他成仇，也是莫奈我何，何況他年來，驕橫狂妄，已犯衆怒，又圖佔着，凝碧崖，紫雲宮

等，洞天福地，除芝人芝馬以外，這次開府，差不多把海內外，靈藥仙草，全數收集了去，據爲己有。衆心不忿，又知他們，貪欲無厭，專與教外之人爲難，等這裏門下小狗煉成道法，羽翼一豐滿，祇不和他一黨的，誰也難於安枕，與其等他，氣候養成，身受其害，不如先下手爲強，將他除去。日前聽說軒轅老祖爲首，已準備聯合各方同道，大舉與他一拚，這些道長，俱是法力高強，多已煉成不死之身，人多勢衆，峨眉決非對手，如與聯合，不特惡氣可除，異日師父四九重劫，有這些人相助，還可借以免難，豈非兩全，而且照許仙姑所說，峨眉爲首諸人，爲了忘掉天仙偉業，一面新收這些小狗男女下山，假名行善，暗尋異己之人，加以殺害，一面却在凝碧仙府，閉洞行法，須有好幾年功夫，不能出門一步，所以誥誡門人，令自小心，便有難，也不能回去求救，我們便將來人殺死，也祇乾恨，無計可施，何況我們，不是無理可說，師父又非故意，和他作對，祇不過是，忿他欺人太甚，又不殺他徒弟，祇代他教訓惡徒，治以犯上之罪，略加責罰，逐出山去，來人是在百日之內，又非照着那日所說，與之絕交，異日相見，並非無話可說，講理，無事便罷，如若特強爲仇，真非其敵，索性便於軒轅等人，聯合一氣，看他怎樣，還有來人，果奉師命，誠心來此認罪，師父是他師父好友，分屬尊長，自然甘受責罰，決無怨言，如若反抗，可見虛假，欺人是真，此時，他們羽

翼未成，已是如此。一旦得勢，定必與各異派中人，一體看待，決不容我師徒存在，隨便令一小狗男女，出來惹事，然借題一翻臉，便將我們除去了，以真假面目，沒有揭穿，還難說定，如今真假畢露，行同狼虎，還不先自爲計，欲待將來受害不成，紅髮老祖門下妖徒，多是苗人，祇雷抓子，和一個姓秦名玠的，一是熟苗歸化，已久世居貴州省城，上輩在明室，并還是個仕流，祇爲乃母，夏夜納涼，感異夢而生，并有雷震之異，取名雷抓子，幼喪父母，大來賣弄刀筆害人，爲仇家所逼，逃往苗疆，紅髮老祖，愛他靈警異相，破例收爲徒弟，除姚開江，洪長豹而外，祇他和秦玠，還有一個，名叫藍天狗苗人，最得寵愛，秦玠出身，不第秀才，偶因遊山，路遇紅髮，看出異人，苦志拜師，也蒙破例收錄，他和雷抓子，最是交厚，俱生有一張巧嘴，心計又工，自從姚洪二徒，先後失事，紅髮老祖，益發對這二人寵信，幾於言聽記從，二人俱是好色如命，紅髮老祖，本身雖不喜淫亂，教規，未禁女色，二人暗中背了師父，專與各異派中妖婦勾結，萬妙仙姑許飛娘，正忿紅髮老祖，因有追雲叟夫妻淵源，與峨眉交爲朋友，懣感上一個姚開江，被窮神凌渾殺死，正好唆使紅髮老祖，與正教結仇，不料又被神駝乙休，在紫玲谷爲雙方解和，仇未結成，與峨眉諸老，友更交厚，一時氣不出，想到雷秦二人，可以色誘，自身不願俯就，便給二人，另外拉了幾個妖婦，所以才有金線神姥姑



姪，借鼎之事，本就受了妖邪蠱惑，心忿師父，別的可說動，獨勸他，不與正教中人來往，堅決不聽，上次紅髮老祖，接了開府請柬，本擬親往，也是二妖徒，想從中生事，借着送禮爲由，請命先行，本意就想到了峨眉，設法惹下一場亂子，逼師父上套，不料正遇易李周三人，追教蒲妙妙，無知冒失，傷了他師徒，絕好時機，如何放過，許飛娘和衆妖邪聞知，又紛紛趕往，代爲畫策，紅髮門下，頭一輩門徒，差不多合各異派妖，均有交厚，加以那日，又親見師父同門，吃了人虧，從來未有之辱，無人鼓動，已是氣忿難消，這一來，自是一體同心，每日俱在絮聒激怒，紅髮老祖，先頗持重，禁不住衆口燦金，長日包圍浸潤，心中本也覺着受辱忿恨，不過本心，仍不想和峨眉諸老爲仇，祇打算親赴峨眉，質問是否受了門人蒙蔽，如將前來三徒，當面處責，便無話說，否則，由此絕交，也未想到，如何大反目，許飛娘等妖婦，却斷定妙一真人，最重情禮，教規又嚴，暫時不來陪禮，必是爲了門府事忙，或有其他要事，一時無暇，如尋了去，幾句話，當面一說，便可無事，算計乃師，必派肇事三人前來，便教衆妖徒一番話，勸紅髮老祖，最好過了百日再去，免失身份，一面並授妖徒策略，就着原有陣法，如何施爲，人如到來，萬一得見乃師，如何相機蠱惑，紅髮老祖，與各異派，本有來往，近年才聽嵩山二老等，正人力勸，踪跡漸疎，許飛娘，知他心有成見，每來，均與

衆妖徒，暗中約晤，輕易不與相見，紅髮老祖，面熱性直，雖納忠言，與衆妖邪疎遠，人以禮來，不肯堅拒，至多行輩較低的，自不出見，却未禁門人交往，終於惹出，這場亂子，雷秦二妖徒，本來利口，况又經妖婦，讒譏指教，話越深透動人，不由乃師，不爲所愚，加上易李二人，來時行逕，又極與所說相似，漸漸引起忿怒，以致生出事來，其實妖徒，利用陣法，早有成算，易李二人，如不穿陣而過，不是被陷在內，便是早起敵鬥，更有借口，休想與正主人，好好想見了，紅髮老祖，自被二妖徒說動，鳴鼓聚衆以後，所有門人，全是異口同聲，憤慨非常，連激怒帶慫恿，不由他不改變初衷，一面故意，令來人在山半久候，看他是否驕橫不服，一面吩咐衆妖徒，來人既能通行全陣，不問是否因爾等，演習陣法，窺破門戶，巧混進來，法力均非尋常，既準備反目，如被遁走，却是丟人，務要小心在意，傳示全陣，行法守值諸人，如法施爲，加緊戒備，少時來人，如肯服罪受責，便罷，稍有不順，便須下手擒捉，免被滑脫，自找無趣，衆妖徒好容如了心願，自是興高彩烈，同聲應諾，因殿上有乃師在，來人自非敵手，所慮是被逃走，又把幾個法力較高的命往陣中接替，把原防守的人，換了前來，易李二人，看見衆妖徒，進出來往，便由於此，紅髮老祖，分佈停當，在殿內暗中查看，易李二人，除初聞名時，互相說了兩句話後，始終端然，敬立相待，並無一毫懈怠，與久立不快之

色，暗忖齊道友，爲人素來極好，已然相交，怎會無故欺人，看來人神情，似頗謹畏，不似倚勢凌人之狀，且看來書，如何說法，門人已動公忿，對於來人，自然不能輕饒，祇要書上，說得有理，看齊道友分上，略加責罰，以平衆怒，不必再爲己甚了，想得雖還不差，無如易李等二人，連師父責罰，俱未受過，如何肯受，左道旁門刑辱，何況妖徒護庇妖婦，相見又未通名，首先不對，怎能怪人，祇爲紅髮，總算師執尊長，無知冒犯，不得不把小輩的禮盡到，本是雙方，互相敬重的事，打狗尙看主人，如何認起真來，就這念頭，已非僨事不可，衆妖徒，見乃師目注山下沉吟，還恐中變，又加了許多讒言，紅髮老祖，信以爲真，認定易李二人，是爲身在虎穴，人單勢孤，恐吃眼前之虧，不得不貌爲恭謹，也不想妖徒，所言後先矛盾，祇管令二人在半山久候，遲不召見，時光易過，又是兩個多時辰過去，易靜主見已定，還不怎樣，英瓊已漸不耐，如非易靜，用眼色阻止，幾乎發出話來，前後其候有五六個時辰，雷爪子得同黨暗示，知道外約來的幾個妖人，已在妙相櫺外，照預計埋伏，就乃師肯將來人放走，也不愁他，逃上天去，這才設辭，請乃師傳見，紅髮老祖，也是日後，該常有難，那高法力的人，竟會聽憑門下妖徒等擺佈，隨命傳見，雷爪子隨去平台以上，先朝台前，兩亭中衛侍，打一手式，氣勢汹汹，瞋目厲聲，大喝道，教祖有命，吩咐峨眉來的，兩個賤婢進見，

聽受責罰，英瓊聞言大怒，並欲還口，易靜將手一擺，冷笑道：「這厮出口傷人，自己失禮，何值計較，我等爲敬本山師長，忍辱來此，好歹且見着主人，定了使命再說，理他則甚，雷爪子聞言大怒，方欲接口辱罵，紅髮老祖，聽妖徒開口，便罵人賤婢，也覺不合，暗中傳聲禁阻，雷嘲子因先前口角，知道易靜，嘴不饒人，自己祇顧激怒來人，先自失禮，再說也是徒受譏嘲，祇得忍耐着怒火，退回殿中侍立，易李二人，隨着從容緩步，往上走去，頭兩守亭，戈矛已撤，並未攔阻，到了平台，石階下面，易靜故意恭身報道，峨眉山，凝碧仙府，乾坤正氣妙一真人，門下弟子，易靜，李英瓊，今奉師命，來此而見教祖，呈上家師手書，兼謝那日妙相懺，因追妖婦蒲妙妙，誤遇教祖，無知冒犯之罪，荷蒙賜見，特此報名告進，台前兩邊，各有一亭，比下面高，却祇兩根立柱，大小祇容一人，一邊一個，手執金戈，在內值守的苗人，身既高大，貌相奇惡，石像也似，呆立在內，手中金戈，長有兩丈，戈頭大約五尺，金光耀目，顯得十分威武，易靜明見雷爪子，出時，和二苗人，打手式，知有花樣，故作不知，說完，便往台階走上，暗中留神查看，見快上第一級台階時，脚才抬起，二苗人，佻地面現獐容，目射凶光，手中金戈，已然舉起，待往下落，嘴皮微張，似要發話，忽呆立不動，好似被人禁住神氣，形態滑稽已極，心方奇怪，猛瞥見右邊亭後，人影連閃，定睛一看，正是癩姑，和

先見女童，男童却不在側，朝自己，扮了一個鬼臉，口朝殿上一努，易李二人，原恐癩姑，在未反臉以前，先在當地惹事，見狀，才知三人，不曾先鬧，祇不知道才何往，不便答理，微笑了笑，便往上走，一上平台，便見殿甚高大宏敞，陳設華麗，中設蟒皮寶座，紅髮老祖，板着一張怪臉，倨坐其上，兩旁有數十徒衆，雁翅分列，由殿門起，直達寶座兩旁，挨近衆徒衛立之處，另有兩行，手執戈矛鞭棍的衛侍，都是漆面文身，短衣半臂，腰圍虎皮戰裙，手腿半裸，各戴金環，亂髮虬結，上插五色彩羽，面容凶醜，惡，無異鬼怪的苗人，對着寶座不遠，由殿頂垂下兩根長索，頭上各有一個鐵環，大約尺許，邪氣陰陰，知是準備吊打來人之用，一切均爲示威而設，那兩面銅鼓，大約丈許，由兩具銅架，分擱在挨近正門，殿廊之下，離地約有丈許，另有兩名長苗，手持鼓槌，侍立鼓下，見人走上，使起鼓槌，照鼓打去，發出淵淵之聲，聽去甚遠，殺聲較前更顯，易靜也不理他，自率英瓊，往內走進，故意走到雙環之下立定，朝上恭身下拜，雙手呈上書信，前已報名，更不再說，紅髮老祖，將手一招，書信入手，拆開一看，見上面大意，是說門人無知，冒犯尊嚴，雖然事由令徒接應妖婦，以致誤會同黨而起，無知冒犯，難於申責，但是交手之後，已知道友爲誰，既已冒犯，理應束身歸罪，聽候發落，當時果能如此，道友海量寬宏，自不能與後生小輩計較，况又看在薄面，至多誠其

冒失，斥責幾句，何致開府之約，竟成虛請，無知之罪，情有可原，不合畏罪潛逃，回山又值與諸同門，閉洞行法，開讀金井穴，玉匣仙勅，所有全山長幼同門，各有執司，無計分身，以致羣仙盛會，道友竟斬臨貺，好容易，忙到會後，又值衆弟子，奉命下山行道，必須分別，傳授道法，又是無暇，跟着便是銅椰島，大方，天癡，二道友鬥法，將要引發，亘古未有的，大火浩劫，事關重大，兩輩同門，並有各方好友相助，尙恐責重力薄，不能勝任，而易，李，周，三小徒，奉有家師勅命，皆是屢世修爲，應運而生，在本門弟子中，最爲得力，又是少他不得，權衡輕重，祇得把此事從緩，銅椰島事完，又須隨衆，同煉家師所授仙書，一直遲到如今，自來小人有過，罪在家長，值以閉山煉法，未得親往負荊，除小徒周輕雲，情節較輕，現有要事，弗獲分身外，謹命易李二小徒，齋沐專誠，趨前謝罪，尙望不吝訓誨，進而教之，另外并隱示，四九重劫將臨，關係重大，現各異派妖邪，運數將終，避之惟恐不遑，如何還縱容門人，與之交往，既種異日受累惡因，又不免於爲惡樹敵，姚開江，洪長豹，便是前車之鑒，務望約束門人，勿與此輩奸人來往，此時防患未然，尙不爲晚，以道友爲人正直，祇能慎之於始，異日天劫到臨，與乙，凌，藏靈子，諸道友，互相爲助，合力抵禦，決可無事，分屬朋友，知無不言，至希鑒諒等語，表面上，詞意謙和，實則是詳言利害，暗寓箴規。

言中有物，備極懇切，對於易，李，周，三人，明是認罪，實則爲之開託，並把過錯，輕輕引到師長身上，如講朋友情面，這等說法，其勢不能再對來人刑責，說得又極佔理，本是自己門人，不合袒庇妖婦，先與爲敵，對方至多，祇是無知冒犯，朋友之交，禮到爲是，當然不能再與後生小輩計較，看了兩遍，實挑不出甚語病，方自沉吟，秦玠最是滑稽，見師父原說，看完來書，立即借詞翻臉，將來人吊起毒打，如若服罪，打完，逐出山去，稍一倔強，施完毒刑，再將人扣住，等乃師自來要人，問其縱徒行凶之罪，祇一照辦，這把火准能點上，何況谷外，還埋伏得有人，就肯領責放走，也跑不脫，雙方仇怨一結，勢成騎虎，師父自知不是峨眉諸老之敵，稍一慊慊，便可迫使與軒轅，司空，諸人，合爲一氣，甚至連妖尸谷辰，也可化敵爲友，不特出了惡氣，見好所交妖婦，並還可以和別的異派妖人一樣，爲所欲爲，免得師父，日與正教中人親近，每喜效法，教規日嚴，不能任性取樂，稍爲做點快心的事，便須背着，好容易聯合全體同門，把師父說動，又有變卦神氣，心中一急，忙和雷抓子等衆妖徒，使一眼色，朝紅髮老祖，跪稟道，師父何必看甚書信，齊漱溟老鬼，教徒不嚴，縱使行凶，目中無人，不自率徒，登門請罪，却令賤婢，來此鬼混，又不正經求見，儼敢狂妄逞能，擅自穿陣而過，似此驕狂犯上，目無尊長，如不重責一番，非但情理難容，並還道我師徒，怕他峨

眉勢力，弟子等，實是心不甘伏，望乞師父作主，即時發令施行，將賤婢吊打一頓，使峨眉這些小狗男女，看個榜樣，說時，衆師徒也在一旁，隨聲附和，易靜胸有成行，冷眼旁觀，見衆妖徒，祇知虛張聲勢，不禁又好氣，又好笑，方想畢竟左道妖苗，當着師父，還有外人在場，一味羣吠，口出不遜，全無規矩禮法，李英瓊終是天性剛烈，聽衆妖徒，當面辱罵師父，實忍不住忿怒，抗聲說道，紅髮老前輩，請暫止令高足們對徒罵師，先自犯上，聽弟子一言，衆妖徒見英瓊，秀眉倒豎，目蘊神威，面上隱帶煞氣，知將發作，巴不得他，出言強項，激怒乃師，聞言不等乃師招呼，便各住口，怒視靜聽，如何說法，以便乘機發揮，易靜早知，事非決裂不可，因見紅髮老祖，對書沈吟，心想或許能有轉機，所以暫時隱忍，及見英瓊，義憤慷慨，現於詞色，知已無能挽回，實逼處此，心已盡到，恐英瓊氣忿，人又心直，詞不達意，便道，瓊妹且住，由我向老祖請教，隨向前說道，家師與老前輩，朋友之交，互相禮敬，原無軒輊，弟子等前爲追戮妖婦，路遇門下高足，無故出頭護袒，倚衆行凶，弟子等不知來歷，來勢又極凶橫，所庇的，又是妖婦仇敵，當仁不讓，於理無虧，後被引來仙山，因而失禮冒犯，也祇年幼無知，並非有心犯上，當時以爲老前輩，必看在家師而上，大人不計小人之過，至多告知家師處責，當無以此成仇之理，比時一則無知犯上，中懷悔懼，不敢再犯雷霆之威，



又以出來日久，急於回覆師命，妄擬老前輩，爲家師專誠延請上賓，必要往赴觀禮之約，而開府日期的已迫，心嚮歸程，祇得回山待罪，那知老前輩，爲此後輩末學，無心之失，竟自忿怒，不肯降臨，弟子等當將經過，以及肇事起因，稟告家師，領了責罰之後，又令弟子等，親來陪罪，雖以要事耽延，弟子等縱有不合，家師對於朋友禮節，似已盡到，竊見老前輩，看罷來書，頗有推情容恕之意，而門下高足，衆聲喧囂，出言無狀，揆其心意，好似弟子等，罪大莫極，百死不足蔽辜，却不想弟子等，昔日冒犯威嚴，實出無知，並還事出有因，諸多可原，尙且如此切齒憤恨，不肯干休，家師與老前輩，屬在知交，並無開罪，現命弟子等，持了書信，以禮來謁，也是好意，而門下高足，無端對徒冒師，任性辱罵，有心犯上，又當如何，至於穿陣而行，老前輩未升殿前，已然說過，想已上塵清聽，休說來時，也會叩關求見。因守裏不代通報，祇將關門開放，令照直行，初涉寶山，不知禁忌，無心到此，又值老前輩，不在陣中主持，門下高足，正在試法，事有湊巧，不曾遇到禁阻，誤觸埋伏，因得無心到此，適在嶺下，望見亭中守者，也曾掬誠奉告，通名求見，一連幾次，均置不理，弟子等不知何意，爲完師命，祇得試往前行，守者舉戈一攔，立即止步，不敢擅越一步，那有絲毫相抗之意，後來門下高足，出殿喝罵，辱及家師，祇以師命未完，仍自強忍，迫不得已，方始放

聲，上瀆清聽，凡此情形，均有明管，如何能怪弟子，自恃法力，狂妄逞能呢，話未說完，紅髮老祖，人最好勝，素不喜人，而折其非，既有護短之癖，養得門人，個個驕恣，又是心直口拙，本來受了惡徒蠱惑，痛恨來人，已然言定，重責不饒，無如妙一真人來書，設詞甚妙，理又佔住，無隙無乘，一面又答應了衆妖徒，急切間，想不出話發作，一聽妖徒，對徒罵師，不知有意如此，方欲喝止，來人已相繼發話，竟將自己問住，不怪徒弟，出言無狀，授人以柄，反倒因此觸發舊忿，惱羞成怒，發了苗人凶橫之性，便厲聲大喝道，賤婢休得利口，你師父既命你，前來請罪，我便代他行刑，現在殿頂，設有雙環，你二人自己上去，領受三百藤鞭，以戒將來，我門人見爾等對我無禮，忠心師長，激於義憤，說話傷了你的師長，少時我自會責罰他，乖乖自己吊上去，免我施展法力，禁受不起，易靜聞言，知道大事已去，非破臉不可，一面向英瓊，發了暗示，令作準備，冷笑道，老前輩不能正己，焉能正人，要我二人領責不難，必須先把辱罵家師的，令高足們，先打一個榜樣，方可如命，如說少時責罰，我二人在峨眉，也會受過家師責罰，誰能相信呢，說時，雷爪子忽似想起一事，匆匆跑出，到殿外轉了一轉，忽然跑近，怒冲冲，說了幾句苗語，紅髮老祖，聽易靜反唇相譏，本就怒不可遏，正要發令擒人，聞言益發怒火中燒，厲聲大喝，賤婢竟敢如此大胆，禁我亭中衛侍，爾

等卽速與我拿下，衆妖徒轟應了一聲，爲首雷秦二人，手揚處，先飛出兩道赤暗暗的光華，易李二人，早有準備，易靜得一真上人，所賜之寶，除了護身的兜率寶傘，和滅魔彈月弩，阿難劍外，多是以靜制動之寶，這次因得師傅仙書，加功練習了，四十九日，不特動靜由心，俱可隨時應用，并還比前增加了不少威力，一見衆妖徒，要一擁齊上，首將兜率寶傘放起，化成一幢，帶有金霞的紅光，先將二人，全身護住，然後大喝道，老前輩，休要聽信，孽徒等蠱惑，倚衆行凶，仗勢欺人，亭中衛侍被禁，並非我等二人所爲，今既不納家師的忠言，定要爲此小事，化友爲敵，我二人師命已完，祇好告退了，衆妖徒齊聲怒罵，各將飛刀飛矛法寶放起時，易李二人，說完了話，朝紅髮老祖，略一躬身爲禮，便由滿殿百十道妖光邪霧交織中，衝將出去，其去如電，晃眼飛出殿外，雲幢到處，連衝盪開由殿台到嶺下，五層埋伏禁制，往來路飛去，紅髮老祖，原以二人，末學後進，不值自己下手，門人又頗有能者，上下更有好幾層，禁制埋伏，萬跑不脫，不會想一真大師，降魔七寶之一，百邪不侵，近日復經峨眉心法重煉，越發神妙，衆妖徒那多飛刀法寶，合攻上來，吃那金紅雲幢一盪，便卽盪開，無一能夠近身，上下禁制，也是如此，坐視敵人，說了些刺耳的話，從容飛去，不由又驚又怒，愧忿難當，一時情急，自覺被來人遁走，本已難堪，見衆妖徒，已同聲辱罵，紛紛隨後急追上

去，當時罵聲賤婢欺人太甚，一縱遁光，便親身急追下去，到了台前，先將兩名衛侍禁制解去，遙望陣中，烟雲滾滾，光焰四合，知道敵人，已然入伏，正與衆鬥人，鬥法相持，猛然念頭一轉，想起敵人，既能入陣通行，未始不能遁出陣外，越想越忿恨，把心一橫，便不再往前追趕，逕自回轉神宮，準備施展毒手不提，這時，天狗坪把守的衆妖徒，早已發動陣勢相待，殿中雷秦諸妖徒，再隨後追去，三輩徒衆，約有二三百個妖人，發揮妖陣全力，前後夾攻，情勢却也驚人，易李二人，先祇打牌衝出陣去，本無傷人之心，也是衆妖徒相迫過甚，才致殺傷多人，仇恨越結越深，生出許多事來，易李二人，自恃識得陣中機密，兜率寶傘，能夠護身，同駕雲幢前飛，晃眼飛入陣內，正在急馳之際，忽見眼前煙光變滅，光景倏地一暗，四外漆黑沉沉，雲幢寶光，所照丈許以外，便不能見物，耳聽厲聲四起，與無數妖徒，怒嘯喊殺之聲相應，宛如潮湧，方欲取施爲，光景忽又由暗入明，忙卽運用慧目，定睛一看，就這一暗一明，瞬息功夫，已換了另一種境界，迎面現出兩面，長約十丈，寬約丈許的妖旛，旛色陰黑，上繪無數白骨骷髏，和一些符籙惡鬼之形，上下均有煙雲圍繞，光景雖然較明，却非來時，清明情景，四外暗霧沈冥，前見石峯，已全隱去，天色本自初來入陣，就未看見，祇是一片，灰蒙蒙的暗霧，這時陣勢一發動，益發低壓得，快要到了頭上，吃雲幢所阻，近身不

得，此外不見人影，只有這兩面妖旛，兀立在陰雲邪霧之中，陰森森，鬼氣逼人，易靜入陣之先，早把石峯位置，門戶方向，緊記在心，知道陣法，已然倒轉，前行雖然越入越深，但是此陣具有無窮變化，佔地甚廣，埋伏衆多，前後左右，隨時可以挪移倒轉，想要出陣，仍須一層層破去，如若應變神速，一見有機可乘，便加急飛越，圖一點快，尚可，想要捨難就易，決難辦到，自己又祇仗着師友，平日指點傳授，舉一反三，身有異寶防身，不畏受害，又得了好些便宜，實則並非深悉微妙，惟求慎重，還是老老實實，不走行險取巧爲是，料定兩旛，乃頭陣門戶，旛後必有敵人守衛，祇等人一飛過，立使妖法暗算，以自己和英瓊的法力，斬旛殺敵，當非難事，心想現時，只是敵人，獨面爲難，仇尙不深，何必傷人，作得太過，將來無法化解，且等敵人出面，先相機使那埋伏妖法的石峯現出，再就來時，所悟形勢，辨明方向門戶，挨次闖將出去，到了主持全陣的中樞要地，然後運用全力，由上空破法衝開羅網，飛出陣地，豈不是好，念頭一轉，已到旛前，便把雲幢停住，向前喝道，爾等雖受奸人慫恿，蠱惑師長，強要結仇生事，但我終看在你師父面上，不爲己甚，令你開放陣門，放我二人出陣，自是不管，如要彼此一較高下，可速現身出戰，我祇破陣，還不致傷及爾等，如想等我二人過時，妄用法術暗算，我應變倉卒，就難免誤傷了，說罷，對面立有人應聲喝罵，跟着現出兩

個妖苗，各持一柄長矛，指着二人大罵，大胆賤婢，死在眼前，還要驕狂，隨後便去搖那妖旛，易靜知道二妖苗，初意是想暗算，聽他一說，妄以爲詭計，被人識破，祇好明來，此旛不先破去，陣中平增多少阻力，二苗原是輕敵太甚，以爲陣法利害，略加施爲，敵人便可成擒，又恃自身法力，可以護持，故此上來，便將這關係重要的頭層主旛現出，此時破他，正是機會，妖苗偏又不知好歹，不引敵人入陣，始終想仗妖旛殺敵，破旛時，定遭波及，微倖不死，也必重傷，心方躊躇，易李二人，雖然遁光神速，到底沒飛多遠，便卽入陣，就這微一尋思遲疑，二妖苗也正在搖動妖旛，就要發動之際，雷抓子秦圻二妖徒，已率領了一干徒黨，隨後追來，易靜回顧身後，煙雲滾滾，紅光如血，不下數十百道，齊聲怒嘯，潮湧而來，已快追上，敵人勢重，內中頗有能者，况還有紅髮老祖，極利害的強敵在後，上來應變，便如此遲緩，如何能行，師父仙示，又有機貴神速之言，估量妖苗，如此驕狂，一人不傷，便出陣去，勢所不能，想到這裏，把心一橫，立喝瓊妹，速用紫郢劍，將此二旛斬去，這兩苗人一定不知進退，也說不得了，英瓊見事已破裂，更不再有顧及，心又憤怒，早就躍躍欲試，不等說完，口中應了一聲好字，那口峨眉鎮山至寶，紫郢劍，早隨聲飛將出去，易靜本心還是，但得不傷人最好，所以才命英瓊，劍斬妖旛，好使妖苗驚避，得隨旛同盡，那知在劫難逃，二妖苗

平日背師爲惡，已然滿盈，該當慘死，英瓊飛劍化作，一道紫虹，飛將出去，妖幡恰也同時展動，由幡上突噴起，千萬條彩絲，雜着無數，血也似紅的火星，暴雨般激射而起，待向二人當頭罩下，易靜昔年，和赤身教主鳩盤婆鬥法，曾經受過妖法的害，認出此幡，不特是全陣的門戶，頭層主幡，並還藏有赤陰神網，羅喉血髓，以前祇當紅髮老祖，雖是左道旁門，人尚正直，沒想到竟煉有這類，陰毒險狠，專壞道家元神的，邪術法寶，此法最是污穢惡毒，如非身有師傅，專破此法的七寶，英瓊飛劍，又是仙府奇珍，稍換一人，便非受害不可，想起昔年所經之慘，不禁大怒，心想紅髮老祖，已然棄正歸邪，留着此幡，將來不知有多少人，身受其害，師父不過看在白朱二老情面，又喜與人爲善，才有此委屈求全之舉，今既成仇，照此爲人，終嬰天戮，倒行逆施，至於此極，何必還想將來與之釋嫌化解，當時激發了，平日疾惡如仇天性，更不再尋思，忙將師傅七寶中的，滅魔彈月弩，和專破妖法的，牟尼散光丸，相繼發將出去，那妖幡煞也神奇，兩幡相隔，約任五丈遠近，紫鄂劍所化紫虹，長約百丈，電一般飛出去，將兩幡一齊束住，並不似別的妖幡易破，劍光一繞，立即斷裂，竟還略爲支持，祇將四面圍湧的烟霧消滅，並未當時斷落，二妖苗原守幡下，先覺劍光，有異尋常，雖然向側遁開，因斷定此幡，專污法寶飛劍，只一接近，便化環鐵墜地，沒想到如此利害，知道此寶，

借來之物，專爲對付妖尸谷辰，毀殘不得，又驚又急之下，一時情急不過，竟拚以性命不要，乘旛未斷，妄想保全，收旛逃走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妖苗，一進一退，彩絲血雨，往上狂噴之際，易靜降魔二寶，已自發動，先是一粒金丸，由弩筒中射出，化成盃大一團，深紅色，奇亮無比的火星，飛向滿空交織，爆散開來，化爲無量數，針雨一般小的精芒，四下飛射，滿空彩絲，便自消滅殆盡，跟着手上又發出一粒，豆大紅光，脫手暴漲，晃眼大有十丈，迎着滿空血雨，一聲雷般，巨震過處，兩下全都消滅無踪，一面英瓊，也正運用玄功，全力施爲，紫光繞定二旛，上下裹緊一絞，全體便成粉碎，化作兩片黑烟飛起，妖旛一破，彩絲血雨，自不再發，已飛出的彩絲血雨，又被易靜消滅，二妖苗正好趕上，在空中先被易靜二寶波及，重傷身死，下落之際，英瓊近來，比前小心，不知妖旛上面，附有許多凶魂厲魄，一見黑烟飛揚，忙指劍光，追過去一裹，恰值妖苗下落，連帶一齊被劍光裹住，祇一絞，黑烟消滅，凶苗也成了一片血泥，墜落地上，緊跟着易靜，又把前二粒牟尼散光丸，發將出去，一片爆音過處，對面妖雲，展開了一大片，疎疎密密，現出二三十座石峯，仍和前見一樣，每九峯爲一叢，各相呼應，每叢各有一二妖人，持着妖旛，在當中主峯上，鎮守運用，陣形一現，脫身有望，方自心喜，牟尼散光丸的妙用，那雷秦衆妖徒，連同陣中防守的妖徒，也由四方八面相



繼殺到，夾攻上來，易靜看出妖徒，飛刀法寶，也頗利害，英瓊紫郢劍，近來威力愈增，未奉師命，誅戮以前，恐多殺傷，忙喝瓊妹不可任性殺戮，我們暫時，仍以脫身爲是，說罷，便將阿難劍，放起抵禦，英瓊紫郢劍，原未及收回，衆妖徒使自殺到，聞言會意，將手一指，二劍連合，一同迎敵，妖徒所用法寶，多出污穢，偏遇見易李二人，這兩口不畏邪的神物，不特失去效用，稍差一點的，只吃劍光一絞，便即粉碎，頭層陣法，又破去了大半，俱都大吃一驚，雷秦二人，更是激憤，一面率衆，各以全力運用本門飛刀戈矛，加緊圍攻，一面又將陣法催動，不消半盞茶時，陣勢倏變，前見石峯，又行隱去，易李二人，見敵人勢盛，衆寡懸殊，上下四外，各色刀矛光華，何止百道，更有各種利害邪法異寶，紛紛夾攻上來，聲勢猛惡已極，一方陣勢，又生變化，雖然飛劍神妙，有法寶護身，暫時不致受傷，但是敵人主腦，尙未出戰，敵人越殺越勇，苦苦糾纏，不畏法寶損傷，因見二妖苗一死越發激動衆怒，口口聲聲，要與死人報仇，大有拼命之勢，不下殺手，萬無脫身之法，傷亡稍多，紅髮老祖，定要出門，必不干休，長此相持，凶多吉少，正在盤算，忽見四外，烟光明滅湧現，殷紅如血，鬼聲魅影，遠近呼應，湧現於陰雲慘霧之中，光景越發怕人，暗忖妖陣利害，牟尼散光丸，與滅魔彈月弩，本是煉來報仇之用，雖然爲數尙多，到底糟掉可惜，妖陣利害，適發牟尼散光丸，

祇震開了十里地面，上空仍是慘霧沈沈，不知是什麼妖法，如此難破，中樞不破，就再用此寶，略現眼前陣形，敵人稍一施爲，便自復原，依然無用，反正早晚不免與紅髮一鬥，與其甘受妖徒合攻，耗到老怪出場，轉不如先給衆妖徒，一個利害，老怪出來，便和他早分勝敗，見個高下，如恃妖陣，自傲身分，不肯出門，更可乘機，就已所知，往中樞陣地闖去，能由上空，破陣飛出更好，如若不能，到了事急之際，拼耗一點元神，和一年修煉苦功，用法寶護着身形，行法裂地，由地底將這二三百里陣地，硬穿出去，也不患不能脫身，即便傷殺太重，實逼處此，師父也不致於見責，想到這裏，又想起癩姑，地底飛行，獨具專長，連南海雙童，俱不如他遠甚，并能帶人同行，不似自己地遁，只是臨危應急，所行稍遠，三四十里以外，便須耗損元氣，先定他在山外接應，以防出時，敵人窮追，適才到此，忽見他同了男女幼童，在紅木嶺上現身，後又獨在殿台前，出現了一次，此時理該隨來接應，又正用得着他，反到不見，老怪也未前來，許是老怪率衆追出，吃他和兩幼童阻住，在殿前一帶鬥法，或是大胆冒失，自持隱身神妙，暗中戲敵，輕捋虎鬚，阻住老怪，使其不能兼顧，俱意中毒，癩姑雖然法力高強，機智絕倫，終恐不是老怪敵手，暫時尚可，久則難支，如是這樣，更非早衝出陣不可，一念才動，英瓊見敵人，飛刀法寶，越來越多，四外俱是暗赤，黃，綠，三色光華，包圍紫

鄂，阿難二劍，又是守多攻少，縱有傷毀，也是少數，反而激發凶焰，大肆辱罵，夾攻更急，一時氣忿，不由殺機大啓，怒喚易妹妹，這類妖苗，羣吠難聽，你看所用法寶，無一不是妖邪污穢，又這等不知好歹，留他則甚，我們奉命行道，不能祇顧嵩山二老前輩私情，留此妖邪，爲害人世，再不放手，聽他猖狂不成，隨說，運用玄功，一面將飛劍連指，一面又把幻波池，新得諸寶，放了幾件出去，易靜見狀，口中應諾，也把法寶放出，這一來，情勢突變，兩道劍光，首先威力大增，光華頓盛，強了十倍，宛似兩道經天長虹，飛向敵人，百十道各色光華中，神龍戲海般，上下飛舞，一陣亂攪，那些飛刀法寶，便紛紛斷折粉碎，五顏六色，洒了一天花雨流星，紛紛消亡，二女法寶相繼飛出，有那法寶稍次，性又凶野，不知進退的妖苗，當時便斷送了一二十個，雷秦等妖怪到此，才知敵人，端利害，中有幾個能手。

第二回 小住碧雲塘歷劫丹砂談霞舉 獨探紅木嶺冲霄劍氣化龍飛

能夠勉強抵禦的，也知必不能佔上風，再鬥祇有傷亡，紛紛厲聲怒嘯，做一窩蜂，率衆散去，晃眼沒入陰雲之中，不見影跡，其實這時紅髮老祖元神，已然到了中樞法台之上，四外紅光一起，衆妖苗已知乃師出陣，本該退走，二女稍遲一會發動，便不致傷

殺多人，祇爲衆妖徒。見二女已吃圍困，一念輕敵，仍逞凶威，爲首數人，又各起貪心，見乃師沒有發令命退，妄想少時，妖法發動敵人必要昏迷倒地，便可奪取二女，空中法寶，却不知乃師，已因二女，護身法寶和飛劍，利害神奇，便照預計行事，也未必全能如願收功，在法台上盤算制勝之策，忘令妖徒，先行退下，等到發令，妖徒已多傷亡了，英瓊見衆妖徒退的這快，一面收回法寶，方笑無用，易淨却看出妖徒中，頗有能者，力尙未盡，退時，衆聲叫囂中，隱聞一種嘯聲，由東南方出路一面傳來，雖爲四面鬼擊魅影所混，聽不甚真，但衆妖徒去勢太驟，妖苗個個凶野，愨不畏死，決無如此容易，定是中樞號令無疑，料知禍已闖定，老怪行卽出場，大難已發，方與未艾，且喜中樞法台，必在東南嘯聲發處，可以逕直衝去，省事不少，見英瓊面上有得意之色，忙警戒道，敵人並非真敗，瓊妹留意，且隨我往東南闖去，語聲才住，耳聽空中，一聲斷喝，一陣陰風黑影飄過，眼前一花，上下四外，頓成了一片血海，二女身在當中，雲幢以外，滿是暗赤如火的光華，才往前略一衝盪，那血光越壓越緊，竟將雲幢滯住，不能再進，祇兩道劍光，不會收回，但也添了一些阻力，不再似前飛躍，這一驚，真非同小可，易靜忙令英瓊，速將劍光，招回開路，一面取出牟尼散光丸，發將出去，滿心可以震開十里方圓一片，再用二劍，護住雲幢，加急前駛，每一遇阻，再發散光丸，至多費

去五六粒，祇一衝到中樞要地，破了主腦，仍可破空遁走，那知這次，功效大差，散光丸發出一聲雷震，光雨星飛，祇將前面血光，震開了數十丈大，一個血洞，前進沒有數十步，血光又復壓擁上來，依舊滯住，試用兩道劍光開路，也祇在血海中，緩緩衝行前進，二女見狀，自是憂急，易靜方想主意，英瓊忽道，白眉師祖，所賜牟尼珠，持以通行火宅，尙且不難，何況妖法，侍我取出一試，祇是此寶，尙須運用玄功，方能發揮威力，姊姊留神戒備，待我施爲。說時，忽見對面血光，分合飛舞中，現出紅髮老祖，赤身披髮，貌相比前越發猙惡，戟指二女，大喝賤婢，殺我門人，少時擒到，叫你身化成灰，永劫沈淪，易靜知機，見紅髮老祖，形貌未變，身却矮了多半，心疑元神幻化，又見紅髮老祖，話一說完，忽又隱去，越猜不妙，心想對方，又非不知自己護身法寶，和雙劍的神妙，就算被困在此，那血光也難近身，既然口出大言，必有暗算，方自留神戒備，猛聽當空，又是一聲尖銳的厲嘯，一隻形似大手的，五條碧森森的暗影，正向雲幢上抓到，易靜知是敵，元神，玄功變化，利害非常，如非是仇深恨重，強敵當前，立意一拼，決不出此，不由又驚又怒，正忙將法寶，向上施爲，英瓊牟尼珠，已先生妙用，拷拷大一團，雪亮銀光，由寶傘外飛出，迎他那五條暗綠影子，飛向雲幢之上懸住，流光四射，祥輝燦爛，四外血光，雖仍未散，立即暗淡了許多，那綠影想似知道利害，兩

下還未接觸，便似電一樣，縮退回去，易靜原是迫不得已，才用法寶一拚，見狀大喜，那綠影忽又在前出現，來勢神速已極，才一照面，便向兩道綠影抓去，英瓊一心速用牟尼珠，不暇兼顧，紫郢劍先被抓走，還算易靜，應變神速，阿難劍，雖比紫郢稍差，也是佛門異寶，再加易靜兩世修爲，功力比較要深得多，忙即收回，未被奪去，眼看一道紫虹，被五條綠影抓去，沒入血海深處，英瓊見狀，心中萬分痛惜，連忙運用玄功收回，劍光似被極大力量吸住，竟收不轉，一時情急，便要飛出，仗牟尼珠，前往拚命，易靜再三力阻，說此劍本門至寶，外人決難收用，老怪也是情急無賴，聊以遮羞，勉強運用元神收去，以此劍威力妙用而論，其勢不能長日把握，稍一疎神，決保不住，終於被我收回，心急則甚，此時全身脫出要緊，英瓊無奈，剛剛含忿應諾，忽聽四方異聲沸騰，宛如萬千天鼓齊鳴，往中央襲來，正不知敵人，用甚毒惡妖法陷害，想仗牟尼珠之力，衝開一條血術，仍往中樞法台殺去，紅髮老祖元神，重又出現，怒喝賤婢，卽速束手就擒，你那佛門定珠，保得上方，保不得下方，話未說完，忽聽有人應聲喝道，老怪物，不要臉，誰信你的鬼話，跟着眼前一亮，由斜刺裏血海中，衝來一幢，青瑩瑩的光華，宛如一付光網，中間裹住三人，癩姑居中，前見男女二童，分立左右，手中各持一個，形似風車的法寶，大才數寸，連柄不過尺許，却發出數十丈長的銀光，飄輪電駁，

與楊瑾所用法華金輪，大略相似，來路身後，竟被衝開一條血術，前面血光，也被衝得波翻浪滾，蕩漾起來，來勢更是神速異常，一到，癩姑便回頭說道，瓊妹，快收定珠，好聯合一起，取老怪物的性命，他說下面雖防，我們不會由上面走麼，易靜見他說完，眼看地面，心中會意，知他定有脫身之策，必因定珠在外，恐傷那男女二童法寶，不便會合一起，忙令英瓊，將牟尼珠，速即收回，英瓊將手一招，珠光才落，男女二童，手指處，那光網，倏地展大，將易李二人，連雲幢，一起裹住，合在一起，同時癩姑，又向紅髮老祖發話道，你那中樞法台，已吃我這兩個朋友破去，此事不能怨我三人，我們暫且失陪了，易姊姊且不要動，待我施爲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紅髮老祖原認二女，網中之魚，也和妖徒一樣，見色起意，欲以全力，發揮妖陣凶威，強逼二女，獻寶贖命，下手不猛，正在發話恫嚇，忽見青光飛來，衝行血海之中，如無其事，心中奇怪，定睛一看，竟有兩個對頭在內，爲首一個小癩尼姑，還未見過，大吃一驚，情知不妙，忙即行法，催動妖陣時，敵人應變特快，晃眼會合，竟不俟妖法發動，癩姑口說着話，由男女二童，各特手中光輪，分指上下，自己把手一揮，便縱遁光，向上飛起，紅髮老祖看那意思，是想衝破上空遁去，還當敵人，自投羅網，正和心意，剛手一指，待要加緊施爲，不料敵人，聲東向西，故意上升，實則空中，脚底地面，好施展那威力劇烈的法

寶，癩姑率衆上升時，四外血光，越發厚密，雖有光輪開路，也沒有來時速，易靜料有用意，示意英瓊勿動，自運玄功，準備相機相助。英瓊見狀，已自省悟，衆人剛飛升了二三十丈，男女二童，條地左手朝紅髮老祖一揚，立有一片青光，箭雨一般，朝前射出，紅髮老祖，滿面怒容，咬牙切齒，剛縱元神避開，雨光箭雨，已似珍珠霹靂，紛紛爆發，同時癩姑手指處，發下一團金光，直落地上，一聲大震，地而禁制，便被震破，裂開一個深穴，二幼童光輪，也齊向下指，衝得脚底，血光四散，癩姑忽把手一揮，遁光往下一沉，改升爲降，五人一同奮力衝下，紅髮老祖，被青光驚退出去，又見敵人，向上飛衝，所有法力，全加在上空，急切間，萬沒想到，會有此事，等到回身追來，敵人已比電還疾，由地穴中遁去，攔阻無及了，癩姑率領衆人，降到地穴深處，回手向上一揚，先用法力，將地穴封閉，然後行法，一面開出兩條岐路，以爲疑兵之計，一面加緊飛駛，易靜雖是行家，見他隨手指處，無論山石泥土，水火煤鐵，全都粉如雪崩，現出一條孔道，飛遁那等迅速，竟無阻滯，自愧弗如，好生贊佩，英瓊見紅髮老祖，不會追來，便問癩姑經過，癩姑答道，話長着呢，谷口還有妖苗，所約黨羽，埋伏在彼，雖然不在心下，到底惹厭，我們必須趕到這兩位道友，仙居前面，方能出土，且等少時，到了再說罷，說罷，加緊前駛，約有半個多時辰，癩姑笑問二童，我已行有



四百餘里，算計快到，你兩看是到了不是，不要走過了頭，岔向別處，女的一個聞言，便從腰間取出一面小鏡，呵！一口氣，朝上注視了一會，笑道，還有二十多里路程，已然入了我們禁地，此時出土也可，癩姑含笑點頭，將手一搓，往上一揚，一聲雷震，頭上石土，便自爆裂，向上飛起，一面當先，引了衆人，由沙石驚飛中，飛身直上，晃眼便出地面，見了天光，現出一片清明境界，衆人見那地方，乃萬山中的一片盆地，約有三二十里方圓，四面俱是連岸疊嶂，環拱若城，高可排天，內外隔絕，無路可通，靠着北方，是一月牙形的大湖，湖水淪漣，清澈見底，把全境佔了多半去，下餘地面上，喬木清森，疎林掩映，不時發現，虎豹獅象等猛獸，三五成羣，遊行往來，見人不驚，其是馴善，湖岸寬廣，一邊是水，一邊盡是粗莖叢叢的修竹，碧森森干霄拂雲，蒼翠欲滴，映得人面皆青，對湖危崖千仞，壁立水上，中間獨有一處，宛如神工鬼斧，自頂下削，雕琢出數十丈大小，一片平地，望似石崖，上面却疎落落，種着二三十株，蒼松翠柏，端的水木清華，景物幽絕，這時癩姑，已將出土地穴，行法掩沒，復了原狀，一同走向湖邊，女童笑道，佳客初來，莫非還要請人家，自己先飛過去麼，男童笑道，妹子又想班門弄斧了，女童道，嘉客光臨，我不敢勞他雲步，接渡過去，乃是敬意，怎說班門弄斧，癩姊姊的同門姊妹，和我們還不是自家人一樣，難道還會見笑不成，易靜正測

不透，男女二童，來歷家數，以前又從未聽人說過，巴不得他再賣弄，笑道，癩師妹的好友，自非外人，道友請行法吧，女童道，諸位姊姊莫笑，妹子獻醜了，說罷，手朝崖一揚，匹練也似，飛起一道白光，拋向對崖，晃眼化作一道，極壯麗的，白玉長橋，由湖邊起，直達對面崖腰之上，易靜看出是旁門中的，飛虹過渡之法，暗忖旁門之中，也有這等人物，看年紀又是不大，不知師長是誰，癩姑怎會與他相值，心中好生驚異，方有尋思，二童已舉手肅客，同往橋上走去，湖一離岸，身後一段，便隨着人走過處，收縮起來，二童當先引導，相隔衆人，約有丈許，走得甚快，易李二人，方笑二童稚氣，身是主人，怎不陪客同行，心急則甚，忽見一童走着走着，手似捏有靈訣，不時向前左右三面，比劃連指，定睛一看，每指一處，必有一片光雲，明滅飛散，同時天半，便有大小靈旗隱現，易靜再定睛一看，原來由湖岸起，直達對崖，湖水上空，竟埋伏得，有道家極利害的禁制，十二都天，九宮神煞，這二人年紀不大，隱居在這類，苗山荒僻之區，有誰向他尋仇，何用如此嚴密防備，尤可怪是，所學頗雜，既精通旁門法術，又習有玄門正宗，降魔大法，并還是最高的法術，心中好生不解，一會將湖過完，到了手崖，那座虹橋，隨過隨收，衆人登岸，也自收完，投入女童衣袖之中，二童到了崖上，重又躡步行法，同向來路比劃，忽然雲光雜沓，佈滿湖面，什麼也看不見，二童再舉手

一揖，數十面靈旗，在雲影烟光中，閃了兩閃，一齊隱去，全境忽又出現，二童行淡停當，重又揖客前行，穿過松林，到了盡頭崖洞，二童引了衆人，由一極高大平整的石門走進，那洞府又高又大，共分前中後三層，約有十餘間，大小石室，到處通明雪亮，所有牆壁門戶，竟和新建立的，凝碧五府相似，無一不是平整圓滑，嚴絲合縫，便人工雕琢，也無如此整齊修潔，與尋常所見山洞，大不相同，估量那崖，原是片整崖，通體實質，由內洞到外面石坪，俱由主人用法力，驅遣六丁，就崖腰，先挖出一片廣坪，再就盡頭處，開一石門，往內挖進，把一個實質的石崖，硬雕琢出，這麼廣大宏敞的，一座洞府，法力固非尋常，心思尤爲靈巧細密，暗中正自贊佩，二童已引進內層左邊，丹室以內，室中陳設用具，更比別室所見，精巧古雅，但多石製，全室大約五丈，比較別室最小，除丹爐藥灶几案陳設以外，當中只設有一個圓形石榻，未入門以前，女童當先跑往別室，連來三個石鼓，放於榻前，請衆落坐，笑向易李二人道，此是小妹，平日修道煉丹之室，愚兄妹避仇居此，才十餘年，這裏又本無洞穴，可以棲身，暫時沒有適當地方，祇得在崖腰上，現開一洞居住，一切均屬草創，荒僻簡陋，日常又無賓客枉臨，所以室中，連個坐處都沒有，易李二位姊姊，不要見笑吧，易靜聽他，祇和自己英瓊客套，對於癩姑，神情親切，極似故交，好友異地重逢，再詳那語意，分明他兄妹自身，

便是山主，並無師長在此，又有避地之言，年紀雖輕，口氣却老，又不似道家元嬰煉成，忍不住問道，二位道友，道法高深，令人敬佩，適才多蒙鼎力相助，得以出險，地行匆遽，尙未及致謝請教呢，說罷，便和英瓊起立，爲禮相謝，二童俱謙遜道，如非癩姊姊，主持指點，休說難效棉薄，連兄妹多年強忍的這口惡氣，也沒法出呢，區區隨行微勞，又是自家入，二位姊姊客氣乃爾，易靜正要接口，請問二童姓名來歷，癩姑已笑嘻嘻，先向四人說道，你們怎麼俗套起來，易師姊和瓊妹，爲人來歷，適在老怪山中，已然抽暇說了，他兩個的姓名來歷，易師姊和瓊妹等，還不知道，看他兩個，年紀這輕，能有這等法力，又是正邪兩途，都有門道，必定覺着奇怪，有些話，你不好意思問，他兩個也未肯盡情說出，還是等我說罷，女童笑道，癩姊姊，我們一則三十年，這張快嘴，仍知從先一樣，少說兩句，莫要我們丟人罷，癩姑道，這有什麼不能告人的事，你看易姊姊見多識廣，似你兩個這樣異人，我便全說出來，祇恐也未必知道呢，二童微笑不語，易靜笑道，我本莫測高深，師妹說吧，癩姑雖把二童來歷說出，易李二人聞言，好生驚喜，原來二童，一名方瑛，一名元皓，俱是童身，未出家以前，便是志同道合的好友，自幼好道，二十多歲上，正是明季逆閹柄權，天啓昏庸，二人灰心世事，無志進取，一同商議，棄家學道，千里裹糧，到處尋訪仙人未遇，後又分途尋訪，一同

向天立誓，誰先成道，便來渡誰，方瑛心志最爲堅決，終於尋到西崆峒，廣成子舊居仙府，得到一部道書，玉頁金簡，上面盡是漆書古篆，一字不識，仗着他向道精誠，以前流轉各地名山勝域，遇見過幾個，做下乘功夫的，煉氣之士，因非意想中的仙師。雖未拜門，却學會了些服氣辟穀，以及山行防禦虎狼蛇蟲等小術，又練過一二年的武功，多年跋涉，精力強健，說文篆引，讀書時，也曾研究，便在洞中住下，早晚二次，朝天虔誠跪拜，口稱廣成子的法號，通誠求告，請示玄機，一面照以前所學吐納之術，打坐修煉，除採辦山糧外，輕易不出洞門一步，如是者三四年，那道書，共祇五十四片玉頁，七章金簡，古篆而外，還有好些符籙在上，因是觀玩，年月一久，全都默記下來，又以本通小學，有些古篆，已漸解悟，祇不過有的祇識大意，有的詞意秘奧，字雖認得，尙難索解，心中拿他不定，不敢嘗試演習，這日黎明起身，照例對書跪祝之後，將書藏起，出洞閒眺，想起好友元皓，久別無音，好生懸念，自己每去一地，必然設法留話，或是字跡，告以所去之地，人在西崆峒，不會不知。如已成道，或遇仙師，定必尋來，如今音跡杳無，可知尙無遇合，自己枉在此洞，得到這部天書，偏是古篆難解，如說無福，到手之時，又有佳兆，先是寶光上騰，引來此洞，好些靈異之跡，得時，又似有人，在耳邊警告，此山精光，上燭霄漢，祇在東偏石室藏看無防，將書出洞，或往別室

觀看，均不免有奇禍，爲此苦志虔求拜觀，以爲精誠所至，金石爲開，終可感動，仙靈下降，歷時將近四年，毫未鬆懈，全書符籙，早已默記在心，終無感應，日前好似無師自通，解悟出一些字義，符籙用法，仍是不會，有心照符演習，因有一次，閉中無聊，偶然照本閒畫，才畫沒有幾筆，忽然山搖地震，全洞似欲崩裂，人也被震暈過去，由此胆寒，在無人指教，盡行通解以前，不敢妄動，前晚無意之中，又解出了多半章，照那詞意，有風雷辟魔字樣，與前半似乎是指修煉靜工之法不同，昨日幾次，想出洞外，擇地演習，恐蹈前轍，欲行又止，似此歲月悠悠，人將老大，萬一終不領悟，老死空山，豈不冤枉，想了想，覺着書上古篆，除符籙外，相同的字，十居二三，現時不識的字，祇佔全書，十之一二，只要試出一兩頁，再加苦思，或可以觸類旁通，長此胆小畏難，終無解悟之日，自問生平無過，向道又如此堅誠，定蒙仙佛憐鑒，命中如該成仙，決不致爲此慘死，再若無緣，這類古仙人所遺留的道書，也到不了自己的手內，越想越對，正打算壯着胆子，走往遠處一試，以免有甚風雷地震之異，災及洞府，無處棲身，還將道書失去，忽見陰霾滿山，腥風大作，由側面嶺頭上，橫襲過來，方瑛居山年久，知道嶺那面泥壑中，藏有一條毒蟒，每年春夏之交，必要率領族類，遊行山陰一帶，並去山陽晒鱗，吞食野獸，山中另有一種形似野牛的猛獸，牙利如鋸，角銳如矛，碗口粗的巨

竹，合抱不交的大樹，犯起性來，一咬立折，一觸便斷，性又合羣，過時成千成百，漫山蓋野，黑壓壓一大片，專合大蟒惡鬥，因那爲首大蟒，長大凶毒，結局自佔上風，可是野牛數多，凶猛力大，又不怕死，丈許長的蛇蟒，張口一咬，便成兩段，縱躍又極靈快矯捷，有時連爲首大蟒，也受了傷，祇管吃大城長尾，打肉成餅，或吃咬死吞噬，極少自行敗退，一味的拚死惡鬥，總是上來，蛇獸紛紛，互有傷亡，直到大蟒，吞食了太多，爲獸血所醉，勢衰體倦，不願再鬥，自率子孫，先自掉頭，收勢回轉，其去如風，牛羣明追不上，依然不肯干休，一直追到嶺下才罷，雙方以嶺爲界，成了世仇，每年必要惡鬥幾次，已然見慣，當年想因天暖草長，故此提前了半月，雙方一去一來，距離洞前不遠，塵沙蔽空，風雲變色，聲勢至爲驚人，一是老遠，便有腥風捲到，過時，宛如數萬道，大小匹練，滿山拋擲，起伏如浪，迅速已極，眨眼便在洞前草地上，橫竄過去，最後才是那條大蟒，長近十丈，頭比水桶還粗，走起來，蟒首高昂起一兩丈，身子不動，巨吻開張，一條六七寸寬，三四尺長，如意鈎似的，血紅信子，宛如火焰，吞吐不休，比箭還疾，由地面上滑過之處，草木立即焦黑枯死，對方野牛，不等到達便發出怒吼，列陣相待，甚或迎上前來，就在洞前草地上惡鬥，原是當地奇觀，方瑛每次，都藏伏洞中偷看，如在遠處殘殺，恐有疎失，所習小術，不能自保，便不敢去，等蟒鬥倦

歸途，羣牛追殺，看個後尾，那洞府形勢，和現在易李二人，所見洞府一樣，也是危崖壁立，有一大洞，只是形勢天然生就，不是人爲，洞府又多着一片崩石，積成的山坡，可以直達洞門罷了，初見到這類惡門，也極胆怯，明見山中，那多蛇獸，從無入洞窺伺侵犯之事，固然地較險峻，怎會連蛇也不進，三年過去，均是如此，以爲仙靈窟宅，蛇獸不敢近前，祇在洞旁遙觀，便無妨害，心中一定，胆子越大，去年看時，竟立洞前觀門，並未似前隱藏，這次自然格外放心，奇事難逢，便暫停試法，閒立旁觀，那知這些野牛，勢子越盛，腥風剛起，蛇還未現，便聽右面山坡後廣原中，羣牛齊聲怒吼，聲震山野，等衆蛇蟒，由左側飛來，右側黃塵滾滾，突起數十丈，牛羣何止千數，已似旋風一般，狼奔豕突，猛衝迎敵上來，萬蹄奔踏，震得山鳴地動，比前見數次，更加猛烈，數目加多了好幾，恰在洞前草地裏對上，相隔不足一里，看得甚真，由早起鬥到黃昏，雙方均是尸橫遍野，腥血狼籍，爲首大蟒，也不知咬死，帶鞭殺了許多野牛，方始興盡神疲，率領數百條，殘餘族類，退了回去，照例野牛必追，除負傷的蛇，偶然落後遭殃，爲羣牛所斃外，極少追上，追到嶺前，也必回頭，可是牛羣傷亡太重，蓄怒如狂，歸時又勢絕猛惡，無論生物樹木，被他埋頭亂衝過來，祇當地的，張口一咬，或用頭角一撞一挑，立即斷折飛舞，滾跌而出，萬無倖存之理，正看得有興頭上，聲勢太猛，竟



將上面一片崖石，震裂了一角，崩墜下來，野牛被打中，死傷了好幾十隻，方瑛這次立處，又往外了些，極易發現，爲首老牛，抬頭一看，瞥見有人在上，認作發石打他的仇人，一聲怒吼，便朝洞前衝去，後面千百野牛，聞聲回首，一齊掉頭旋身，怒吼如雷，相繼衝上，方瑛見狀大驚，忙往洞中退入，仗着那洞，以前經人封閉，早被山石堵塞，極爲堅固，祇門旁有一小穴，僅供一人側身俯行而入，初來無伴，存有戒心，爲防蛇虎侵入，覺着洞門小些謹慎，遇變時易較防堵，始終沒有開大，知此時恰好用上，一面退進，移石堵塞，一面照着前習禦戰之法，放出幻火鬼兵，誰知全無用處，牛羣仍是猛攻上來，尙幸當中，有二三凹處，那牛上向埋頭猛衝，沒看清出入小洞，前人堵塞甚固，急切間，未被攻入，牛頭撞在壁上，聲巨且猛，不一會，洞壁便自搖撼欲墜，情知一被衝進，立成肉泥，一時情急，忽然想到，適才想試的符籙，驚惶無計中，不暇再計利害安危，心想反正不免於難，姑且一試，立時觸動靈機，照頭兩章大意，先把氣息調勻，澄神默念，手朝洞外，一口氣，把所記的符畫完，恰又無心巧合，那洞門積石，本已快要向內衝塌，符剛畫完，忽然山崩地裂，霹靂連聲，火光一亮，整堆巨石，一齊朝外飛舞而出，面前立現天光，洞門大開，驚悸忘魂中，看見千百羣牛，隨着大片，雷火烈炎，無數崩裂的洞石，黑浪也似，翻滾而下，滿山坡雷火橫飛，雖然功夫不

大，野牛也死了三四百隻，那些在後未死的，因是簇擁在一起，差不多，都被火燒石擊，各自負傷，互相踐踏衝突，四下亂竄，地上塵土，激起數十丈高下，半晌不住，方璞見法已驗，又驚又喜，不願多事殺戮，也未再往下施爲，眼看牛羣逃盡，便忙回洞，向書跪謝，重又通誠祝告，第二日，又拿毒蟒試法，爲防萬一，先尋一險密之地藏起，等他過去，再由後面施爲，因是忿他凶毒，更恐其通靈反噬，接連畫符，竟似一符一雷，靈效非常，隨心所指，無遠弗屆，這一喜，真非同小可，由此推許領悟，觸類旁通，又勤習了兩年，前卷坐功，早就悟出勤習，與日俱進，這日子夜，忽然由靜生明，豁然貫逆，悟澈玄機，再加功勤習，不消年餘，盡得全書祕奧，具有驚人法力，正要去往探尋良友踪跡，元皓忽然尋來，一問經過，也得了一位散仙傳授，那散仙，雖是旁門，人却正直，自稱生平，共祇作過一件惡事，還是迫於不得已，爲此還作了許多功德，以爲贖罪之記，祇是性情古怪，自從見面，便被帶往東溟海邊，一個濱海荒島之上，歷時五年，祇管每年兩次，按時前來，傳授道法，却不肯收爲門徒，也不肯說，名姓來歷，每一設辭探問，請求拜師，必遭怒斥，也會虔心跪求，繼之以泣，堅執不允，再說多了，便要翻臉，至今測不出，是什麼來歷用意，來時形貌，又不一樣，所以近年成道，屢向入打聽，也無一知曉，上月散仙，又心島上，言說還有三日，便應緣盡，留

此未盡三日，爲他年相見之地，隨賜幾件法寶，說方瑛在此，得了古仙人，所留道書，令來相悟同修，互有補益，並囑把那道書，仍埋原處，不可帶走，說罷自去，因此才尋來，良友重逢，又各有了仙緣遇合，俱都忻慰非常，那散仙所傳法術，甚是神妙，二人便在洞中，互相傳授，各把對方所學，一齊學會，因所居洞府，逼近山陰一帶，景物荒寒，洞又殘破不堪，方瑛居久，習與相安，還不覺得難耐，元皓前居小島，風景清幽，海天萬里，波瀾壯闊，朝暉夕陰，氣象萬千，忽然來到，這等荒寒僻陋之鄉，老大不慣，道書精悉之後，立主遷居，說海內名山勝域甚多，何必居此，山陽雖有幾處靈境，近日往探，早在方瑛未來以前，便有了主人，多半是法力頗高，不是易與，又看出彼此道路，也各不同，即便勉強尋到一個，較好的所在，日子一久，恐也難於相處，原是風馬牛不相及，對方在此多年，住得好好，何苦結仇生事，還是另尋洞天福地棲身爲上，方瑛也並非不想移居，一則，那洞是自己發祥之地，下過多年苦功，才到今日，心中有些依戀，三則那道書，後頁偈語，也有和散仙語氣相似的，偈登大意，是此書，每四百年，渡一有緣之士，得書的人，精習之後，必須將他埋藏在原發現的，石穴之內，外用法術封禁，如不遵從，一帶出洞外，書便化去，取書的人，也還有奇禍，自己雖將全書記熟，并已解悟，到底日夕相對的，天府祕笈，平日珍如性命，一旦埋入地底，永

不再見，也是有些難捨，正在躊躇牽延，不料元皓，因往山陽，尋找修真之所，無意中，驚動了一個異派中的能手，命兩門徒，跟踪尋來，發覺方元二人，隱居在廣成子，故居廢洞以內，回去告知乃師，因洞中玉葉仙笈，夙有傳聞，每值月黑星昏，有人空中路過，往往遙見寶氣，上透雲霄，等跟踪入洞查看，却怎麼也尋找不到線索，再升空有心查看，便不再見，由古迄今，也不知有了多少人來洞中，發掘守候，也沒聽有人到手，可是洞中居住的人，總是凶多吉少，不是無端災害，便是有仇人尋來，爭殺時起，迭經殘破之餘，當地又時發生地震，洞壁倒塌，碎石縱橫，幾非人所能居，祇宋末有人來洞，住了十年，忽然道成仙去，并用石塊，將洞堵塞，在洞外留上偈語，詞意甚晦，祇有幾句，是勸後來人，不必再為仙笈徒勞，枉白白送性命等語，荒滋迄今，山陽靈境甚多，各有修道之士隱居，差不多以前，俱曾訪過此洞遺跡，見到壁上，留的偈語，俱料道書，已被前人取走，所以留此字蹟，當地又極荒僻，雖祇一山之隔，但長年無人涉足，那異派又比衆機智，心想書既取走，洞中遺書，寶氣上燭，本出傳聞，如恐後人徒勞，儘可明言，何必又將洞門堵死禁閉，偈語後兩句，并有入洞，白送性命等，恐嚇之言，始終疑心洞中，不有珍物埋藏，也必有別的靈異之跡，偏巧這一日，山中大雨，正由山外飛回，遙見後山，寶光上騰，與雷電爭輝，定睛一看，正是廣成故洞發出，立即

回洞，帶了門人，趕往一看，壁間朱篆偈語，已然不見，先料洞中，還有禁制，自恃法力，在洞側，攻穿一個小穴，鑽進一看，古洞荒涼，並無一毫靈蹟，師徒合力，在洞中用盡心力，連發掘了數十日，前後七次，祇差把全洞倒翻，結果什麼也未找到，白把那洞，毀了個殘破不堪，那寶氣，自從初見歸喚門人同往時，便沒再見，終於失望而去，一晃多年，不曾再往，那知此舉，白給後來的，開了一個出入門戶，否則洞門，早經前人堵塞，禁法未破，方瑛如何得進，這時聽二童說起洞中，還有兩個修士，法力似還不弱，猛憶前事，知此洞，徒有仙靈窟宅之名，實則一無可取，如是常人，還可說是動於傳說，求道心切，不畏艱苦，這兩人均有法力，肯在洞中久居，必有原故，自己不合疎忽，自從那年破洞發漏，幾次徒勞之後，便未再留意，可是那年遺留的偈語，便在發掘那一夜，忽然隱去，也許那道書，已為這兩人所得，正在洞中修煉，都不一定，立起貪心，現往窺伺，到時正遇方元二人，在洞外間眺，借故向前問訊，此時二人，法力高強，遠非昔比，見他突如其來，一望而知，不是端人，元皓日前，往山南訪求居處，又在暗中，窺探過他，料知不懷好意，便和方瑛，使了個眼色，方瑛人最持重，自以無師之學，不肯輕易樹敵，一面虛與周旋，一面互使法力暗鬥，表面仍是謙和，不與破臉，那異派，盤問不出實況，又覺出對方，不好欺凌，說了兩句負氣的話，忿忿而去，依了

元皓，等他再來，便與破臉爲敵，方瑛力說我們，才初得道，這廝修爲年久，法力深淺難知，聽那口氣，山陽人數頗多，俱與同黨，彼衆我寡，抵敵不住，賢弟與我，本有移居之志，乘機遠避，另覓洞府清修，豈不省事，與這類妖道，嘔開氣則甚，隨回洞內，將玉葉道書，藏埋封禁，強勸元皓起身，元皓因那異派狂傲，行時，又隱隱示意恐嚇，氣終不出，斷定是爲洞中，道書而來，日內必還來洞窺伺侵擾，在洞中故佈了兩處疑陣，中藏利害埋伏，并在洞口，留下一封酷誠來人的信，表面是說主人，暫時有事他往，居室門外，設有禁制，無論何人，不得擅入，以免傷害，心料妖道見信，不甘受激，又疑心道書，藏在室內，定必強入，却不知內中禁制，有明有暗，變化無端，虛實相生，除精通此法，可以無事，否則，非受重創不可，方瑛攔阻不從，祇得聽之，二人走後，妖道師徒，便帶了法寶妖旛，大舉尋上門來，見書大怒，又認二人怕他逃走，衝將進去，行法破禁，誤陷埋伏，果然上當，受創而去，不提，方元二人，由此遍遊宇內名山，打算擇一安身修煉之所，洞府還未尋到，對頭已自約了幾個前輩能手，到處尋找二人報仇，相遇深山之中，對方苦鬥了七日夜，結局二人，雖然勉強佔了一點上風，可是由此糾纏不清，仇人越引越多，幾無甯日，二人道書，雖已解悟，那正經修煉之功，相差尙遠，又以連與仇人苦鬥，自覺法力還差，如非元皓，諸寶神奇，幾遭不測，越想

越解功力不濟，決意另覓隱僻之處，匿跡潛修，等到法力精進，到了火候，再和仇敵一見高下，因想中土名山，易被妖人跡痕，而雲貴邊境，頗多山水佳處，於是便往滇邊一帶，苗蠻山中尋覓，這日行抵至貴州境內，正值三四月天氣，偶然經過一個山村，看見花樹成林，宛如錦霞，尤以榴花爲盛，繁紅照眼，都如椀大，路旁花林內，恰有酒旗飄引，二人修道，才十餘年，本未斷絕烟火，見那蠻烟瘴雨之鄉，竟有這等，山明水秀所在，一時乘興，前往沾飲，當地原是苗墟，那酒家設在半山坡上，花林旁邊，三間竹屋，到也明敞，後窗外，對着一條山路，二人飲到半酣，忽聽窗外哭喊之聲，過去一看，瞥見一大片紅雲，向空飛起，雲中裹着一個，半身赤裸苗人，手上夾着一個少女，正在哭喊掙扎，因值墟集，山路往來的苗人甚多，內有一個貨郎打扮的漢人，也在望空哭喊，苗人面上，俱帶驚懼之色，二人料是妖苗，用邪法擄劫，漢人婦女，不由動了義忿，恐追不上，也沒細問，便飛身追去，那妖苗法力有限，又攝了一個凡人，一會便被追到地頭，先後落下，那地方，是一山洞，妖苗還有幾個同黨，平日凶橫已慣，見人追來，自是暴怒，羣起迎敵，結果妖苗，紛紛負傷遁去，那少女，却教了回來，女父名叫周老，自是感激萬分，可是全墟苗人，却發了急，苦苦哀求，要二人留住，宛如大禍將至，一問究裏，才知先那妖苗，俱是紅髮老祖門下，先不在此，近年才在附近山中來

往，自稱奉了教祖之命，來此收徒傳道，來時大顯靈跡，當地本有蛇虎之害，俱被二人，用法力除去，又能呼風喚雨，驅役神鬼，遠近各峒墟，生熟苗人，俱把他奉若天神，祇是皮氣不好，又貪財，又好色，時向苗人誅求酒肉，金銀，布帛供奉，稍一違忤，立召殺身之禍，每遇各峒墟集，往往突自空中飛落，看見有姿色的婦人，立即強攝了去，苗人信奉鬼神，先還當是神人，看中他的妻女，必有福降，還自歡喜，隔不了一二日，所攝婦女，相繼放回，一個個，全成了病鬼，而黃肌瘦，不成人形，有那氣弱的，到家不久，便自身死，一問經過，才知妖苗，竟是在此，暗立洞府，背師作惡，洞中時常替換往來，攝了婦女前去，祇是更番淫樂，直到對方，精枯髓絕，方始放回，所說教祖所居，遠在滇黔極邊，深山之中，相隔尚有三千多里，聽那口氣，妖苗來此爲惡，乃是同門，互相瞞哄，教祖并不知道，苗人見回來的婦女，異口同聲，如此說法，方始覺出受害，無如妖法利害，空自又恨又怕，無可奈何，祇得遇到墟集，把年青婦女藏起，別的仍是予取予求，聽憑誅索，那知凶苗更妙，過了些日，先用妖法示威，把苗人嚇了個夠，然後傳知，每隔半月，獻上四名苗女，和牛酒布帛，應用各物，供他淫樂，各峒按時輪值，不許遲誤，否則便降奇禍，將違命峒苗，全數殺死，峒苗無法，又祇得應諾下來，由此起，按時送了婦女前往，等第二撥送去，再把前送苗女帶回，於是



成了慣例，土苗愚魯，又極信畏神鬼，好在峒墟甚多，每隔年餘，才輪到一回，去的苗女，因受蹂躪日淺，回時祇是虛弱多半，仍可復原，死女甚少，日子一久，漸漸習與相安，視若故常，自獻女起，妖苗日常，祇在所居洞中享受，輕易不來墟集上走動，就來，也祇強索財貨食用，也不再攝婦女，這日，許是看見周女美貌，動了淫心，野施故技，不料遇見兩個大對頭，吃了大虧，當地苗人，知他決不干休，惟恐方元二人走後，妖苗前來問罪要人，心胆懸懸，又不敢把二人怎樣，不住環跪哭求，堅不放行，方元二人，知道妖苗，必已逃遠，不會再來，無如苗人心死，不聽勸說，一則見他哭訴可憐，又以無師之學，信爲見識俱淺，不知對頭利害，以爲妖苗，既是背師爲惡，乃師可見，人尙不惡，何不尋上門去，責以正義，令其約束徒衆，不許再犯，聽勸便罷，不然，便連他師徒，一齊除去，免留害人，主意想定，假說自己，便是紅髮老祖好友，受他之託來此懲治惡徒，妖苗已然胆寒，不會再來，苗人仍是半信半疑，但又不敢攔他，祇是一味哀求，周老父女，也相隨跪求，二人也恐就在走這一二日中，妖苗來尋周老，和苗人晦氣，勉強留住了兩日，妖苗未來，當地峒主，又令兩個胆大一點的苗人，去往所踞洞穴窺探，除發現幾具漢裝女屍，和一些強索去的，酒食財貨外，并無一人，方始相信放心，對二人愈發感激，又以好意留住，二人自是不允，情知妖苗凶橫，復仇心重，決無

善罷，行時，又教給衆苗和周老，一套話，並將周女藏起半年，作爲二人，也是見色生心，由妖苗手裏將人劫走，到手以後並未送回，衆人祇知二人，路過撞見，忽然飛空追趕，下文一概不知，以防萬一，隨即起身，往苗山趕去，紅髮老祖，在滇邊一帶，威望極大，所居之地，極易打聽，二人初生之犢，不怕虎，竟到爛桃山，登門求見，這時紅髮老祖，雖信白朱二老之言，不許門下爲惡，但是護短好勝，根於天性，終改不掉，二人因見前傷妖苗，無甚法力，因而看輕乃師，以爲區區苗蠻邪教，那在心上，自還以爲是，不願結仇多殺，善意相誡，滿心自恃，初到時，看見對方，許多勢派，門人衛侍，其勢洶洶，認定對方，好作威福，決非善良，詞色大是不善，紅髮老祖，聽門人報知，心已不快，因來人姓名，從未聞知，無故來訪，詞色又如此倨傲，不知是甚來歷，爲了何事，想了想，姑命人見，二人見紅髮老祖，居中正坐，門下好幾輩弟子，侍立於側，更有八名衛侍，手持戈矛，環立座後，自己以禮入見，也不起身迎接，祇把手微擺，令就旁坐，不知對方，一見而便把二人功力看透，知是末學新進，這還是因爲常和正教中人來往，恐有要事，奉命而來，才有這點禮貌，否則相待更惡，以爲對方，過於倨傲，強忍氣忿，冷笑就坐，沒等詢問來意，便把門下妖徒，淫惡行徑說出，正在昌言無忌，詳陳邪正利害之分，忽見衆妖徒，面容驟變，好似動了公憤，上首一個，身材高大，貌

最凶惡的妖怪，立用苗語，向乃師說了幾句，紅髮老祖，忽把怪眼一翻，立命拿下，上首二妖怪，應聲而出，各放起一股黑煙飛來，二人深入虎穴，原有準備，也自施爲迎敵，衆妖怪，見妖法擒不到來人，紛將法寶飛刀放起，二人見對方主腦，還未動手，單是門下妖怪，便大有能者，與日前所遇，大不相同，才着了慌，原來紅髮老祖，聽二人當面指摘他，師徒罪惡，詞色又極不遜，已是加了忿怒，事有湊巧，前傷妖苗，共是五人，乃紅髮老祖的，第二代徒孫，自告奮勇，去往貴州苗山中，創教收徒，下山才祇兩年，却在外面爲惡，一般同門妖怪，也常藉他那裏作樂，一同隱蔽，頗得教祖寵信，自刼周女，被方元二人所傷，本擬敗逃回山，告知師長同門，請了能手，前往復仇，因在中途降落，行法醫傷，遇見兩位漢裝少女，又動色心，意欲攝去，誰知遇見殺星二女，俱精劍術，本就不是對手，心還不捨，正相持間，又飛來一眇一癩，兩個奇醜的小女尼，竟與二女相識，一照面，便將五妖苗，一齊了帳，爲首一個妖苗，新近煉有元神化身，因是後死，對方把妖苗看得太輕，沒有留意，倖倖保住生魂，遁回山去，本身師父，乃紅髮老祖愛徒姚開江，因這次門人，出外傳道，由己力請，事由犯規爲惡而起，應敵匆促，仇人名姓來歷，全都未問，正想一面行法，祭煉妖怪生魂，暫時隱瞞，等日後探查出，先後仇人，是甚來歷，再行設法報復，忽然尋上門來，知道師父脾氣，處罰

由己，祇外人一說，立即惱羞成怒，何況對方，又如此狂謬無禮，事已敗露，索性把全付怨毒，種在來人身上，便用苗語，告知師父，說五妖苗祇不過各尋配偶，教規之所不禁，吃這人，連合同黨，一齊殺死，適才遁回一名生魂，說知此事，正要稟告，仇人已自投到，這一來，紅髮老祖，自然怒上加怒，忿火中燒，因自負前輩，涉力高強，差一點的人遇上，覺着勝之不武，輕視來人，不屑動手，祇命衆妖徒上前，自然要差的多，二人去得冒失，臨機却尙靈警，一見形勢不好，大出意料，立打逃走主意，本身注力，雖非紅髮老祖之敵，那幾件法寶，却大有威力，鬥不一會，便將兩件最利害的法寶取出，一面迎敵，一面防身，冷不防，突圍飛去，等紅髮老祖，看出那法寶來歷，大吃一驚，知道門人，決難取勝，正待變化元神，下手擒拿，人已遁去，忙率衆追趕出去，以紅髮老祖法力，本可趕上，那知剛追不遠，便由斜刺裏，飛來一道青光，長虹也似，橫亘天半，將路阻住，定眼一看，正是那法寶的主人，手指青虹，冷着一張怪臉，停空呆視，也不發話，祇不放過去，知道此是旁門散仙中，惟一人物，皮氣古怪，有通天徹地之能，向不問人間事，不知怎會，收此二徒，如與爲敵，立有身敗名裂之憂，又向不聽人分說，祇一出頭，便強到底，無可理喻，萬萬招惹不得，又驚又慌，無可如何，祇得強忍忿怒，垂頭喪氣回去，青光一瞥即隱，門下徒黨，也隨後追到，推說沒有追上，悶

悶回山，越想越氣先以此仇，萬不可報，又不便對門人明說，空自愧忿了。好幾年，這日出遊，路遇追雲叟白谷逸，無心談起，受人欺負，追雲叟笑答，這兩個老怪物，行跡詭秘，我雖和你一樣，算不出他的動靜，但他決不會收這類徒弟，不能因來人，用他法寶，便算拜師，我想其中，必有原因，此人難得出動，上次許是，正值出遊，適逢其會，也是你那幾個令高足，背師犯規，該有此報，來人雖是狂妄，此時再去尋他，勝了也是羞辱，越做越無趣，就此拉倒了罷，一面又歷舉那散仙的爲人，和近年行逕心跡，追雲叟無心之言，意在諷勸，紅髮老祖，復仇之心本盛，姚洪二妖徒，恰有隨行聽去，回山師徒計議，再試一回，看那散仙，還出面不，便令二妖徒，四出尋訪，仇人下落，本意法寶難敵，尋到仇人歸報，親往報復，方元二人，逃時，不知有人暗助，始得脫險，因樹強敵，不敢再在近處覓地棲身，又往回走，連經過好些山水，不是不合意，便有別的顧慮，最後在四川大邑縣西八十里，鳳凰山中，找到了一處石洞，地極幽靜，相隔城鎮，又不甚遠，便中還可修積善功，便住了下來，先防仇人追跡，輕易不出，行動極爲謹秘，一晃數年，并無朕兆，漸漸疎懈下來，一方日久用功，道家元嬰，也自煉就，日常行法閉洞入定，在山中神遊，先還是一人留守，日久元嬰漸固，時常結伴同出，又是一年過去，漸漸煉到嬰兒，能携法寶應用，眼看再有兩年，便可運用玄功，變

化自如，瞬息千里，無遠弗屆，縱遇有人爲難，也無敗理，那知仇人，忽然尋上門來，二人事前，毫無覺查，因山中有一仙樹場，住有二三十戶人家，年前遭受瘟疫，由二人治愈，救了全村性命，當地又有一株紫柏，大有十圍，亭亭若蓋，陰被數畝，相傳古仙人遺留，又有清溪流水，近嶺遙山，嵐光樹色，相映成趣，風景佳絕，場上人家，俱都姓衛，耕讀世業，幼童甚多，設有公塾，每當夕陽在山，明月未上，村童放學，翠嬉樹旁清溪白石之間，別有一種天真之趣，這些兒童，又都家規極好，舉止不俗，山水靈氣所鍾，貌相多半美秀，內有一雙兄妹，年約十三四，更是聰明靈秀，動人愛憐，方元二人，閒中無事，每喜引逗羣兒爲樂，隔些日，總去一次，習以爲常，去時，總是先往城市，買些果餌，前往分散，被妖徒發現，也由於此，二妖徒，各帶一二門人，分作兩起尋訪，這一起共是三人，姚開江爲首，還同有一個，最工心計之妖徒秦玠，因知二人，法力高強，惟恐難敵，先不出面，祇在暗中窺伺，終於探出二人，所煉元嬰，尙未十分凝固，不時出遊，便設毒計，乘元神他出之際，暗入洞中，把兩具法身毀掉，剩下兩個火候未到的元嬰，豈不手到成功，二人因連日，元嬰漸凝，連與羣兒嬉遊，均非原身，好在村人，均受過救命之恩，知是神仙中人，見慣不以爲奇，又受過囑咐，不爲傳揚，相處已久，這日，又是元嬰前往，正趕最愛的兩小兄妹，一時無知，各吃了一枚異果，

雙雙死去，因未見有餘果，祇聽傳說，心愛二童過甚，匆匆不暇查看，也認爲誤服，蛇啣毒果，放下城裏買來的果子，便即飛回，取藥救治，路上忽然心動，元嬰飛行絕快，相隔又近，才飛不遠，遙望洞門大開，正有三個，着紅半臂的妖苗，兩個手挽自己人頭，由內急走出來，重將洞門封閉，隱伏在側，不禁又驚又痛，知道中了仇人的暗算，原身法體，已落毒手，并還埋伏洞外，準備等元嬰回洞，驟起殺害，氣候未成，身邊只有兩件法寶，用起來，功力還差，回去，必爲所擒，不去，一則，元嬰正煉至要緊關頭，不能沒有法身，二則，這等大仇，豈可不報，三則，洞中還有法寶，此時倘被敵人得去，還能收回，如被帶回山去，經過妖法祭煉，便不能再爲己有，忿火中燒，憂危念切，情急無計之餘，忽然想起新死的，那兩個兄妹，均是上第根骨，如能借他廬舍回生，不特無害，日後還可報仇雪恨，事急無計，有違救他兄妹初心，也說不得了，念頭一轉，略爲商說，重往場上飛去，那家父母，還當二人，定能救也兒女，忽見飛回，心方一喜，二人已往二童的身上合去，當時回生，告以自身，受了妖人暗算，法身已毀，不得不借兩小兄妹軀體一用，事完定有重報，並以法力，渡他兩個，轉世重生，令勿張揚，以免仇人警覺，難於報仇，男的想起全村性命，皆二人所救，兩小兄妹，又是本已身死，雖然心痛，還能忍住，女的婦人之見，平日又最鍾愛，這一雙兒女，竟不住放聲

大哭起來，方元二人，剛借尸重生，法寶還未收回，見他號哭，恐怕。敵到來，難於抵敵，正忙勸慰，說我暫借你兒女尸體一用，事後必令重生，言還未了，倏的眼前，人影一晃，現出一個小癩尼姑，心方一驚，耳聽罵道，不要臉的東西，二人臉上，吧吧兩聲，早各着了一掌，當時覺着心魂搖搖，似欲飛揚，知道利害，又值危疑憂懼之際，對方祇一掌，便如此利害，那裏還敢冒失，各自收攝心神，兼身蹤向一旁，正待查明來由，相機進退，忽又怪風大作，一片紅雲，疾如奔馬，由所居山洞，一面飛來，顯見皆是強敵，益發難於抵禦，互相使了一個眼色，慌不迭，隱了身形，往斜刺裏，破空飛去，飛出里許，回頭一看，適見小癩尼，已化作一道金光，迎上前去，與新來的三道紅光，鬥在一起，看去頗佔優勢，明是佛門中，有道神尼，既與妖苗爲敵，如何又打自己，心疑適才認錯了人，平白吃這一金剛掌，如非近來，功力較深，幾乎被他把元嬰，震出了竅，正自尋思，妖苗已晃動妖旛，施展邪法，一時妖雲滾滾，邪霧迷茫，魅影幢幢，鬼聲四起，却有數十百道，血也似的光華，滿空交織，聲勢甚是凶惡，癩尼却似未放在心上，隨手發出神雷，霹靂連聲，震撼山岳，金光也強盛了好樣，方元猛想起乘着雙方，惡鬥不解，正好收回法寶，前來助戰，以報殺身之仇，在此呆看則甚，心念一動，先疑妖苗如此利害，事前又似早窺自己虛實行徑，洞中法寶，雖封藏石壁以內，也許仍被



劫去，及至如法回收，並無動靜，才知藏處，禁制多半未被破去，又以原來法體已毀，借人軀殼，又各自吃了一金剛掌，仍疑法力較差，拿他不定，驚喜交集，飛回洞內一看，原身已爲妖火所化，法寶却是封禁如故，雖然洞中，頗多發掘殘破之迹，因藏得隱秘，禁制神妙，並未破妖苗搜去，心中一喜，忙即撤禁取出，分帶身旁，殺身之仇，自是恨深切骨，又料癩尼初見動手，必出誤會，那兩件法寶，又專破妖法，立即趕往助戰，才一飛起，便聽前面，震天價一聲大響，一道匹練般的金光，夾着無數雷火，自天直下，比先前聲勢，還要加強得多，下面妖雲邪霧，立被衝散，妖苗似已受傷，兩三聲怪嘯過處，那三道紅光，已由雷火中飛走，往西南方遙空射去，其疾如電，瞬息已杳，同時來人，化一爲二，內中又多了一個小尼姑，也未追趕，就在空中，對面交談了幾句，後來小尼姑，便自飛去，小癩尼却似停空相待，並未飛去，二人見對方法力這高，既感相救之德，又想問明來歷，結一方外之友，仍朝前飛去，心還覺他，不比自己離得遠，這類妖苗，理應誅戮，爲何聽憑逃遁，不去追趕，那知自己，也不是好相與，剛一飛近，未及舉手爲禮，便聽對方喝罵道，不要臉的狗道，自己不能保身，却強佔好人子女，快將兩支軀殼留下，自去殺生饒你不死，二人聽口風不好，知道對方法力高強，先把遁光按住，話一聽完，見癩尼已作勢飛

來，情知不是對手，祇得一面縱遁光，一面忙答，道友休要誤會，容我二人說完，如有不合，再請動手如何，癩尼竟是不容分說，開口先罵道，放屁，我親眼得見，誰信你的鬼話，隨說手一指，金光如虹，便自飛來，二人無奈，祇得合力抵禦，口中仍自分辨不已，癩尼竟似認定二人，強佔幼童軀殼，非要還出不可，說什麼也是不聽，二人雖以所用法寶，出自仙傳，神妙無方，一則對方有時佛光護身，難於侵害，二則，知道癩尼，必有大來頭，先走那個同伴，便非尋常，適才所遭的殺身之禍，便是以前粗心抗敵而起，方吃大虧，對方又非那左道妖邪，那裏還敢，再樹強敵，一味苦口分說，祇圖善求，不肯下那毒手，無奈對方，功力頗高，初借到的軀殼，久必難支，先頗憂急，嗣見對方，也未盡量施爲，與先前和妖苗對敵，情景不類，祇是苦纏不捨，幾次想要遁去，均被阻住，好生不解，後來，越鬥越往下降，已然離地不遠，那地方，本離仙樹坪，不過二里，適才惡鬥，村人俱都望見，先甚害怕，時候一久，看出不會，殃及旁人，有那大胆一點的，便趕往觀看，見雙方漸漸降低，因聽二人，直向癩尼分辨，想起前恩，也壯着胆子，在下面接口，代爲證實勸解，說二童，日服毒果身死，二位仙長，借的是已死之人平日爲善，還救過全村性命，癩尼仍是不理，極口挖苦，話更尖刻，直說二童，並不該死，二人不能保身，見死不救，反倒乘人於危，種種無恥，正經修道人，那有這樣，二人吃他

挖苦得，又愧又急，無言可答，一想對方之言，並非無理，打是打不過，走是走不脫，祇難受欺侮辱罵，實在難堪，迫於無奈，正打算豁出捨了仙業，或是另轉一劫，或就嬰兒，煉成鬼仙，將所借驅殼，退讓還原，方問有什麼法力，使二童復生，開口說不兩句，癩尼哈哈笑道，想不到你兩個，竟有天良發現之時，如等你此時，讓還軀殼，已是遲了，這一對好兒女的生魂，已被我師兄帶回山去，另想別法重生了，我和你打，便爲你這兩句人話，既知無理，能夠悔過，便宜你二人吧，我去了，說罷，大頭一晃，連人帶金光，全都隱去，二人急喊，道友慢走，已無應聲，祇得帶愧降落，回到村中，見二兒父母，已住了悲泣，迎上前來，見面一談，才知二人初鬥時，忽見又有一生相奇醜的，小眇尼姑走來，二兒生魂，突然現形，眇尼隨請，覓一僻處談話，可是在場諸人，無一見聞，料是仙佛臨凡，迎回家中，行禮叩問，才知三尼，一名眇姑，一名癩姑，乃神尼屠龍師太的門下，因奉師命，去作離城不遠的，牛場坵有事，路上遇見方元二人，在鎮上買菓子，看出道家嬰兒，眇姑覺着二人，元嬰未固，便出遊戲人間，太已胆大冒失，身又不帶邪氣，未成道已喜炫弄，恐其將來，狂恣爲惡，欲乘其未有惡跡以前，加以誡勉，并查看是什麼來歷，自去辦事，令癩姑潛行跟踪查着，相機行事，尾隨到了仙樹坑，見二童身死，二人急往取藥，想聽村人如何說法，沒有隨往，及聽村人，對二人甚是感戴，先頗暗

贊，嗣一細查二兒，乃爲妖法攝去生魂，因是口角流涎，適有採食野菜之事。因而誤會，暗忖此山，勝境無多，除師父有一同道友，在牛場埧，茅庵中苦修外，前來數次，均未見有修士寄跡，村人說前見二人，在此隱修，已出意外，怎會還有妖邪在此潛伏？立即飛起查看，發現二元嬰，所去之處，有一洞府，邪氣隱隱，心想莫非二人，便是妖邪一黨，忙即追去，二人元嬰，也正遇警回飛，彼此隱形，來去匆匆，却未覺查，快到洞前，看出妖人，隱身洞外，正想掩住窺探，才一落下，便見離洞不遠，有兩幼童生魂，在陰影中掩伏，神情惶遽，並無禁制，弱小生魂，被妖法擒去，竟能脫逃，並還能抗風日吹灼，元神如此凝固。

### 第三回

千里傳真一鑑芳塘窺萬象 衆仙鬥法五雲毒瘴失仙機

前生修積，可想而知，立即行法，收入袖內，正低聲囑咐，告以勿怕，妖苗中姚開江，最是性暴，久候仇人未來，竟忍不住和同伴，說起話來，癩姑側耳一聽，竟是前見元嬰仇人，這才分出邪正，見還未到，恐其誤入羅網，重又飛起，往來路迎回，遙見場上二人，已然現身，趕往一看，二人似已發覺仇敵，害了法體，正在借尸還魂，心愛二童過甚，老大不以爲然，無如到得稍晚，元嬰已與童尸相合，一生氣，當時現形，剛每

人打了一個大嘴巴，見二元嬰，未震出竅，正想數責追打，三妖苗原是早把二童看中，當日準備攝了生魂，再去報仇，以備回山煉法，一舉兩便，祇爲一時疎忽，心想區區幼魂，又在風日之下，決跑不脫，便隨意收向身帶法寶囊內，誰知二童，根骨特異，生有自來，先在吃菓玩耍，猛覺着命門一冷，身子被甚東西吸住，凌虛而起，哭喊狂呼，無人答應，剛瞥見下面，倒着自己身子，父母村人，紛紛哭喊。眼前倏地一暗，便似被人，裝入袋內，二童聰明機智，先疑已死，正在相抱悲泣，忽聽外面，妖苗說話，湊巧秦玠漢人，不喜苗語，各以漢語應答，全被聽去，才知生魂，爲妖人所攝，正在惶急，欲逃無計，也是五行有救，擒他的一個妖苗，法力即差，人又粗野，入洞報仇時節，開囊取寶應用，事後不曾封嚴，出時，又落在最後，二童發現頭上，天光透入，因聽外面，風火斫殺之聲，不敢就出，在裏面待了一會，才試乍着胆子鑽出，逃得恰是時候，那寶囊，又是懸在妖苗腰側，近股之處，二童容易易，便自脫出，覺着外面風力猛烈，日光如炙，萬分難禁，迥異尋常，但知性命關頭，強自忍受，由妖人身後，乘其未覺，急匆匆，遁入左近密林之中藏起，日光不到，雖然好些，風力仍是利害，祇得附着樹上，緩緩往回路掩逃，先還想着仙人，能夠除妖，救他回生，去見爹娘，嗣看當地，便看當地，又聽出二仙，已爲妖苗所殺，還要滅他元嬰生魂，正自驚悸惶急，眼前忽又

一暗，便吃癩姑救走，同時三妖人，也談到今日，攝此二童回山，便可背師煉法，內中秦玠最鬼，見同行妖苗，寶囊露口，怪他大意，妖苗名叫烏隆，本與不合，冷笑回答，這不比道家元神，日光之下，怎會遁走，秦玠道，這事難料，我看二童，異常靈警，根骨又厚，我們說話，必被聽去，豈可大意，妖苗還在爭執，姚開江說，你不會試石一下，本該謹慎，你祇強爭，有甚意思，姚開江是大師兄，法力最高，性情又暴，妖苗專吃這樣，人人敬畏，不敢違逆，聞言，正氣忿忿，想將生魂抓出，與秦玠驗看，再將囊口緊閉，以實己言，行法一抓，竟已遁走，三妖苗又用妖法，試一收攝，并無回應，心疑烏隆粗心，初攝到時，已被滑脫，心中不快，便令重往攝回秦玠道，仇人道行頗深，我們燒他原身，嬰兒有感應，如何經久不來，二童生魂，又得而復失，此事奇怪，莫要被他的鬧鬼，師父所說法道，一件也未搜到，也許隨帶嬰兒身上，俱說不定，事尚可慮，我料他必已發覺我們，村中現有兩個，新死童尸，兩小生魂，不能自行歸竅，正好給他應用，我們不合自留破綻，烏隆不是他的對手，乘着擒回生魂，一同去吧，省得守株待兔，弄巧被他借了軀殼，或是尋來能手，還吃他暗算呢，姚開江連聲應是，三妖苗立即飛起，隔老遠，便看出二人，正往二童尸上合去，又急又怒，立顯神通，施展邪法，加急追往，眼看到達，癩姑發現來了妖苗，立捨二人，迎殺上去，鬥到中間，已佔上風，

眇姑也自趕到，一照面，便將妖苗驚走，癩姑還要追逐，眇姑阻住，說適見所訪師執，已由空中，查知一切因果，命將二童生魂帶去，不必追究，說罷，要過二童生魂，便去見他父母，告以二童，與方元二人，前世夙孽，應以身償，因果已了，仍轉生你家，現將生魂，帶往別處，等其降生之日，當即送來，又以法力，使二童現身，暫時拜別父母，婉言勸告，二童父母，悲喜交集，知是前生因果，不過再遲十月，便可重生，又聽生而能言，夙因不昧，將來還有仙緣遇合，事已至此，祇得拜謝允諾，聽其携去方元二人開言，知道癩姑，借此做戒私心自利，並非惡意，形跡太露，當地已不可居，祇得另覓名山居住，日夜勤修，欲報前仇，那知妖苗，也恐他道成難制，不肯干休，糾合黨羽，到處搜尋，又惡鬥了幾次，未見甚大勝敗，最後妖徒未來，却約了一個極利害的妖人，尋上門來，眼着危急，恰值屠龍師太，師徒三人路過，癩姑一見是他，告知師父，一同相助，將那妖人除去，二人隨往登門叩謝，常共往還，反成了莫逆之交，中有一別，隔了六年，癩姑路過相訪，人已不見，由此不知下落，這日同了易李二人，路過妙相巒前，覺出山脉靈秀，林壑幽深，和二人分手以後，估量爲二人等接應，爲時尙早，左就無事，欲往左近遊覽，就便訪查，有無異人，在彼居住，剛轉歸途，行沒多遠，忽覺景物愈妙，好似適過未見，這時方始逐漸出現，天色清明，四山又無雲霧，定睛細一

查看，前面有一極整潔清幽的山徑，徐徐現出，分明先有法力禁制，隱蔽山形，現始撤去，但又不帶一絲邪氣，料是相識之人，有心延見，開路接引，方想喝問，那位道友，弄此玄虛，何不出見，語聲才住，便聽對面，一個少女口音答道，獺姊姊，你想尋到在這裏，遇見我們吧，並非鬧什麼玄虛，因後面這一帶山形，隱藏變易，不是原形，並還有好幾層埋伏，今日才是撤禁的頭一天，好些手脚，因我極於和你相見，先把你來路一帶，禁法撤去，所以你生了疑心，請稍等一會，我們便出來了，獺姑先聽口音甚熟，忙運法眼查看，却不見人，那語聲似由對面崖上傳出，等聽到末兩句，才聽出是方元二人，不禁喜出望外，料知人隔遠，想起最後一次，分手時節，正有許多妖邪，向他二人尋仇，自己和眇姑，還會助他一陣，由此失踪，歷向正邪名派訪查，並未受害，祇無人知道，他的下落，不想會在此，不期而遇，看此情景，分明仇人利害，來此隱伏，不特地方隱秘，防備極嚴，並連山形，也都變易，但照二人平日，並無這高法力；並且他那仇敵，正是紅髮師徒，便到來苦苦尋他的，那些妖邪，也都由姚開江，洪長豹等妖苗，勾引而來，因未佔到上風，又欺二人，無甚有力師友，以致越多，仇也越深，不可開交，如是避仇，這裏與紅木嶺，仇人的巢穴隣近，理應知道，怎又在此居住，好生奇怪，因二人前世良朋，患難同道之交，借體還生時，偏巧又是兄妹，二人所借軀殼，本



曾甚好，並且衛氏兄妹，也經佛法渡化，仍向原來父母，轉劫投生，用他不着，索性改了兄妹稱謂，卽以此身修道，不復再作別的打算，元皓所借軀殼，恰是女身，人本來生得，比方瑛活潑，這一轉成少女，益發天真，癩姑比較和他最好，接口喜應道，是小妹麼，這些年來，想煞我哩，這些禁制，撤起來，也頗費事，却難我不到，你把方向說出，我衝進去如何，你方大哥呢，元皓忙應道，那萬使不得，暫時許還要他用他，你如衝破，我們沒法復原，怎好哥哥正那裏，移動禁制，沒法說話，你便進來，也說不幾句話，便和我們同走，沒功夫到裏面去，等一會吧，這就快了，癩姑料有原因，二人要自己同行，事前必定有人指教，也許敵愾同仇，都不一定，此女天真，恐因好友重逢，喜極忘形，無心中，洩露了機密，豈不誤事，笑答，既然如此，我等好了，這裏密邇仇敵，你把前面山形現出，不怕被妖苗看破麼，元皓笑答無妨，這祇爲引你前來，不特路已縮短了些，你一走過，便相繼復原隱蔽，回看來路，就知道了，不過見面再說，謹慎些好，癩姑回顧，果然來路，已非原景，移形縮地，二法同時并用，自己被牠引來，竟未覺查，就說一時疎忽，祇顧前行，不曾留意，這等法力，也着實驚人，方尋思間，又聽元皓笑道，姊姊你想什麼，你當是我二人，本身法力，做到的麼，果然如此，又可怕人了，癩姑忍不住道，你兩兄妹，在那裏呢，怎看得見我，元皓答道，我們離你站

處，祇得百十里，不過中間，隔有一片危崖，一道橫嶺，所以姊姊法眼，也被遮住了，癩姑聽他二人，遠在百里以外，中隔危崖大嶺，自己行動神情，宛如對面目觀，益發驚佩不置，正想贊美幾句，忽又聽元皓笑道，哥哥停當了，你快來看，癩姊姊還是那個醜八怪的樣子，癩姑笑罵道，我是醜八怪，你是美人好看，我給你找個婆婆家如何，隨聽方瑛喝道，癩姊姊久別重逢，妹子怎的出言侮慢，時已不早，還不快去，大家見面，豈不好些，還看什麼，癩姑聞言，才知元皓，持有隔遠照形之寶，所以舉動形態，皆被看去，方欲還言嘲笑，而前條地烟嵐雜沓，光影閃亂，峯巒林木，幻燈一般，一起變滅，連閃了幾十下，忽然停住，面前頓換了一片境地，景物越發清麗，還未及細看，跟着一片青光飛墮，現出一男一女，兩個小孩，正是方瑛元皓，借體重生的，衛家兩小兄妹，癩姑笑道，你兩個見了我來，不即出見，祇管賣弄花樣作甚，方瑛答道，姊姊面前，怎敢賣弄，說來話長，此時必須隨姊姊，往紅木嶺去，這裏有妹子初學道時，所遇那位仙師，來的手示，姊姊一看自知，我們路上有空再談，荒居就在前面，危崖之上，中隔高林，和一片湖水，景還不惡，且等回來，再請姊姊光降吧，說時，癩姑已把那仙人手示接過，那手條非帛非絹，也不是紙，白如霜雪，細滑柔韌，光潔異常，生平未見，不知何物所製，上寫瑛皓難期已滿，汝舊友癩姑，因師命，已轉投峨眉門下，現在同門師

姊，得罪紅髮老怪，奉齊道友之命，前往負荊，但知定數難回，必起爭殺，命癩姑隨後接應，當於本日到達，可在午初，將我所設禁制，如法轉動，略見真景，引他趁閒遊覽，一入禁地，再用縮地移形二法，撤禁相見，不必在外等候。易李二人，可速同往，由癩姑用地形法，由谷口外入地，越過妙相巒，暗入天狗坪陣地，陣中大小石峯石笋，分立如林，到處有妖苗防守，到後務須慎祕，先用天府品鏡，照見上面，隱僻偏遠無人之處，耐時候到妖徒，演習陣法，風雷大作之際，裂地上升，以防覺查，再繞陣左僻處隱身，穿越過去，陣中石峯，俱都象形，七九爲叢，數目不同，各有呼應，陣法未發動前，祇留神避開爪牙相向的一面，便不致觸動埋伏，到了紅木嶺上，暗中窺伺，從心所欲，相機接應，另外并把陣中幾處陣地，出時如何抵禦等情，逐一開示，癩姑看完，因時辰將到，恐錯過妖徒，溜陣時機，立即約同起身，當手示未看完時，方元二人，已在行法，四外山石林泉，重又明滅幻變，等到看完說走，癩姑一看，已然回到適與易李二人，分手之處不遠，當地景物，仍和前見一樣，除覺泉石清幽而外，也未見有過分靈秀之處，當即覓一僻地，入土飛行，到了地底，方始互問別況，癩姑才知二人所居，地名碧雲塘，四山環抱，一湖深藏，境絕幽深，與紅髮老祖所居紅木嶺，天狗坪，東西遙對，爲苗疆兩處，最靈奇之境，因地太幽僻，非由空中，正對下面經過，不能看出，四

外大都是渾成危崖，內外臨絕，宛然另一世界，更無可供人居的洞穴，所以自古未有人居，祇傳授元皓道法的，那位散仙，曾經到過，以法力削崖鑿壁，在危崖腰上，興建成一座洞府，又把全境，加了許多佈置，越發成了仙境，住了百年，方始離去，地名也是散仙所取，一直多年，均在仙法禁閉之中，便由上空飛過，也難看出來了，前些年，方元二人，吃諸妖邪尋仇，追迫太急，眼看危機四伏，遲早無幸，那散仙忽然飛來，說是妖邪勢盛，二人雖有一二良友相助，但是強敵太多，防不勝防，久了仍爲所算，其勢又不能代二人，全數消滅，何況所居，相隔太遠，本身又有好些要事，不能分開，特意抽空來此，將二人引往舊居，令其暫避，勤修道法，以待時機，除將當地，環崖二百餘里以內，用極大法力，禁制隱蔽外，又賜了方瑛，兩件法寶，方始飛去，紅木嶺仇敵，相隔雖近，因當地在多少年前，便經仙法隱蔽，外觀祇癩姑適才所經之地，看去景物山水，似乎靈秀，與別處苗疆蠻區不同，真要窮幽探勝，走到盡頭，祇是亂山雜沓，綿延起伏，水惡山窮，寸草不生，任誰到此，也索然與盡而返，二人又謹守仙示，一步不出，所以紅髮師徒，毫無知覺，癩姑等三人，地底飛駛，到了天狗坑下面，看準上升之地，且談且候，待了一會，正好易李二人，在上面隱形通過，到了紅木嶺下，一現身，表面上，衆妖苗，好似各自來往，不會理會，實則陣中，已亂，幾個主持陣法的妖

苗，又驚又忿，斷定敵人，不問與乃師翻臉與否，必還要由軍中，通行退出，不等號令，便將陣法催動，倒轉門戶方向，誘令入伏，做夢也沒想到，地底還有三個能者，上面風雷一動，三人立即乘機裂土而出，匆匆行法，平了出口，便照仙示，穿陣而過，容易易，便到了紅木嶺下，見易李二人，正在下面，通名求見，守亭妖苗，全不理睬，本來由下到上，設有金刀之禁，不能通過，三人因得仙人指教，癩姑師隱身之法，功力甚深，十分神妙，容易易，由側面繞行上去，先未停立，所以易李二人，均未看出，三人暗入大殿探看，正值雷秦二妖徒，在彼密商，待施毒計，誘激乃師，慘害來人，并還勾引外邪，埋伏在妙相巒，山口外面，必欲殺死二人，與峨眉結仇而後快，三人聽出今日之事，決無善罷，依了元皓，當時便要與妖徒，作個惡劇，癩姑因師命，先禮後兵，不敢違背，意欲仍令對方發難，祇先告知易李二人，不必過於自卑，逕自直赴殿前，傳聲求見，把敵人主腦引出，看是如何，再相機應付，那知在上面現形，打手式，二人祇是搖頭不允，癩姑一想，對方多不好，總算師父一輩，便少屈辱無防，易李二人，明知不行，仍欲把禮盡到，這樣把理佔足，異日無論對誰，均有話說，也好，妖徒立意屈辱，不為通報，紅髮老怪，深居洞內，正在入定，反正還得些時才出，何不乘此間空，去往他洞內，窺探虛實，便把方元二二人一拉，同往神宮走進，三人固是胆大

包身，行險如夷，湊巧紅髮老祖，也實自恃，大意一些，以前爲防妖尸，與七指神魔暗算，神宮內外，設有極利害的埋伏禁制，自從天狗坑，設下魔陣以後，不欲門下妖徒，看己有怯敵行逕，便將神宮埋伏撤去，除洞口金門外，立有兩名，手持金戈的，衛侍妖苗外，祇是後層洞門，因值入定緊閉，三人也沒費什事，便到洞內，見裏面洞室，既是高大宏深，房數又多，一切陳設用具，俱是金珠美玉之類，到處金碧輝煌，光耀如晝，端的豪華富麗，遠勝帝王之居，三人暗笑，畢竟左道旁門，峨眉仙府，何嘗不是富麗齷皇，但是霞光激灑，氣象萬千，那似這裏，盡是金銀珠玉堆砌，盡是些人間俗物，又見洞室千間，人却極少，連深入了好幾進，祇每進通路正門，有一執戈衛侍立，不言不動，宛如石像一般，看着好笑，餘室空設臥榻，俱無人居，最後走到一處，見有兩扇金門緊閉，方元二，商量進去，癩姑細看門上銀釘，暗合九宮五行之祕，隱有紅光浮泛，一想不妥，如要入內，勢必破門而進，紅髮老祖，並非好惹，此時在內入定，門尙緊閉，豈能無備，尤其外面，如此空虛，內裏根本重地，虎穴深入，終須謹慎，何況還有接應易李二人的重任，凡事適可而止，得意不宜再往，便把二人攔住，退了出來，因想老怪物，還未出見，何不把這空洞，仔細查看一回，以爲反目成仇後，再來除他之計，便不由原路退出，走向別室，繞到中進，猛瞥見右側一間大廳，門外邪霧迷漫，光焰如

血，門前二苗衛侍，面貌分外猙獰，情知有異，試走近去一看，原來正是全陣，法台所在，好生驚喜，正欲走近查看，忽聽易靜，由外傳聲，與妖徒爭論，詞鋒甚利，話還未完，便見法台後面，石壁忽裂，走出一個，紅髮老苗，滿面怒容，到了台上，拔起當中，一面小旛，上下左右，一陣招展，立時全台妖旛，一齊自行移動，血光騰湧，陰風四起，氣象甚是愁慘，三人知道利害，算計此台，乃全陣中樞，與後洞通連，紅髮老祖，已聞易靜傳聲譏刺，定必出見，妖法十分利害，身未走進，祇在門外，遙爲窺探，便覺陰冷之氣逼人，雖說不怕，到底不到翻臉時候，何苦授人口舌，萬一被他走出識破，或爲妖法所阻，急切間，不能走出，豈不誤事，想到這裏，不敢冒昧，剛往側一閃，待要走出，便見紅髮老祖，將旛插向原處，面帶得意之色，飛身走出，如非識得前後方向，閃躲得快，縱不致撞個迎面，人在丈許以內，也難保不被他警覺了，三人沒想到，對方出得這快，倒被嚇了一跳，忙屏氣息，靜立於側，等對方出去再走，紅髮老祖，雖然修道多年，到底出身苗人，不脫粗豪氣息，一聽宮外來人，說話刺耳，心中有氣，不特未留意到別處，竟連法台，外面門戶，均未行法封鎖，袍袖一展，一道紅光一閃，便往外飛去，三人等他走後，本要走出，二次走過門外，癩姑忽在無心中，看出內裏陣法，雖已發動，門戶却未封禁，可以隱身從容走入，暗忖魔陣中樞，設在洞內，如

非無心走來發現，怎得知道，法台不破，敵人隨心運用，變化無方，來人找不到中樞要地，休說破陣艱難，連出陣，也非容易。適在陣中查看，石峯千百，七九爲叢，互相呼應，可分可合，看去變化極多，自己從小投師，便得愛憐，出門總承師攜帶同行，極少離開，經歷既多，又常聽師父指點，解說各異派，妖陣邪法，竟會不知，此陣來歷名稱，利害可想，無意中，探得機密，真乃幸事，難得老怪，祇顧開禁出去，忘了復原，門戶洞開，一無禁阻，正好下手，此時出去，接應易李二人，在旁暗中戒備，老怪能夠臨時悔悟，不爲妖徒所惑，自是絕妙，祇一翻臉，便搶先暗人，此時將台上主旛毀去，那陣法至少也要滅却他一半妙用，脫身豈不就易了，主意想好，便沒走進，到了洞外，和方元二人偷偷一說，元皓笑道，無須，我們各有一件法寶，名爲六甲分光輪，專破妖焰魔火，照仙示所說，出陣決可無阻，何必還費這事，癩姑道，我豈不知，決能出險，省點心力，却給老怪添煩，不是好麼，說時，忽聽妖徒，台上傳話，令易李二人，聽候召見，語聲甚傲，隨往殿前窺探，因紅髮老祖，不比衆妖徒好欺，恐被識破，沒敢直入大殿，隱身殿門外，鐘架後面偷聽，聽出對方，受人蠱惑，與本門爲仇，主意已決，任是易李二人，如何委曲，也無解免，心中自是有氣，聽完奸謀，等了一陣，無甚意思，見衆妖苗，紛來殿中參謁，領受機宜，陣法已然變動，守陣妖苗，來去頗繁，所有能者，多奮騰出，直以全力施爲，必欲



置來人於死地而後快，暗罵無知妖孽，少時便叫你們，知道利害，正尋思間，忽見兩個苗，飛入殿內，匆匆說了幾句，重又走出，三人認出是姚開江，洪長豹的妖魂，昔年與對敵，知<sup>了</sup>派妖苗，來往最密，對方今與正派爲仇，更是受了這爲首諸妖徒，日常慫恿離間所致，二妖苗，一個在戴家場，爲怪叫化凌渾，傷了元神，僅得軀，大約新近，才經乃師苦心祭煉，略爲復原，不然終日神魂顛倒，宛如廢人，緣袍老祖，用妖法，斬成粉碎，祇剩生魂逃回，看去形體，尙未凝固，各人俱<sup>道</sup>依然不知悔改，反而變本加厲，本就覺這二妖苗，可殺而不可留，方元二人，一到，前生殺身大仇，亟於乘機報復，便要追往查看，二妖苗所伏陣地，以便少時下手，癩姑一想，對方有心屈辱來人，召見還須些時，反正無事，二妖苗也實可惡，正好助方元二人，報那前仇，立即應諾，一同尾隨下去，二妖苗在紅髮門下，本來居長，法力還高，無如一個元神，受了重創，一個軀體已失，苗人中，找不到好處舍，又不願借用漢人形體，正在修煉神魂，等候機遇，法寶多半失去，法力也迥非昔比，平日演習陣法，不是正經臨敵之時，紅髮老祖，因他長徒，不欲使其傷心，依然令與雷抓子，秦玠，諸人并列，今日強敵當前，自然覺着二人，難勝重任，雷秦諸妖徒，又極忌刻，向師力說，二人法力不濟，恐有失誤，必須調開，紅髮老祖耳軟，便即把二人召來，令其移往

後方，無關大局之處把守，把原有陣中要地，讓與法力較高的同門，妖徒全都心雄好勝，自覺無顏，又是傷心，又是怨望，失勢已久，不敢違逆師命，匆匆交代，去往後陣，忿恨之餘，無心中，談到當日之事，恰被三人趕來，把山口外所伏，教外妖邪，以及一些機密，全都聽去，知到此時一報仇，立將敵人警覺，出險更是艱難，忙退下來，到了無人之處，癩姑道，我原說呢，陣中妖法，甚是惡毒，不似平日所聞，老怪行逕，原來竟有鳩盤婆，老妖孽的，妖幡法寶在內，并還藏有本身教中的，利害邪法，把好幾種妖陣，設在一起，感化相生，怪不得看去，那麼惡毒陰險，連陣名都不知曉，照此情形，恐連易師姊，兩世修爲，見多識廣，也未必能全看出，別的妖陣，中樞法台，中央，此陣法台，却深藏洞內，變化神速玄妙，一經入伏，發動陣法，休想脫出三人，如非得那前輩仙長指示，囑令按時早來，無心中潛入洞中，窺見法台要以前，先做手脚，祇恐我五人合力，枉有好些奇珍異寶，也難脫身呢，元皓笑說得極是，我才還想，那位前輩仙師，既令我們，照書行事，末了又有從心所機接應之言，才怪，原來指此而言，這一來，我們大可放心大胆，想到就做好了方瑛道，話雖如此，身在虎穴，妖陣如此利害，還是謹慎些好，癩姑道，我聽說妖尸神通變化，利害非常，此陣爲他而設，我們竟能隨意出入，不太容易了麼，以此來論

老怪發出不已，設此妖陣，一切多是借用，并非好行凶惡，本門師長，欲爲保全，必有可怨之道。下對視此妖邪行逕，縱有白朱二老情面，也是誅戮了，我們少時，到了洞內，如全給他毀去，鳩盤婆不答應老怪，尙在其次，異日妖尸來犯，如何抵禦，還須給他留些後手，不能盡去呢，二人方點頭應是，忽見妖徒，由殿中走出，站向台口，似要發話，却先和台前二亭衛侍耳語，知又鬧鬼，忙同飛身趕去，才一落地，妖徒便傳易李二人進見，說完，而帶驕矜之色，朝兩亭衛侍，微笑示意，反身回走，癩姑料又令衛侍，折辱來人，方賭氣把守亭妖苗禁制，不能言動，易李二人，也自走上，癩姑略現身形，扮了一個鬼臉，便率方元二人，尾隨在後，暗中戒備，一直隱伏殿外，候到雙方破裂，易李二人，用兜率寶傘，護身遁走，衆妖徒紛紛追去，知易李二人，有法寶飛劍護身，至多被困，決無妨害，便不隨往，逕往神宮內飛去，才到中進，便見紅髮老祖，飛了回來，恐被覺查，忙即避入別室，方想事情，也許要糟，老怪回洞，必往法台行法，當着他面，怎能下手，正悔適才疏忽，祇顧偷看雙方爭論變臉，晚到一步，以致下手艱難，忽見紅髮老祖，并未去往法台，急匆匆，照直往後洞飛去，一晃使自閃過，三人見他，行逕可疑，尾隨進去一看，後洞金門，忽然開放，遙望門內，有二苗童守侍，拜伏在地，紅髮老祖，已然飛進，金門重又閉合，更無動靜，三人見當臨敵之際，敵人忽然

退回後洞不出，越覺可疑，因前見敵人，曾由法台後現身，裂壁而出，以爲是由後洞，走向法台，忙又回轉，欲往法台探看，猛瞥紅光一閃，忙卽回顧，祇見一片紅光，湧着一個老妖苗，身佩寶囊，由當中通路飛過，往洞外駛去，形相與先進後洞的敵人，生得一般無二，祇是矮小了許多，這才悟出，是敵人的元神化身，來人祇是兩個後輩，竟以全力相加，好生不解，敵人已走，洞中空虛，正好下手，到了法台門外，先把守門二妖苗禁制，不令出聲行動，然後試探着，走進門去，那法台，乃是全陣總關中樞，運用之地，命脉所在，幾件向人借來的法寶，和那主旛，多在台上，紅髮老祖，本爲對付妖尸而設，當日也是大意，沒想到來人，不止兩個，另有能手，隱身暗入根本重地，又看出易李二人，法寶飛劍神奇，如不運用玄功變化奪取，便將全陣發動，也難收功，一面又想，所設陣法，共是九層，層層相生，可分可合，具有無窮妙用，似此後進小輩，還用玄功變化，祇到陣中主台，把頭兩層陣法，妙用發揮，必可成擒，最主要的，還是那護身法寶飛劍，休看適才通行全陣，乃是一時倏倏混入，自己親身施爲，稍加變化，決識不透，無須把七層陣法，一齊發動，所以沒注意到洞內總關重地，而癩姑等三人，不知細底，所以苗之言，語焉不詳，認定洞中法台，是全陣樞紐，還當是無心奇遇，立意破那妖旛，沒有想到陣中，另設有八座主台，祇要乘隙隱身，衝到台上，將現搬用的一座台

上，主旛破去，妖陣威力便可減去多半，等到敵人發覺，另將下餘六座妖陣，連環發動，人已脫身，遁出陣去了，這一來，却鬧了個，損人不利己，如非癩姑，心存忠厚，又不願爲妖尸，減去強敵，法寶還保留了幾件，不曾損滅，不等四九天劫到來，紅髮老祖，已無幸理，這且不提，癩姑等三人到了裏面一看，祇見門內，光景昏茫，冷風襲人，氣象陰森，十分愁慘，法台上，大小旛幢，共有四五十面，旛色深黑，上繪許多白骨骷髏，每旛上面，各有一個，貌相猙獰，色如死灰，凶睛暴露，直泛綠光，滿口白牙，上下森列，似要攫人而噬的，死人頭骨，當中更有大小九個骨骷髏頭，臨空浮沉，於陰風邪霧之中，時隱時現，下面一個五尺方圓的大圓盆，內盛鮮血，那九個骷髏，祇一由隱而現，盆中鮮血，立化血光，蓬勃而起，將全台罩住，四壁立被映成了暗赤顏色，奇腥刺鼻，似這樣，隱現明滅，變幻不止，除人頭骷髏形，相異常慘厲凶惡外，也無甚別的異處，可是三人那高法力，置身其中，竟是頭暈神昏，心搖目眩，機伶伶，身上直打寒噤，由不得汗毛皆立，知道不妙，忙運玄功，多自鎮攝心神，癩姑又將屠龍師太，所傳佛光放起，護住三人全身，見已無害，這才上台，破那主旛，三人俱都行家，法台乃全陣樞紐，雖能於彈指之間，變換陣法，發揮陣中妙用，威力至大，本身全仗行法入，主持守護，譬之極精良的，殺敵利器，放置地上，無人運用，門戶又忘了封禁，

效力已失，祇管那些法器妖幡，俱有鬼魔憑附，通靈神異，但係借用之物，威力既差得多，三人護身佛光，又是百邪不侵，無能爲害，法力又高，於是容容易易，便將台上，三面最主要的妖幡毀去，因知這類妖幡，多與主人靈感相通，一有人破去，對方立即警覺，陣中尙有二人被困，事機貴速，不敢停留，見台上腥風邪霧，隨手迸散，三面主幡，已爲烏有，立即隱形飛出，照着仙示，和姚洪二妖徒，所說密語，相互參考，尋到較易衝進的門戶，用方元二人，寶網護身，直入陣內，三人先並不知，易李二人所在，外觀祇是一片迷茫，以爲和先前一樣，主幡已破，料無甚驚人阻力，祇認清門戶入內，便可少去阻礙，將人尋到，及至進陣一看，全陣已成血海，深悔適才，不能當機立斷，將全法台毀去，以致妖陣，仍有如此剩害，勢已至此，祇好率方元二人，各自發揮六甲分光輪，衝破千尋血浪，無限妖光，拚試往前衝去，這時，雙方鬥法正急，陣中妖法，已全發動，四面俱是鬼哭神號，異聲大作，易李二人，寶光劍光，又吃濃密的，血光遮住，本難發現，事有湊巧，三人前行之處，與雙方相持之處，正是相對，隔得又近，恰好無心撞上，癩姑機智，既恐妖陣利害，茫茫血海，無處尋找易李二人踪跡，又恐所破主幡，感應強敵，突然跟踪趕來，彼暗我明，容易受害，又知陣中，步步爲伏，無窮變化，進不多遠，更令方元二人，前進不可太急，務須審慎，把各人所有法寶，全數準備

傳當，以防萬一，變生倉卒，敵人暗下毒手，太乙光輪，不能抵禦時，好有一個接替。方元二人，方說不會，癩姑說，你兩兄妹，知道什麼，自來驕敵必敗，我見多了，此陣乃紅髮，鳩盤，兩個老怪物的，精力合璧，妖法何等利害，此寶祇能在血海中，開路衝行，並不能破他。入陣不遠，所擇門戶，又極恰當，如今敵人，尙未遇到一個，就可大意的麼，二人也覺言之有理，方要應對，忽見分光輪，飛光電漩之處，前面血光，滾滾湧來，却又無甚過分阻力，青光飛揚上去，又向四外衝散，覺着奇怪，未及開口，癩姑已看出有異，心疑前面有人，忙令二人，把分光輪上，寶光縮短，緩緩前行，又進二三十丈，前面血浪，越發洶湧，再前丈許，便聽紅髮老祖，喝罵之聲，料知敵我，已在相持，心中大喜，悄囑二人，覷準方向，冷不防，猛衝上去，紅髮老祖，一心擒捉敵人，因那妖籙，並非自己祭煉，中央法台，恰與這三籙不連，被人毀去，毫未警覺，才聽對方，有人回話，便見青光若虹，飛芒電馭，疾駛而來，認出此寶來歷，又聽主籙被毀，又驚又急，見敵已逃，忙着回洞查看，自然無心追趕，癩姑等三人，也真神速，口中說話，手中施爲，才一照面，便將人救出陣去，地形遁走，臨走還使敵人，受了一點小挫，易李二人，聽完經過，贊佩不置，事已交代，如不再與敵人計較，本可聽其自往峨眉尋仇，或是日後遇上，再作計較，暫時捨之而去，無如英瓊，這口紫郢劍，乃本門鎮

山之寶，必須奪回，又以師父仙書所示，此事不能算了，還有妖徒，所召來的，一些妖苗，俱是奉命誅戮，遇上時，不得輕縱之人，如往奪劍，無論明暗，均非易與，同門中，並有數人，爲此遭劫，欲追，結仇固然更深，還傷好些自己人，欲罷，勢又不許，端的進退兩難，想不出甚兩全之法，英瓊偏又情急寶劍，到後聽完前事，立即運用玄功，想將劍收回，接連幾次，那劍均似被絕大神力吸住，掙脫不得，易靜癩姑，均和英瓊，親厚逾常，見他愁急，再四勸慰，說老怪豈不知本門寶劍，外人難於保用，微倖奪去，自必暗刻留心防守，你越心急收回，他把持越緊，祇能欲取姑與，或是從緩，或再與他對敵之時，驟出不意，突以全力收回，方可得手，此時不特無效，轉使驚疑，易生他變，最好暫且放開，此是師祖遺傳，鎮山之寶，現落敵手，凡我同門，誰能坐視，不過事戒輕率，謀定後動，大家從長計議，想好主意，再作道理不遲，英瓊無法，祇得快而止，妖陣凶險，敵人勢盛，又勾引了好些教外妖邪，憑這賓主五人，決難取勝，但又恐累同門，不肯用法牌，傳音告急，衆人商量了一陣，仍無結果，最後癩姑忿道，老怪無恥，聽他口氣，妄自尊大，却強搶後輩的寶劍，深悔適才，沒將他由鳩盤老乞婆那裏，借來裝點門面的，幾件法寶，全毀了去，容他猖狂，真是可惜，我想他借來之物，定必貴重，好在他那妖宮，虛實已得，輕車熟路，我們與他明鬥，衆寡相殊，不如由我



們用地行法，直入妖宮，乘隙將幾件法寶盜來，和他換劍，老怪借人之物，不能失落，必允無疑。你們以爲如何，易靜道，你也太把老怪小看了，先前得手，原是老怪驕狂自恃，不曾防備，師妹和方元二位，驟出不意，加以般般湊巧，方始得手，行險徼倖，已是可一而不可再，何況老怪，失了妖旛，何等悔恨痛惜，最後戒備，自在意中，又知我們，能由底飛行，空有妖陣，全無阻隔，勢必加緊防範，弄巧還要將計就機，暗設陷阱，誘人上套，如何去得，癩姑道，這也不好，那也顧忌，莫非罷了不成，我也明知，衆同門一來，雖不免於有人受傷，決佔上風無疑，事又成了定數，難於避免，所以此時，進退兩難，終想自己的事，何必連累別人，師父又曾說過，還教接到法牌傳音時，自家度德量力，不可冒失前來，祇管定數，也未始不想保全，我們既知此事，上體師心，下顧同門義氣，何妨姑作人定勝天之想，萬一此行，將劍盜回，或是盜得他的法寶，與他對換，免去諸同門一劫，豈不是好，至於老怪，陷阱周密一節，我也料到，我想成功與否，自是難料，失陷或者不會，還是由我，趁熱一行，也許老怪見我，適方敗逃，未必如此大胆，回頭得這快，又來一回，天從人願，豈不是好，易靜原知癩姑，法力不在己下，有的法術，還具專長，非己所及，此行縱不成功，失陷尚不致於，笑答師妹，去是可去，祇恐徒勞罷了，現爲保全在劫同門，姑且一試，老怪師徒恨毒，萬一如

有不測，可速傳音告急，不可自誤，癩姑隨口應了，方元二人，也要隨往，癩姑道，這回得意再往，十九無功，事更艱難凶險，人多反而誤事，你兩個不要同去吧，二人便把寶網，和太乙分光輪，取出遞過，英瓊想起定珠有用，也要交癩姑，帶去防身，癩姑笑道，謝謝你三人好心，我有佛光護身，自幸老怪，尙莫奈我何，寶網用不着，我本佛門弟子，牟尼珠與易師姊，自煉七寶不同，雖可借用，但是瓊妹，飛劍已失，此寶可以防身，外人多利害，也奪不去，目前老怪師徒，仇深恨重，又非尋常無用妖人，萬一尋上門來，你們人少勢孤，此寶大有用處，我却有無皆可，祇將分光輪借一柄，與我帶去足矣，笑罷，將輪要過，三人還要勸說，癩姑道，我去去就來，大頭一晃，無影無踪，易靜道，癩師妹，不特法力高強，人更心慈義氣，機智絕倫，沒眼力的人，祇看他貌相醜怪，行動滑稽，實則一身仙骨仙根，靈秀清奇，迥異恆流，本門中這等人物，真還不多哩，英瓊道，那日我聽齊霞姊說，師父對他，十分期許，說是異日成就遠大，今日二次妖宮行險，我想不會有什麼差池吧，易靜道，瓊妹怎的胆小，休說是他，祇這次奉命下山的，許多同門，決無一個，中道夭折的，便是這次，該遭劫的幾位同門，也不過爲妖法所害，至多受上一次重傷，並非無救，何況他呢，方元二人，前生俱好酒量，自來崖洞隱居，見當地花菓甚多，四時不斷，湖中盛產菱藕芡之類，閒中無事，釀了好幾

種美酒，癩姑走後，元皓各取了些，連同自製的松乾笋脯，一齊端出款客，笑道，山居清苦，烟火久疎，愧無兼味，祇此幾種薄酒野菜，請二位姊姊，略爲飲用，解悶吧，說罷，給二人將酒斟上，匆匆跑去，又取了些，現摘的鮮菓跑來，英瓊雖爲失劍愁煩，見二人忙進忙出，甚是親切，元皓更是稚氣可掬，天真可愛，雖知二人，一半爲免自己愁思，有心做作，也不由得破顏一笑，易靜笑道，主人如此情重，我們當客的，於心何安，不必多費事了，元皓道，我兄妹二人，因是無師之學，前生便受許多苦處，劫後偷生，仍是畏人，所學又雜，至今一無成就，過去除癩姑外，連個可共交往的，同道之友都沒，休說是共患難休戚了，好容易，故友重逢，又承二位姊姊，寵臨下交，方想日後，仍仗大力援引，得隨三位姊姊之後，列入峨眉門下，怎有主客之分，說起見外的話來，易靜聽出二人，嚮往本門，有心結褵，知二人根器性行，俱是上品，如爲引進，師父多半可以允准收錄，笑答，便是同門至友，分居各地，前往訪晤，賓主之禮，也不可無，以二位道友的根器功力，祇要心向本門，妹子等三人，自然樂爲引進，我料家師，也必見許，怎能爲此尋常之言，便道有心見外呢，二人因那散仙，以前別時，曾有異日，欲成仙業，必須投到峨眉門下，始可有望，祇是今尙非時，阻礙尙多等語，一直記在心裏，今與癩姑，良友重逢，恰又轉投到峨眉門下，同行還有兩人，更是峨眉門下，深得

師長鍾愛，屬望的高足，自覺有望，但知峨眉，選材最苛，教規嚴肅，門人不敢隨便進言，三人中，祇癩姑交深，但是新進弟子，不知能否爲力，心中還拿不定，聞言不禁大喜，再三稱謝之餘，又聽易李二人，談起本門，崇正誅邪，好些奇蹟，均是聞所未聞，益發歡忻鼓舞，高興非常，四人對飲，說笑了些時，又同經湖，遊玩全景，光陰易混，一晃多半日過去，英瓊心中有事，想起昨日，申初起身，往紅木嶺，今晨寅末，脫困來此，中間還有妖苗梗阻，遲不召見，以及陣中被困耽延，連去帶來，才祇七個時辰，癩姑走時，原說不問此劍，得手與否，回來均快，按說此番，一人前往，直入妖宮，又是去過的熟路，人更機智，法力高強，怎會去了這大一天，不禁重又愁急起來，忍不住問道，癩師姊久去不歸，教人懸念，二位道友，可有甚方法查看麼，方瑛道，我二人也正爲此犯愁，那面寶鏡，雖能隔山透視，但不能遠，紅木嶺離此，好幾百里途程，決不看見，倒是那位，無名前輩仙師，當初設伏時，爲防萬一，被甚妖人，識破行藏，來此侵害，重山阻隔，事前不能查知，另在湖中，設有靈光迴影之法，比較查見得遠，可惜此法，全憑自身法力深淺，以定所視遠近，我二人功力有限，卽以全力運用，至多也祇看到妙相巒左近，岸那邊，天狗坪陣地一帶，便看不見，好在此法，愚兄妹已然學會，不妨告二位姊姊，易姊姊法力高深，且去一試如何，易靜也早在疑慮，恐怕癩姑，輕

敵失陷，因說出來，徒亂人事，於事無補，正在心中盤算主意，聞言喜道，此法我會聽家師說過，雖不比佛道兩家，心光靈颯，圓中視影，來得靈妙，却也是旁門中，一種最高的法術，愚兄妹既精此法，可以傳授，實是幸事，就是妖宮阻遠，不能查見，妙相巒一帶，此時正有不少妖人盤踞，也許可以查出一些端倪呢，說罷，便往回走，英瓊見方元二人，來去仍用虹橋飛渡，便問一水之隔，何須回回費事，元皓道，姊姊不知，我二人自從前生遭劫，受了妖苗暗算，已成驚了之鳥，加以無名仙師，別時曾說，湖中禁制，非等接引人來，一同起身時，去來不可疏忽，如此說法，必有原因，所以甯費點事，不敢大意，適才我覺心動，也許還有警兆要來呢，說時，已將虹橋過完，英瓊見他，收完虹橋，又去望湖行法，湖中烟光雲旗，重又明滅隱現，所說靈光，尚未現出，甚是繁忙，心中愁急不耐，暗忖自從初來時，接連數次收劍，不曾收回，料被老怪，強行禁住，無法收回，這大半日功夫，便未再收，以此劍神妙，和近日自己功力而論，無論相隔多遠，均可以心運用，收發如意，任何妖法，也難阻止，不知怎會被老怪禁住，反正無事，也許此時，老怪見我，久無動靜，忽然鬆懈，何不再收他一回試試，想到這裏，因料定十九徒勞，也未告知三人，自坐洞前樹下，大石之上，暗以全力施為，默運玄功，照着本門收劍心法，猛力往回一收，覺着那

劍，祇略受留滯，便即脫了禁制，往回飛來，並且和平日運用，一般靈活輕快，知已脫出敵人掌握，行即飛到，當時喜出望外，惟恐途中，又遇甚阻截，祇顧全神貫注，在收劍上面，加急運用，仍未顧到告知三人，正覺劍快飛到，忽聽方元二人，同聲失驚道，有人破法，似有一件利害法寶，破禁欲入，來勢不善，二位姊姊，快些準備，同時水面上，雲旗烟光，重又湧現，全湖眼看佈滿，方元二人面上，立現驚急之色，易靜聞言，好生駭異，一面忙取寶戒備，趕往三人注目之處一看，瞥見湖心澄波，現一畝許大小圓鏡，全景畢現其中，靠來路山崖一面，現出大片青霞，將崖上下，一齊擋住，外有一道紫虹，勢絕猛惡，正往青霞上衝盪，似要突圍欲入，急得方元二人，同聲說道，外層禁制，必破無疑，敵人是甚法寶，如此利害，言還未了，易靜已看出那紫虹，乃英瓊的紫郢仙劍，不禁驚喜交集，見方元二人，正以全力施為，使那青霞加盛，意欲阻止，知是誤會，方自急喊，二位道友，急速撤禁，那是瓊妹妹的紫郢劍，飛回來了，話方出口，勢已無及，祇聽遠遠一片極強烈的爆音，水鏡中青霞，竟被劍光衝破，化爲一天芒雨，飛散消滅，四外岸上禁制，齊消化爲烏有，劍光却朝湖上飛來，回顧英瓊，正在手捏靈訣，默坐樹下，心無二用，方知英瓊，突然收劍所致，恐又冒失，連湖上禁制破去，忙飛身過去阻止，令其緩收時，劍光來勢神速，已電掣飛到，方元二人，雖已看出劍光，

乃英瓊之寶，無如撤禁，不能速。祇得索性重施禁制，先擋一下，再等劍主人，自來止住，這湖上禁制，却與外層，大不相同，當時烟光潮湧而起，竟將紫虹，緊緊逼住，不能再進，英瓊先還不知，外層禁制阻隔，覺着劍將飛到，又遇阻力，惟恐二次又復失去，一時情急，加急運用玄功，往回一收，剛聽得遠方爆音，飛劍又復遇阻，這次力量更大，竟難衝動，耳聽易，方，元三人，似在湖邊急喊，一則相隔較遠，一心注在劍上，也未聽真，又認是得失緊要關頭，不敢鬆懈，依然加急施為，直到易靜，趕往阻止，方始警悟，總算湖上禁制，輔有散仙所留異寶，太有威力妙用，為時又暫，彼此兩無傷害，但那外層禁制，全被飛劍，無心衝破，藩籬盡撤了，英瓊知是自己，事前未說，冒失之過，心中好生不安，不住道歉，方元二人道，無名仙師，原說我二人一走，這裏氣運便盡，反正事完，便隨三位姊姊回去，無用保留，由他去吧，不過外層禁法已破，近山景物，忽然呈現，保不將仇敵，引了前來，還有癩姊，劍已飛回，去了一日，人還未回，等我們傳了靈光廻影之法，大家運用玄功慧目，一同試看一回吧，易靜知道此法，是於水中，現一圓光，向天照去，將遠近地面上景物，攝向天空，再往圓光中，倒影下來，憑着自身功力，以定所照地域大小，祇能照到下面人物行動，便是纖微畢觀，此時初學，所見雖是不廣，以自己的法力，異日加功勤習，必能遠及千里以外，無

心得此，好生忻喜，忙和英瓊，一同稱謝，方瑛道，適才因值過湖行法，照例現形，水中圓光不大，這還是我二人，法力有限，非將圓光放大，不能看遠，真要到了時候，祇消一勺之水，便可遠近畢現，大小無不從心了，說罷，傳了口訣用法，易靜道力高深，自然一學便會，英瓊夙根穎悟，也差不多點透，本是從習，沒在預計之中，急於觀查敵踪，立即如法施爲，因湖水中，禁制神妙，仍由方元二人，爲首行法，同時一口真氣吹出，湖上靈旗招展，雲光離合，一陣明滅之後，波心突現出尺許大，一個圓圈，晶波若鏡，水花一般，往外展去，越展越大，晃眼大出二三十丈，光也越發晶明，宛如極大的一輪明月，浮在湖波之上，元皓笑道，我二人能力止此，不能再大，請易姊姊，試演一回，看還能加大些不能，易靜看出二人，功力也自不凡，又是合力運用，自己究竟是初學，萬一上前接替，不能加大，反倒縮小，豈不去人，便說道，我剛學會，如何班門弄斧，請先查看妙相巒，衆妖人的動靜，說時，方元二人，也知易李二人初學，難於擅場，已將仙法發動，又各運用玄功，手捏靈訣，往上空一揚，光中本是通體空明，立時現出許多景物人影，四人一同往下注視，所有近處三百里內的景物，俱現其內，易李二人，昨日往紅木嶺，所經山林泉石，歷歷可數，方自贊佩，方元二人，已將仙法催動，光中景物，便去却三面，專往妙相巒路上移去，眼看相隔妙相巒不遠，易靜一眼瞥見，



光中現出，二三十道光華，在空中交織惡鬥，認出內有自己人的，劍光在內，大吃一驚，忙喊三人，一同仔細辨識，果是一夥男女同門，各施飛劍法寶，正與十餘個妖人，在妙相巒，附近谷口外，空中苦鬥，不分高下，谷中另有數十妖苗，駕駛大片妖光紅雲，蜂擁而出，乍看去，敵人似乎勢子較盛，自己這面，看出有金蟬，石生，甄良，甄兌，易鼎，易震，司徒平，秦寒蓁，楊鯉，陸蓉波，嚴紅藥，李文衍，向芳淑，共十三人，却無癩姑在內，易靜料知癩姑失陷被困，用法牌傳音告急，將這些同門引來，牌未用過，不知自己牌上，怎無感應，又覺不似，匆匆不暇查看，妖人是誰，立命方元二人，行法撤禁往援，英瓊因癩姑，爲己而去，愈發情急，就這幾句話功夫，方元二人，正在收法之際，易李二人，目光到處，又發現徐祥鵝，余英男，申若蘭，吳玫，崔綺，莊易，林寒，嚴人英等，十餘人，三三兩兩，由各方飛來，加入助戰，雙方益發成了混鬥，滿天空，俱是劍光縱橫，寶光照耀，妖雲迷漫，邪焰騰空，看去越發驚人，正催方元二人，卽速收法，圓光忽隱，雲旗翻舞中，現出虹橋，四人忙由橋上飛過，方元二人，匆匆行法復禁，便同飛空中，急催遁光，往妙相巒趕去，飛出不遠，遙望雙方，惡鬥方酣，妖苗和一些，原有的左道妖邪，正在紛紛傷亡，自己這面，似還無人受傷，易氏兄弟，同駕新得回的，九天十地辟魔神梭，電馳星飛，上下衝突於妖光邪焰之中，如

入無人之境，廉紅藥，向芳淑，余英男，嚴人英，金蟬，石生，還有後到的林寒等，各有異寶仙劍，也均發揮威力，活躍陣內，妖人妖苗，也頗有能者，無如高下不齊，強的雖能自保，弱的相差太甚，自己這面，却無一個不濟的，至少也能發揮本門飛劍，足可防身，并且對方，祇一有法力稍強的人，趕來相迫，立有能手，上前接應，敵人却是極少互相接應。一千妖苗，尤其凶野性成，不知進退，專與死拼，空自越殺越勇，毫不怕死，禁不住，衆同門劍光利害，法寶神奇，一被罩住全身，立即了帳，不是血肉之身，可以硬抗，拚命白死，全無用處，所以傷亡最多，就四人目光到處，已有四五妖苗，和兩不經見的妖婦，被自己這而腰斬，隨着被劍光絞散的妖光邪氣，相繼下落，料知佔足上風，方自心喜，忙催遁光，趕上前去，眼看快要到達，猛又瞥見，最前面谷口內，又飛出大片紅光，光中現出三個妖苗，爲首一個，正是敵人主腦，紅髮老祖，隨行二妖苗，一個不會見過，一個正是妖苗中的智囊，妖徒秦玠，來勢神速異常，身後谷口內，妖雲滾滾，邪霧迷漫，突突往上空冒起，也似狂濤一般，往谷外湧來，料知後面援兵，不在少數，知道紅髮老祖，玄功奧妙，不比尋常，又有化血神刀，狠毒無比，衆同門多半不是敵手，心中一急，遁光迅速，已自趕到，就這前後望見，不多一會，敵人想是看見傷亡衆多，知道先前倚仗人多，合力相拚的主意，太已知虧，已然改合爲分，由雙方

混戰，改成了捉對兒廝殺，但是能手無多，衆同門飛劍法寶，神妙非常，妖法祇管惡毒，不能侵害，稍一疎忽，便爲金，石，巖，林，廉，向，易，諸人所傷，妖人中幾個能手，見勢不支，勉強分頭尋對，將金，石，巖，林等，最利害的幾個敵住，也僅能自保，佔不得絲毫便宜，尤利害是金石二人，與廉紅藥，在峨眉開府之初，敬候仙賓時，遇到英姆師徒，各得了一套，番僧異寶，又經英姆師徒，仙法重煉的，九九修羅刀，加上易氏弟兄的，九天十地辟魔神梭，滿空飛舞縱橫，威力至大，起初妖黨人多，自知法力不濟，便由那法力較高的，各自量力，尋找對手，單鬥獨戰，次一點的，便三五人做一起，分開去，向申若蘭，秦寒碧，司徒平，莊易，吳玫，崔綺，李文衍，甄良，甄兌，等人，合力應戰，那知金石二人機智，看出敵人，改合爲分，意在避免傷亡，想把自己，這面能手絆住，分頭量力相持，以待谷中救兵，出來報仇，心想對方，無一善類，這夥外來的妖邪，更是罪惡如山，早該誅戮，和他有甚客氣，反正大仇已結，樂得殺他一個，落花流水，去掉一個是一個，心念一動，知道和自己對手的妖人，除他不易，平白將法寶佔住，忙向石生，一聲暗號，各用霹靂銀河三劍，連同七修劍中主劍，天嘯，先是四道劍光，合力分鬥兩個最利害的妖人，一面却把兩套五十四口，修羅刀，向那人多之處，亂飛過去，也不指定對誰，忽東忽西，得隙便即傷人，廉紅藥看出使

宜，跟着一學樣，三套九九八十一道，火焰金光，電馳虹飛，滿空交射，一千妖邪，怎禁得住，一晃又傷了好幾個，正在危急萬分，紅髮老祖，先在神宮以內，重煉陣法，和新得來的，那口紫郢仙劍，忽接妖徒警報，言說來了六個幼童，俱是峨眉門下，在谷口外，與諸同門，和一些外教中道友相遇，因他出口傷人，張狂太甚，動起手來，不料敵人，年紀雖幼，竟是妙一真人之子，金蟬，法寶飛劍，利害非常，勢頗不支，請師父卽速出去，紅髮老祖，因紫郢至寶，不期而得，忽起貪心，想收爲己有，但知峨眉派飛劍，均與身心相合，外人最不易收用，何況此劍，鎮山之寶，神物通靈，自能變化，初到手時，如非玄功禁制，把持得緊，幾次都要被他，掙脫飛去，在未制服，刺心滴血，通靈之後，一時也鬆懶不得，又不知妖徒，話有虛實，以爲區區幾個，峨眉後輩，何值親往，不願捨劍出敵，便令雷爪子，選率徒衆，出去接應，那知對方，人來越多，竟吃傷了三人，外人尙不在內，不消多時，連接告急警報，直說是峨眉已然大舉來犯，又急又怒，心想非出不可，此劍自從初得，吃劍主人，連收了數次，後這大半日，不見動靜，此時帶在身旁，一個不巧，就許得而復失，如不帶去，用法力封禁宮中，是否能夠制住，不被破禁飛去，也還難說，正自尋思遲疑，就在這對劍沉吟之際，恰巧英瓊，一時情急，又試收劍，紫郢原是神物，如非被大法力禁制，主人不收，也許飛回，這兩頭

一滾，立時脫手，破壁而出，紅髮老祖，聞報憤急，心神已分，那劍又久無飛起之勢，未免疎忽了些，驟出不意，立被遁走，當初英雄失劍，原爲神注定珠，劍失主馭，紅髮老祖，法力又高，才得乘隙奪去，事屬湊巧，否則峨眉飛劍，與人共存亡，除非將劍主人殺死，或能當時收去，久了，仍自難保不被峨眉諸長老收回，休說紫郢神物，便是差一點的飛劍，祇要對方身劍合一，全力運用，外人也收不去，已被飛遁，再想分化元神，追擒回來，如何能夠，去勢端的比電還快，紅髮老祖手指，還被劍光掙脫時，裂斷了三個，驚遽中，忙縱遁光，負傷追出，祇見紫光，已然穿陣而過，遙見一絲痕影，略閃即逝，同時，妖徒又來飛報，說是傷亡越多，引他入陣受擒，偏又狡滑，連谷口都不飛進，師父再不往援，直非慘敗不可，紅髮老祖，益發怒火中燒，無如手指斷裂，必須立時接上，這還仗着法力高強，防禦得快，稍差一點，連身首都未能保全了，憤極之下，匆匆回宮，用法力和靈藥將斷指接上，方始率了餘衆，出去接應，衆妖徒中，秦玠最是詭詐，先聽警報，知道谷口外，埋伏的教外妖人，頗多能者，竟會不敵，可知利害，又聽傷亡相接，越發膽怯，假作在旁，催師出戰，立意隨定乃師，一步不離，見全體徒黨，除妖徒中，酌留少數把守，以防敵人入陣，迎敵施爲外，全都出戰，方始隨同飛出，自以爲巧，那知仍遭慘死，那戰場相隔谷口，約有二十餘里，易靜和紅髮老祖，恰

是同時趕到，想起紅髮老祖，法力高強，預存戒心，雙方情勢，多半不能兩立，反正成仇，又是強敵當前，上來便打了，先下手爲強的主意，因四人遁光，連合同飛，形跡已露，敵人當已看出，忙囑英瓊方元等三人緩上，自把身形隱去，還未到達，便先離開，英瓊運用玄功，催遁急駛，逕由戰場上空越過，趕出金石諸人之前，本意是和上次一樣，冷不防，滅魔彈月弩，和太乙散光丸，二寶同施，先給紅髮老祖，一個大挫，一眼瞥見對面紅光中，擁着三人，當中紅髮老祖，右邊一個，正是那最可惡的，妖徒秦玠，知道今日之事，多半由於雷秦二妖徒，爲首蠱惑乃師而起，不由激發素日疾惡天性，百忙中，取出烏金芒，連同原持二寶，一齊發出，先是一粒散光丸，飛向紅光之中，一片極劇烈的爆音，化作半天光雨，將敵人身外紅光擊散，緊跟着，右手滅魔彈月弩一指，飛出三點精光，分向對過三人打去，同時左手發出烏金芒，專朝妖徒打去，惟恐一擊，不能致命，竟連用了三根，妖徒驟出不意，忽見身外紅光震散，心中一驚，一點星光，忽又打到，敵人影子未見，竟不知那裏來，如不縱避，也還未必便死，祇爲人太奸巧靈活，百忙中，覺着妖師難恃，忙縱妖遁，往後遁去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彈月弩何等神速，左肩先被打中，驚悸忘魂中，眼前似有極細兩三絲，烏金芒影一閃，三根烏金芒，同時打中雙目命門，奇痛鑽心之下，神智一昏，彈月弩光，也恰同時爆發，全身暴跳。

連形神，一由震散，當時慘死，殘尸紛紛墜地，畢竟紅髮老祖，玄功奧妙，法力高強，才出谷口，瞥見敵勢，十分強盛，所有法寶飛劍，俱具極大威力，自己這面，業已傷亡多人，雖仍苦鬥未退，簡直高下懸殊，不禁又驚又憤，正打算出奇制勝，雪忿報仇，遁光已自飛近，敵人未及開口發話，猛覺有極微妙的破空之聲，對面飛來，方料有人，隱行暗算，一團酒杯大小的精光，突然迎面飛來，勢既神速，近在咫尺，忙放飛刀掀禦時，三點寒星，又自飛到，這兩件法寶，均有奇特妙用，越與硬對，受害越重，散光丸先自爆裂，紅光立被震散，上次和易李周三人見面，嘗過彈月弩的利害，知又易靜所為，怒極之下，知道不妙，忙施法術，想連二妖徒帶了先行遁開，避過來勢，再行報仇，那知妖徒秦玠，胆小怯敵，先行縱逃，事機又極迅速，不能稍遲，一面匆匆帶了另一妖徒飛起，一面施展法力抵敵時，三點寒星，相次爆發，兩點寒星，將先放出的一口飛刀震碎，另一點寒星，打中秦玠，全身散裂，化為一片血肉碎骨，慘死墜落，形神皆滅，當時怒發千丈，一面厲聲怒喝，徒兒們與衆道友，速退下來，待我殺盡峨眉這些小兒狗男女便了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紅髮老祖，本已遁出老遠，語聲才住，人便單身飛回，手揚處，先飛出一片黑烟，晃眼佈滿，宛如一道，高與天齊，其長無際的烟牆，橫亘空中，紅髮老祖身形，倏地隱去，易靜二次連用散光丸，和彈月弩打去，那烟霧濃厚非

常，生生不已，略爲震散，便自復原，方覺不妙，忽聽頭上，微風颯然，似有一片彩影飛墮，情知來者不善，形跡被人窺破，再隱已無用處，且與衆人聯合，再作計較，剛剛現身蹤退回來，衆妖人已互相呼嘯，紛紛往烟霧中，飛遁回去，祇剩三個，被劍光法寶絆住的，尙未遁回，另外還有兩個，勉強掙逃的，死於修羅刀下，料定敵人，必以全力相拚，妖法暗算，不可輕視，見衆同門，雖未十分窮追，仍在合力誅殺殘餘，英瓊，方，元二人，也自加入助戰，俱都面現得意之色，恐衆無備，輕敵受傷，忙喝諸位師兄姊妹，小心戒備，休忘師父訓誡，衆方同聲齊應，忽又聽空中，厲聲喝道，你們三人，不必驚慌，拚受一時苦難，待我取衆小狗男女性命，語聲才發，那橫亘天半的，一片妖烟邪霧，立即橫捲過來，將衆人，圍在當中，上下一齊遮沒，衆人見衆妖人，紛紛遁逃，忙指飛劍追趕，吃黑烟阻住，正待連用飛劍法寶，將烟衝散，一見烟牆，包圍過來，不約而同，一齊發動，太乙神雷，數十團雷火，霹靂連聲，剛剛發出，四外黑烟中，忽射出數百團，鮮豔無比的彩光，兩下恰好，迎個正着，吃神雷一震，立化成千萬縷彩絲，爆裂開來，箭雨一般，朝衆人射去，衆人不知彩絲來歷，有的自恃身與劍合，諸邪不能近身，仍想亂發太乙神雷，將彩絲黑煙，一齊擊滅，有的更以爲自身法力高強，法寶神妙，對於紅髮老祖，還有一點戒心，防他玄功變化傷人，似此這等妖烟邪



霧，無足爲慮，加以雙方，神雷妖法，同時施爲，乍看彩光，似被神雷擊散，和適破妖人的，法寶飛劍一樣，除易靜，李文術，陸蓉波，三四人，得道年久，經歷較多，覺得不妙，忙用法寶戒備外，餘人祇管近來精進，法力高強，却多不曾見過這類妖法，連勝之下，十九輕敵疎忽，那彩絲，來勢又急，等覺出彩絲有異，不似別的妖邪法寶，一散卽滅，心念微動，忙卽抵禦時，業已紛紛射向身上，吃劍光法寶一擋，又化成片片輕烟爆散，彩絲本是細極，化烟以後，越發稀薄得幾非目力所能看見，四外又俱都是黃霧昏沈，衆人煉就慧目，劍光雷火映處，也祇看出了一些，有彩色的，殘痕斷影，浮漾空際，方以爲妖法已破，無足爲害，就在彩絲爆散之際，忽見一道，前頭形似風車疾轉的，青色精光，由衝破烟層，飛將追來，後面緊隨一圈佛光，佛光中現出獼姑，一手指定青光，飄輪電馭，才一飛到，便高聲大喝，此是老怪，五雲桃花瘴，不可令其沾身，快隨我走，說罷，手揚處，飛出一片金色祥雲，發出萬千金鼓之聲，朝當空急升上去，光照處，瞥見紅髮老祖，同了三四妖人，正由黑影中，往下飛降，吃金雲一擋，慌忙不迭，往空遁去，這裏衆人聞言，方自警覺，已有好幾個，猛聞到一股強烈的麝香異味，神智一迷忽，便自暈死過去，尙幸敵人，爲金雲所阻未得近身，幸免毒手，人已往下墜落，叢中除秦寒蕁，因在通行火宅玄關之時，元氣受傷，剛剛修煉復原，知道對方強

敵，師長又說，自己多災多難，心生戒懼，合好姊妹二人，分手時節，紫玲見他可憐，把彌塵旛，交他帶在身旁，備個緩急，先還隨衆逞能，自從紅髮老祖一出，便看出形勢險惡，打定不求有功，但求無把之想，早把彌塵旛取出，和司徒平守合在一起，一見黑烟圍攏，對方又在暗空中，怒喝狂言，未等彩光爆射，先把彌塵旛晃動，將自己和司徒平罩住，不特未受傷害，彩絲箭雨，滿空一飛，又看出幾分不妙，忙催雲幢，疾飛過去，連鄰近的，幾個男女同門，也被護住，易氏兄弟，是因自己法力較淺，乃母綠鬢仙娘，韋青青，由開府會後，臨去時節，再三叮囑小心，始終藏在九天十地辟魔神梭以內，滿空追逐，不遇機會，輕不出手，稍見不妙，便連頭也不露，易，李，方，元，四人，早因易靜一說，存了戒心，本在一起，易靜一見神雷，擊破敵人彩光，和自己散光丸，彈月弩，二寶相似，便知是利害妖法，忙將兜率寶傘放開，恰好林寒，嚴人英，李文衍，三人，離得最近，彩絲箭雨一飛，忙飛過去，連三人一齊護住，恰好向芳淑，同了廉紅藥，雙雙飛來，也吃一併用寶傘罩住，祇有金蟬，石生，各門一個妖人，相隔寒墓，易靜最遠，按理本極危險，秦易諸人，先也未料到，如此利害，祇爲敵人話說太大，必非易與，作有一備無患之想，及見彩絲，忽又爆散成烟，幾於消滅，還疑自己識不透來由，胆小多慮，實則無甚伎倆，有兩個還想奮身出去，手中神雷，已然重又發

出，猛瞥見申若蘭，徐祥鵝，莊易，楊鯉，吳玫，崔綺，忽然相繼暈倒，外面余英男，陸蓉波二人在石生左近，甄兌，在金蟬左近，相隔俱遠，不及救援，既恐六人，也爲妖法所傷，又料定敵人，決不將人迷倒便罷，必要同時，猛下毒手殺害，中邪諸人，情勢萬分迫切，危機一髮，祇得就近向前，搶護中邪諸人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諸人暈倒下落，癩姑手上祥雲飛起，易秦二人，各催寶光，上前搶救之際，忽由金蟬胸前，激射出兩道，精藍光華，跟着一股青氣，蓬勃而起，晃眼大約數畝，恰好連甄氏弟兄，一齊籠罩，那藍光初出，才祇酒杯粗細，越往外越大，對手妖人，也同在青氣籠罩之中，本未暈倒，因見對方出敵，忽有藍光，迎面射來，疑是一件異寶，一時胆怯，忙捨飛劍遁避，金蟬原用霹靂，天嘯三道劍光，將妖人連同所用飛劍法寶，一齊絆住，不能脫身，因聽癩姑，大聲疾呼，久知五雲桃花瘴，奇毒無比，又見衆同門，相繼中邪，心中一驚，不顧殺敵，也未想到胸前異寶，和中邪諸人一樣，忙撤天嘯劍回禦，妖人還當這是逃走機會，那知不逃，同在靈嶠三仙，玉虎神光之下，還不致死，這一遁出圈去，立爲毒烟所中，鼻聞羶香之味，立即暈死過去，紅髮老祖，原因妖徒傷亡衆多，切齒仇敵，先想將自己人撤退，再行施爲，不料敵人利害，好幾個妖徒，和外來妖人，俱吃飛劍伴住，投鼠忌器，略一遲緩，人又撤退大半，被絆住的人，勢子更孤，晃眼又被仇敵，殺

死了幾個，怒焰沸騰之下，特有千年囊荷，所煉靈藥，專治毒瘴，可以起死回生，竟要拚着連自己人，一同下手，等將敵人毒死，擒到生魂，再行救治重生，身起空中一看，晃眼功夫，殘的幾個，比較法力較高的，頭代弟子，又有二人受戮，祇逃回了五人，還有一個，快要遁出險地，仍吃修羅刀，追上殺死，下面祇剩三個，外教妖人，與敵死拚，脫身不得，益發怒極，心橫之下，更無顧忌，一面把黑煞網，將衆圍住，同時發動，五雲桃花瘴，一面運用玄功變化，準備由空中飛下，施展化血神刀，將仇敵一網打盡，攝去生魂，煉法報仇，那五雲桃花瘴，乃苗疆卑濕污穢沼澤中，千萬年淫毒之氣，凝凍而成，自經紅髮老祖，苦心收集，煉成以後，威力更大，具有靈性，能合能分，不可思議，風雷烈火，所不能消，那怕擊成粉碎，祇剩殘痕淡影，幾非目力，所能辨識，如不收回，依舊密佈空中，決不散滅，一不留心，誤認妖法已破，立被暗中飛來侵害，休說侵入五官七竅，不能逃死，便沾了一點在身上，也必穿衣入骨，不過緩死些時，終爲邪毒所殺，除非當日，得到千年囊荷，十九難於活命，那妖人明知此寶利害，也是惡貫滿盈，見彩絲已散，沒有留意，心又以爲紅髮老祖，決不會傷害自己人，敵勢太強，急於逃遁，等聞到毒氣，方想不好，已失知覺，紅髮老祖，又被金雲驚退，未得下降，金蟬驚遽中，猛想起胸前，玉虎妙用，心中一喜，瞥見妖人，遁出不遠，忽然暈死，如

何肯容，手指處，天嘯劍，重又電射飛出，迎頭下落，妖人尸身，還未墜地，便被斬成了兩片，石生在開府雲幢上，和金蟬同時，所得三角金牌，原由乃母陸蓉波，給他嵌在所戴束髮金冠之上，發動更快，二寶均極靈異，金蟬胸前寶光，剛射出去，石生頭上金光，已如一座金山湧起，蓉波，英男，離得既近，人又靈警，一聽癩姑急呼，仰見石生頭上金光，忙捨所鬥妖人飛去，妖人立即中毒暈倒，吃易氏弟兄趕來，一飛鉞，打成一團血肉墜落，和石生對敵的一個，雖未遁出中毒，但吃余英男，忽然飛近，南明離火劍，紅光一繞，也自腰斬，一面癩姑，早有準備，比易秦二人還快，口中報警，一見自己人中毒暈死，早搶先趕過，佛光暴漲，疾逾閃電，往下一沉，飛迎上去，將空中下落的，申若蘭等六人，恰好一齊接住，衆人也自紛紛集合，這原是同時指顧間事，癩姑一打手式，易靜等，忙即分人，飛入佛光之內，將六個死人接過，癩姑喝聲快走，手起處，百丈青色光輪，重又急轉，向前開路，方瑛見狀，忙搶向前，也由手上，發出光輪相助，衆人緊隨在後，一同發動，太乙神雷，助威前衝，青光所到之處，前面黑烟，立似浪滾濤分，四下飛散，衝盪開一個大洞，一時雷火漫空，連珠霹靂之聲，震得山搖地動，晃眼衝到圈外，正往前進，癩姑回顧，赤雲如焰，半天皆紅，由後面上空，漫天蓋地，潮湧而來，知道靈符金雲，已被看破，忙喝九天十地辟魔神梭，速往地下開路，省

我行法費事，易鼎，易震，聞言會意，立將梭光，往下一衝，地面上，立即裂開一個大洞，當先飛入，癩姑引了衆人，一同飛入，易靜等一行四人，同了金蟬，石生，一同斷後，易靜先用禁法，將地穴入口掩閉，事先并將上面，地形變易，另在後面，裂一大洞，以亂敵人目光，用防意外，衆人有神梭開路，癩姑，易靜，和南海雙童，又都各精地行之術，從旁相助，一直入地，四五百丈，方始向前急駛，紅髮老祖，和衆妖人，先爲金雲，驚退甚遠，等到發覺幻影，知道上當，暴怒趕來，遙望數十道遁光，由空下瀉，算計仇敵，又用地行之法脫身，急急交加，趕近一看，陣中三妖人，全遭慘殺，一人未得活命，雖烟圍外不遠，地面上，有一巨洞，好似仇敵，逃得太急，無暇掩蔽情景，當着一干殘餘的，妖苗徒黨，愧忿交加，急急攻心之下，知道這些峨眉門下，雖是未學新進，俱都法力高強，不可輕侮，來的人數，又如此衆多，分明奉了師長之命，有心爲仇，對方這些師長，更是正教中的，冠冕超羣人物，况值開府之始，尋常下山行道，尙且要命門人，通行火宅，十三限玄關，經過極嚴厲的考驗，方獲允准，雙方成仇，必早料定，既命大舉，如何肯令出來丟人，必有準備無疑，弄巧後面，還有極高明的，老輩人物要來，都不一定，紅髮老祖，原是偏愛門人過甚，耳軟心活，受了衆妖徒的，包圍浸潤所致，此舉本出無心，雖然妄動貪嗔，對於利害輕重，不是不知，祇爲得

道多年，妄自尊大已慣，經衆妖徒一蠱惑，把前次無心冒犯之事，認爲奇恥大辱，立意要把來人，責罰一頓，本心僅想一打一放了事，免衆門人不服，說自己畏懼蛾眉，并未打算把事鬧大，那知壓逼太過，生了反抗，衆妖徒再一恃勢，不知進退，迫得來人，難再委屈求全，連在陣中，殺死多人，從容地遁逃去，走時，自己還幾乎受傷，因恐對方，有一剌星在內，強忍怒火，正在宮中，統籌全局，以備報仇之計，不料對方胆大，竟又尋上門來，這次竟連門人，帶外客，傷亡更多，敵人雖傷了幾個，又吃救走，一個也未擒到，起初是以爲自己，理直氣壯，縱然對方，爲責他們人不快，既今上門負荊，異日也還有詞可措，不致爲此反目，這一成仇，想起對方，諸長老的利害，不禁又急又悔，無如仇怨已深，勢乘騎虎，再也說不上不算來，有心入地追趕，又恐仇敵，詭計多端，故意留此破綻誘敵，對方所用，那些法寶飛劍，適才又都眼見，幾無一件，不是希世奇珍，中有好些，輕易都見不到，不知怎的，會萃於一門，全被對方，收羅了去，自己雖有神通變化，一則地行不是所長，彼衆我寡，并有先後明暗，有意無意之分，又帶着好些同黨徒衆，地底不比天空，可以任意縱橫，萬一又中仇敵暗算，自己雖然無礙，再被殺傷多人，更是難堪，想到這裏，略一躊躇，愈覺得惡氣難消，口中鋼牙一拙，頓住毒念，立即施展妖法，把腰間皮袋，對着穴口，一面行法運用，將手一指，便有一股

彩烟，由皮袋內，箭一般，往穴中激射進去，約有半盞茶時，估量五雲桃花瘴毒煙，已全放出，對方無論飛行多快，也可追上，因有法力補助，到了地底色彩全隱，祇微微有點氣味，等仇敵聞到發覺，業已中毒慘死，便即住手，紅髮老祖，總算天性不惡，盛怒之下，尚恐流毒無辜，放完，便將地穴封閉，親身守候不去，雷抓子和兩妖怪，看出便宜，幾次請師父，暫且回山，願代守候，紅髮老祖，對這幾個，有本領的徒弟，雖極寵愛，却知他們，性非純善，又喜與異派妖人交好，別的均可言聽計從，獨對於這五雲桃花瘴，化血神刀，兩件法寶，過於陰毒，爲修道人的殺星，恐其用以爲惡，祇管用法騙去，無心傳授，決不輕與，依然守候不去，待有個把時辰，估量多快的地行人，也可追上，如此仇敵，故留穴口，地下無路，適才放時，早已阻滯不前，有了感覺，心還暗罵，小狗男女，弄巧成拙，你想誘我上當，我却用法寶法力，取你狗命，有這些時，就算發覺得快，仗有奇珍至寶防禦，事出意外，也決難防，必有多人，中毒身死無疑，意欲將毒煙收回，然後查看形跡，是否全數中毒，還是死了一些，尸首被餘人救走，便把穴口打開，行法一收，彷彿毒煙，走並不十分遠，自己一收，已然回轉，又吃大力吸去情景，由此便斷，分毫也未收回，這一驚，真非同小可，因覺出地下，直通向前，喊聲不好，連話也未顧得再說，便縱遁光，朝前飛去，身剛起在空中，便見前面，相隔十餘



里，山谷之中，有一人守在地上，手指不大一圈光華，正收地底射出來的彩烟，祇剩殘尾，目光到處，殘烟已被收盡，那人動作極快，鬼眼化作一道，晶明無比的青光，破空而起，不禁大怒，忙縱遁光趕去，紅髮老祖，飛行何等神速，竟會沒那人快，眼看青光，朝東北方飛去，光並不長，祇是奇亮，飛得奇高，神速已極，多年心血，收集祭煉之寶，自不甘心失去，一面加急追趕，又將化血神刀，隔遠飛去，那知仍追不上，飛遁迅速，一會追出五百里外，眼看快被化血神刀追上，青光一閃，忽然不見，連那人形貌，也未認出，料定雖不是峨眉門下，也必一黨，或是應援之人，巢穴必在左近，追到以後，急得連使了兩次，極惡毒的禁咒，對方祇置之不理，並無一人出現，衆人徒黨羽多人，也隨後趕到，相助搜尋敵踪，一面各施法力禁制，枉傷了不少毒蛇猛獸，始終尋不到一點線索，待要罷休，忽聽笑聲吃吃，起自左近，忽東忽西，人却不見，跟踪一搜索，又無跡兆可尋，平白氣急暴跳，無計可施，紅髮老祖師徒，和衆妖人，全被激得怒不可遏，立誓非將仇敵，尋到不去，似這樣滿山搜索，忙亂了半日，祇差把方圓百餘里的山巒溪谷，翻了個轉，最後才聽後面，齊聲冷笑，這次竟不避人，方疑敵人，忍受不住咒罵，出來對敵，分頭趕過一看，突聲俱在原發之處，祇是空地，那有入影，連用法寶飛刀飛叉，照那發聲之處，夾攻上去，依舊空無一物，笑却不住，紅髮老祖，見狀

剛剛省悟，正招呼衆妖人，速將法寶收回，免再貽笑，波的一聲，四方八面，笑聲忽然靜止，以後更無音響，自知丟人上當，方在愧忿咒罵，猛想起出來時久，巢穴空虛，莫要中人調虎離山之計，況又是兩相強仇，虎視眈眈，時欲伺隙而動，現時大是可慮，心中可慮，喝聲速回，忙縱遁光，率領衆妖人，往回路急駛而去，一面女神嬰易靜，癩姑等，率領衆同門，護了六個死尸，到了地底，連駛行了百餘里，回顧身後，無人追來，才放了心。癩姑回顧易靜，問道，老怪物化血神刀，竟未使用，此時也未追來，我們到了碧雲潭，可以從容救人，大是幸事，易靜道，老怪物，許是大意一些，又因我們，昨日陣中，傷了不少妖徒，今日殺傷更衆，仇恨越深，以爲化血神刀，我們法寶飛劍，有的可以抵敵，就能傷人，也不會多，他那五雲桃花瘴毒，一舉可以毒死多人，忘了同時使用，等到想起，已然無及，入地以前，我回顧他，已轉眼追近，忽然中止，決無如此便宜的事，我防他退，曾施五丁開山之法，在入口左側，開一地穴，因是全力開通，入地頗深，他到時，地底還有動靜，穴中地道，與此斜行相并，也還不近，他如不入內窮追，必以邪法異寶，神刀毒瘴之類放入，意欲亂殺洩恨，等到盡頭遇阻，他必當我們，入時匆迫，上面未及還原，到了地底，恐他追來，才將地道封閉，這時，不是依照那條假地道，盲目前攻，便是垂頭喪氣，回山再打主意報復了，依我推詳，掌教師尊仙示，

我們難不止此，決非六位同門，便算應典，恐還有不少遭殃，才算了事，以後再如遇上，真不可似今日這等冒失呢，這些位同門師兄姊妹，是你用法牌聲請來的嗎，癩姑笑道，難爲你真會想，那法牌，一經行法人的擊動，所有持牌的衆同門，全有感覺，再一行法相應，千里如對，不是祇向一人，我如請人相助，你和瓊妹，相隔得最近，可聽見嗎，易靜道，這層我也想到，因方元二位道友仙居，外設重重禁制，行法人不知何方仙真，神妙罕見，嚴密已極，又見諸同門，來得突兀，四方趕到，不謀而合，所以疑心，你傳聲告急時，也許爲禁法所阻哩，癩姑笑道，連我也是盜到老怪千年藝荷，所煉靈藥以後，得人指點，才知道的，易靜喜道，老怪靈藥，竟會被你盜來，先前你說，可以從容救人，我還不甚放心，不過準知這中毒的人，決無凶折之理，齊二姊又得了大荒山，盧仙婆靈藥，恰是六粒，正好合用，以爲到了地頭，向他求救，想不到有此一舉，真可佩可喜呢，但是諸位同門，怎麼來的呢，林寒恰在身側同行，正要回答，癩姑道，他們來歷，我已猜出幾分，連我的經過，想必說來話長，前面便是方元二位仙居，且俟到後，將人救醒，再行細談吧，易靜聞言，一算途程方向，果然快到，再看方元二人寶鏡，再有十里便到，忙趕向前去，招呼易氏弟兄留意，并將寶鏡要過，照路前行，一會，便將湖前層崖，由地底越過，到了湖前，平地之上，一聲雷震，裂地上升，易氏弟

兄，當先出土，收了九天十地辟魔神梭，衆人雖然大獲全勝，因有六人，中毒身死待救，見了當地美景，也無心觀賞，匆匆由方元二人行法，由虹橋上，飛渡過去，到後，寶主一面禮叙引見，一面把申若蘭等六人，放在洞中，石場之上臥倒，癩姑將所盜靈藥取出，分與易，李，方，元，林寒，陸蓉波，六人，將新得來的治法傳了，取來湖水，各含了一塊在口中，再含一口湖水，運用玄功，朝死人頭上噴去，那藥立化作一片綠煙，罩向死人面上，六人再用真氣，微微吹動，使其由頭到脚，順序佈滿，籠罩全身，約有半頓飯時，眼看死人，身有極淡彩煙冒起，吃綠氣籠住，漸漸在內消滅，那綠氣，也由濃而淡，以至於無，再將另一種碧綠清香的丹丸，給每人口中，塞了一粒，六人本是通體烏黑，面如烏金，氣息全無，自從彩煙冒起，與綠氣相并消滅，面色便逐漸回復，與睡熟中酒相似，衆人多道，好了，癩姑道，早呢，雖然六位同門，功力不同，回生許有先後，但那瘴毒奇烈，全愈少說也須一個對時以後，此時不過保得命在，又服了同時并用的靈藥，否則毒雖去淨，內腑五官，不免受傷，那痛楚先難忍受，這還是有根骨的，修道之士，如換常人，就這一會功夫，不化成一灘濃血，也不過剩個骨頭架了，你道險是不險，說時，瞥見徐祥鵝，二目微啓，口皮欲動，知他修煉功深，回復較早，忙走近前，向六人大聲說道，諸位師兄師妹可中了妖人瘴毒，此時剛救回生，才有知

覺，千萬閉目養神，不可強自言動，也不可暗用玄功，能似常人，眠上半日，最好，如想快起復原，反更慢了，楊鯉，申若蘭，莊易，本也相繼回復知覺，聞言一齊靜止，二會，吳玫，崔綺，也自回醒，因有衆人守候叮囑，俱各閉目養神，不再言動，衆人見狀，料已無礙，癩姑又給六人口中，各塞了一粒丹藥，方始同去外間，各敘前事，原來癩姑，奉命下山時，除道書仙示，與易李二人，同觀外，另還有一封密柬，在依還嶺，靜瓊谷，三人同居煉法時，因易李二人，同說，無論柬帖上，示甚仙機，反正決不違背，定遵師命行事，先看何妨，癩姑不便不允，祇得取出同觀，那知本來外面，標明開讀月日。

#### 第四回

鳴鼓興戎衆仙奮鬥苗人祖 騰光護法七矮欣逢苦竹仙

竟變成了一通白柬，四外隻字皆無，三人知是不到日期，擅自開閱所致，好生悔懼，祇得同向峨嵋，通誠求恕，重將柬帖封好，癩姑性喜滑稽，表面遊戲三昧，對於師長，却極虔敬，這次迫於情面，擅自開閱，事後想起，不應違背師命，悔恨之餘，每日均背人默祝一回，字跡終未再現，癩姑認定柬帖，關係極爲重大，早晚終要現出字來，始終如一，迄未懈怠，及至二次，去往紅木嶺神宮，窺探虛實，覷便盜取紫郢劍，心想

此劍，乃師祖留傳，鎮山之寶，竟會失去，敵我強弱相差，事機已迫，重又遙向師父，通誠求告，乞示先機，祝罷，取柬一看，果然字跡忽現，并還附有一道靈符，大意是說，苗彊之行，應有多人遭劫，雖在衆弟子，領命時，先行囑咐，令其到時，度德量力，不可輕往定數所限，也祇一些功力太差，本不在劫之人不往，在劫者，仍是不免於難，不過命不該死，均有救星，英瓊一時疎忽，雖將紫郢劍失去，但是神物通靈，敵人不能長久把握，終必飛回，無庸往盜，到是五雲桃花瘴利害，弟子中，將有六人中毒，非敵人千年靈荷，所配煉的靈藥，不能解救，祇一對時過去，中毒人便無生理，即使日後，敵人被迫悔禍，也難挽救，此事實關重要，恰好紅髮老祖，去年收一門人，乃昔日綠袍老祖，門下妖徒隨引，自爲金蟬所救，亟思改邪歸正，因前孽太重，恐各正教，不肯收容，知道紅髮老祖，與白朱二老交好，欲借以爲進身之階，恰巧紅髮老祖，被洪長豹，竊去的兩件法寶，雖爲金蠶惡蠱所毀，殘餘之物，被他收去，於是前往苗彊，獻寶求進，事前又有兩個，與他交好的妖苗，爲之先容，因得收錄，近見紅髮師徒，爲易，李，周，三人，無知冒犯細故，因而成仇，認作要步以前妖師前轍，心中大不爲然，此人在綠袍老妖門下多年，精通邪法，僅比辛辰子，唐石，稍次，易李二人入陣經過他的陣地，便吃警覺，故和同黨，閒談洩機，一心畏禍，嚮往本門，恐與紅髮老祖師

徒同盡，那藏靈藥的所在，他便知曉，現在陣中，第四十九峯，坎宮上把守，可隱形往見，逕與明言，他必樂爲相助，紅髮老祖，法力頗高，不可輕敵，又值新挫之後，戒備尤嚴，如若遇上，務要遠避，不可自恃隱身神妙，擅自近前，如此對方，想將紫郢劍，攘爲己有，起了貪心，全神貫注劍上，便是盜藥一層，也極艱難，得手以後，速即出陣，這時妙相巒谷外，衆弟子，有的無心巧值，有的受一異人指點，正與衆妖苗所約的，一千妖邪異派，鬥法大勝，連傷多人，紅髮老祖聞警出援，紫郢劍也自飛回，激憤之下，必放五雲桃花瘴傷人，乘他元神，尙未飛落以前，速用佛光護身，手持六甲分光輪，衝破黑煞妖網入內，一面向衆弟子等警告，并將靈符展動，發生妙用，先將敵人驚退，一面搶護中毒諸人，衝出陣外，此符妙用威力，祇一霎那間，敵人事後，必然看破，加急迫來，如若回身應敵，或被追上，救星到來，相隔尙遠，傷人必多，務要速逃，可令易鼎，易震，用神梭開路，由地下遁走，爾與易靜等，精通地遁之人相助，前後呼應，便可無事，當機貴速，并且前半盜藥，阻礙橫生，又忌和人動武，須俟敵人，傾巢出戰時，方能得手，稍爲延誤，便致債事，諾須忍耐絲毫大意不得，以後到了危急之際，仍用法牌求救，自有人來相助，此事前因後果，早在開府後三日，與玄真子大師伯，默運玄機推算，衆弟子法力，雖非紅髮老祖之敵，但比他們下妖苗，和各異派妖

邪，却強得多，又各持有至寶仙劍之類，祇要應敵戒慎，多可無慮，在劫諸弟子，雖有九人之多，終能化險復原，到時，當另有人來指示，未了，又說三人，前者不應違命，擅闖此來，姑念初犯，知悔誠求，再犯重責不貸等語，癩姑看完，驚喜，拜謝師恩之後，立即依言行事，自經先前，由天狗坪陣地，逃脫以後，敵人知道來人，精通地道之術，便將全地面，另加禁制，也恐難阻來人闖入，除戒備加嚴外，到處羅網密佈，遠非昔比，人一出土，立有警兆，縱使法力高強，不被擒住，敵人師徒，也必全數驚動，下手不得，全陣地，方圓二三百里，大小石峯，何止千數，那坎宮四十九峯，不知從何數起，隨引又未見過，事機更須慎秘，好容易，費了好些時候心力，才由地底，把坎宮九峯辨明，峯上把守的，却有兩個妖苗，雖看出內有一斷臂妖苗，貌相神情，與衆妖苗，聳張凶野，大不相同，料是隨引無疑，但那同守妖苗不走，也無法上去，祇得手持寶鏡，隔着地面，向上觀看，心正不耐，那妖苗，忽然走去，心想別處所見，更不相似，祇此一人，還差不多，坎宮陣位又對，反正是撞，且上去試試，事有湊巧，念頭才動，敵人又在演習妖陣，風雷四起，立即乘機，裂土而出，先還恐觀查不真，引動仇敵，特意避開峯後，無人之處，一面上升，同時行法復原，以備萬一看錯，容易遮掩，好在身形已隱，或者無害，不料才一出土，迎面微風過處，現出所料那人，朝那剛復原的地



穴，低語道，來者如是峨嵋諸位上仙，此時最好回去，否則，也請與我答話，幸勿見疑，免致涉險，癩姑見他，目光四注，似在觀測來人所在，知未看出自己一面，暗中戒備，低聲問道，道友何人，如蒙先告，便當明言，那人喜答道，我名隨引，峨眉教祖之子，金蟬上仙，是我恩主，上仙可是昨日來過，爲了那口紫郢劍來的麼，暫時是無望了，癩姑便把來意說知，隨引聞言，好似喜出望外，先飛身峯上，四顧無人，重又下來，跪地默禱了一陣，起來答道，孽道久欲改邪歸正，日夜悔過度求，想不到教祖宏恩，許我立功贖罪，真乃萬幸，百死不辭，不過此陣，埋伏重重，又在赤身教借來的，幾件異寶，外人休想通行入內，神宮四外，防備更嚴，上仙如在那裏出土，早被發覺了，如要深入，必須緊隨我後，五步以內，方可從容通行，那靈藥藏處，我也知底，一則我奉命鎮守，不能離開，二則藏處，深居後洞丹室以內，須由中洞正門入內，師父正在那間室內，行法制劍，前後均有禁法，不論隱身與否，人一走過，立時警覺發難，上仙又說得如此緊迫，此時必須到手，爲今之計，祇好冒一點險，等那同伴，領命回來，假說有話，向師父稟告，陪同上山，直入神宮，假作請命，同進門去，我再立遠一些，能騙得師父，許我入內最好，否則再相機行事，設計將他調開，上仙照我所說，前往丹室，將藥盜到了手，然後遁去好了，癩姑見他，其意甚誠，雖與東上，不與紅髮老祖對

面老言少違，但是此外，更無善策，已然半日光陰耗過，事不宜遲，便即允了，先料同伴妖苗，少停卽至，誰知候有個把時辰，終未見來，二人俱都愁急，隨引剛把心一橫，待要拚着相隨同逃，棄了陣地，前往盜取，忽聽銅鼓之聲，隨引急道，谷外已有不少敵人到來，那厮想已隨出應援，就此去吧，癩姑聞言更爲憂急，忙令隨引前導，許以事若發覺，不能存身，必爲設法，引進到正教門下，如若無事，仍須暫留，以作內應，隨引原是想他吐口，聞言喜之不勝，立卽趨前引導，一會，直入妖宮，路上遇到好幾撥，告急妖苗，隨引祇作聞得鼓聲傳警，見師請命出戰，衆妖苗有的忙出，有的忙進，無一理會，等趕到宮內，告急的人，已是七次，隨引甚是機智，進門遇見秦玠，知他奸狡，和自己却極降心結交，故意告以陣中空虛可慮，來向師父，請求派人鎮守，勿令全出，秦玠笑答無妨，師父一出，立可轉敗爲勝，現已將行，正說之間，忽聲刺的一聲，一道紫虹，破空飛去，癩姑見紫郢劍飛回，好生歡喜，隨引知乃師必追，假作回陣，往側一閃，等紅髮老祖負傷追出，秦玠緊隨在後，和癩姑打一手式，乘機掩了進去，暗囑癩姑，依着前說途逕入內，爲防妖童衛侍看破，也把身形隱起，才到裏面，紅髮老祖師徒，便自飛回，並無一人覺查，匆匆入內，取藥行法，并醫手傷，二人暗中尾隨在後，紅髮老祖，直入後洞，二人等他，取藥出來，方始掩進，剛同現形，由隨引指點，把兩

種靈藥取到，傳授用法，紅髮老祖，已然將傷治愈，忿怒出戰，二人似同隱身走出，到了洞外僻處，癩姑方始作別，仍由地下遁走，地行自比空中飛駛稍慢，先以上手多阻，還恐有誤，不料後半，到手既易，上場也正時候，剛剛合筭，盜時，因見丹室，各種靈藥頗多，每樣俱取了些，以備後用不提，至於先和妖邪苦鬥的諸同門，除後來莊易，林寒，嚴人英，三人，是路遇百禽道人，公冶黃，說聽一老友，說起此事，令來為衆弟子接應外，祇金蟬，石生，甄，易，弟兄六人，是受異人指點，特為此事而來，餘如司徒平，秦寒蔓，楊鯉，李文衍，向芳淑，五人，原為兩起，在雲南各縣行道，不期而遇，忽然發現兩個妖人，意欲暗算，吃五人看破，那妖人本是雷爪子好友，鬥法不勝，便往妙相巒遁走，五人恨他為惡，窮追到此，遇見谷外埋伏的，妖人妖苗，雙方打得正急，金石六矮弟兄，便自趕來助戰，打不一會，陸蓉波，和廉紅藥，因為鄧八姑一起，奉命先尋洞府棲身，蓉波想起，昔年隨父雲遊，路過苗山，發現好些勝地，因鄧八姑說，江西也有兩處，極好山水，於是議定，分頭尋訪，尋到互看，再從衆議，陸廉二女，曾共患難，又以自身法力功行，各有所短，便做了一路，展轉尋來，行近當地，望見許多同門，在和妖人相持，趕前相助，跟着又是余英男為首，算計易，李，癩姑三人，苗疆之行將到，獨自約了申若蘭，前來相機接應，就便和英瓊，說那將來，同求師長，令與英

瓊一起，同在幻波池，修煉之事，恰值吳玫，崔綺，在彼，却都是疾惡的性情，路上又遇見黑孩兒尉遲火，鐵沙彌悟修，靈和居士徐祥等，幾個先進的同門，於是相約同來，以致人多勢盛，對方那些異派妖人，如金眼佛佛左清虛，追魂童子蕭秦，無髮仙呂元子，以及被玉清大師，打中子午火雲針，又被斬斷一臂的，明珠禪師，孔露子曹飛等，二十餘人，多一半是慈雲寺，戴家場，兩地漏網的餘孽，還有五台華山兩派，暗中派來，勾引妖苗的，幾個妖婦淫娃，法力更是有限，祇一個萬妙仙姑許飛娘，本領最高，偏又未來，這夥妖孽，見對方，俱是少年男女，又都個個生得仙風道骨，十九英姿颯爽，容華美秀，有的以前，還曾交過手，還當易與，暗幸峨眉諸老，無一在場，正好下手，誰知撞着喪門，這般敵人，均有異寶仙劍隨身，簡直無一好惹，才一照面，便被飛劍，殺死了三個妖婦，兩個妖黨，這才看出，不可輕侮，內中又有幾個，法力較高的妖苗，再紛紛出來助戰，死亡越多，終盼紅髮老祖出場，轉敗爲勝，報復前仇，相持不去，那知紅髮老祖，也無用處，終于慘敗，峨眉諸同門，身有六人受傷，却可救轉，計算敵人傷亡，連各異派的妖邪，和門下處妖苗，不下四十餘人之多，衆人奉命下山，初次出馬，所遇還是勁敵，居然大獲全勝，自是佳兆，互相談說，高興非常，癩姑因師父東帖上，有異人相助之言，金石等，六矮弟兄，又說是有異人指點，却未明言何人，笑

合，朱師姊所說的，秦嶺雙松峽，雖還大致不差，終嫌附近，景物荒寒，不能襯托，勝地無多，美中不足，這多日來，除却夜間，必做的功課外，每日都在窮搜澗谷，選勝登臨，連飛行了好幾萬里，經過的山水，何止百數，結果白費了兩個多月的光陰，一處差強人意的，也未尋到，起初細詳仙示，好似我七人將來，所居不在西南邊省，所以未往雲貴兩省尋找，這日，正爲居衆發愁，石生弟，忽想起三位師姊，快來苗疆，也說師父仙示上，附有我們將來事迹，雖都應在三湘七澤之間，沒有滇黔字樣，但也沒有指明，邊省不宜建立別府，仙書又有一頁空白，焉知不是天機不宜洩漏，關乎重要的，便難預示呢，現在三位師姊，行期已近，反正那裏，都是一樣尋找，師父本令自己選擇，如果窮邊非宜，必有阻礙，照小和尚說，苗山中，頗多靈境，仙機微妙，祇憑懸揣，怎能作準，現已多日，別府尙未建立，我們本來要往苗疆，借與妖苗鬥法，以試近日功力，何不姑且就便尋訪，許能無心發現，也不一定，我雖答應，因想紅髮老怪，近已知道邪正之分，又常重劫將臨之際，修道多年，人非至愚，不過受了妖徒蠱惑，自覺面子難堪，雖然懷忿，未必不知利害輕重，師父如此委曲求全，已命門人，登門謝罪，給他全面，便下山時，師父所說，也並非釋嫌絕望，事屬兩可，我們本非無理可言，易師姊又善詞令，也許有兩分挽回之望，萬一因三位師姊一去，復歸于好，不特白跑一趟，他那門下

妖苗，十九可惡，遇上必生枝節，如因我們，壞了和局受責，豈不冤枉，師父命我居長，將來還要開山收徒，不能再似以前，任性胡鬧，叫大姊說我，祇管大家喜事，總覺試尋洞府，原可來此，應援須俟接到法牌信火，告急之後，免致僨事，大家商量好，便即起身，預定是由秦嶺起身，以前去過，和已有主人的地方，俱都不去，上來先往袁牢山中，尋找洞府，一路細心查訪，就便往苗山行進，不問尋到與否，這一路耽延，百日之期已到，也不是輕看三位師姊，以老怪的法力聲勢，實強得多，祇一反臉成仇，便難善罷，非用法牌告急不可，否則便是事解言和，也就無須來了，昨日一算，已是九十九日，法牌全無朕兆，心想師父，祇命煉法四十九日，三位師姊，必在前數日起身，決不會挨到了期限，才去之理，事情多半過去，同時，又在袁牢山中，尋到一兩處，差強人意所在，祇是附近，住有生番野獍，方想把全山踏遍，如無更佳之景，便擇一處，將就安居，日後再打主意，已不怎想來這裏了，我們照例，尋到天晚，如是夜色清明，或是高峯頂上，或是白石清泉，疎林平野，尋到一處，席地用功，四外設下禁制阻隔，以防誤遇妖邪暗算，好有警覺，連洞穴都不用，日久已成慣例，從來無事發生，那知這日晚間，正在用功入定之際，忽然同時心動，警覺一看，面前站着一個，身穿白衣的美少年，手上拿着一枝，新折下的竹枝，笑嘻嘻望着我們，請想本門禁制，何等神奇，就說

向金蟬道，那指點你們，六個小淘氣的異人，怎不說出，還有在銅椰島，跟你們走的，小和尚呢，往那裏去了，石生對金蟬道，癩師姊，罵我們小淘氣，蟬哥哥，莫對他說，癩姑笑道，你敢，當着你娘，我不叫你哭出來，才乖，石生把嘴一撇，舌頭一伸道，啊，啲啲，誰不知我們，有這一位癩姑娘呢，蟬哥哥，我們嘔定了他，偏不說，看他把我怎樣，癩姑聞言佯怒，伸手要抓，金蟬攔道，不許再鬧，聽我來說這奇事，那位道長，本叫我不說，見了你們，偏又忍不住，我想那位道長，也許知道，我口不穩，所以話祇說了半截，如今小和尚，還在那裏，等他一來，就知道他是何許人了，癩姑笑道，人家白把你們六位尊神，支使了半天，却連人家，名姓來歷，都不知道，可見人家，也當你們小娃兒呢，石生道，你知道什麼，祇當你有本事嗎，要和人家比，連提鞋都不要，你請想，我們六弟兄，是服人的嗎，似他那高法力，便當小娃兒，也不丟人，祇怕你還沒這樣福氣，見人家呢，癩姑笑道，這麼一說，你們都得了人家的好處了，石生方要還言，金蟬把兩隻俊眼一瞪道，你再吵，我不說了，癩姑道，好，你說你的，我聽聽，到底是什麼奇事，衆人也附和相問，金蟬道，事是真奇，我至今還測不透，這位仙長，是什麼門道，我們固然功力不濟，可是自從大破慈雲寺起，直到開府，銅椰島之行，正邪各派中的異人，以及各位前輩仙真，也見過不少，法力高強的甚多，就沒看見像他那樣奇怪

的，我們本該七人一起，因有一同門，轉劫未來，先想拉商風子，湊成七矮之數，他偏要守定周雲從，陪他在左元洞苦修，不肯一人隨我們同走，後在銅椰島走時，因小神僧阿童，和我們很好，他一人行道，正嫌孤寂，初次下山，又沒準地方去，正好把他，暫時補缺，大家分手以後，偶然談起，易師姊們，苗疆之行，這位小和尚，雖沒甚經歷，白眉禪師，憐他自小相從，不等道成，師徒便要分手，以後全仗他自己，歷練修爲，險阻艱難甚多，每當無事之時，便把正邪各派中的，主要人物來歷，一一示知，所以這裏情形，曉得好些，鼎震二弟，聽教祖口氣，三位師姊此行，必動干戈，慫恿我們來此，相機行事，本打算來相助，因師父所賜仙示，命我們自覓仙府，日期地點，雖未限定，總想先把安身之地找到，再作計較，又因紫雲宮，幻波池，兩處洞天福地在，我們終難比美，也應稍爲像點樣子，心想三位師姊，還得些日，才能起身，有的是日子，每日急急忙忙，四處亂跑，海外歸來，先回仙府，想見母親，請問幾句話，沒有賜見，由此起身，溯江而下，先去湘江楚澤，繼歷衡岳泰山，復往黃山白嶽，重訪兒時故居，在黃山文筆峯，遇到朱文師姊，談起秦嶺深山中，有一勝境，重又邁飛嵩洛，西入咸陽，橫越太白高嶺，道出秦川，似這樣東西轉折，南北飛馳，把所經有名山水之區，全都就便繞越，留心尋訪，其中雖也有不少勝境靈區，不是已有主人，便有別的缺陷，無一適



我們，新近學會，功力還差，到底威力不小。外人怎能走進，再說外觀，祇是一片幻境，也看不出，有人在內，他却從容走進，而禁法仍在，并未破去，法力高深，可想而知，因看出他，不似惡意，方同起立，待要請教，他却先開口，喚我們小友，儼然以尊長自居，這次開府，所有父師摯友，前輩尊長，以及彼此交情厚薄，俱已知悉，就有一些，素無交往，未下請柬，或是請而因故未來的，這些人的名姓，和道法深淺，均曾問明，旁門左道，容有遺漏，有交情有大力力的散仙，那有此人，試一請問他，姓名來歷，又不肯說，大家自是不服，震弟更嫌他，道出祖父名諱，妄自尊大，又自稱他，無事不能前知，現在海內外散仙，十九是他後輩，此次尋找我們，乃是好意相助，彼此有益之事，此事并還非他不可，口氣狂傲，心想就着所說的話，暗用法寶，給他一點苦吃，堵口問他，既有這高法力，有人暗算，為何不知，且兌二弟，也因他，剛見面，先把各人名字道出，又說他以前的事，心中不快，俱想開個玩笑，心念才動，他祇笑說了句，孺子無知，如何班門弄斧，幸遇見我，如換那冤孽，就看齊道友情面，不十分計較，對於尊長，如此無禮，小苦頭也吃定了，說時，三人已同時施展，那知法術無效，法寶也未飛出，忙手探寶囊，三人所有法寶，連同九天十地辟魔神梭，也不知怎的，會都失去，却知被盜，一時情急，又認作是對頭，急口喝罵，叫大家留意，一面飛劍迎

敵，一面運用法力，想將失寶收回，身劍合一，剛剛飛起，吃他用竹枝，向空一指，人劍全被定住，懸於空中，所失法寶，自然更收不回，我和石生鼎弟，正在驚惶，小和尚恐他盜寶遁走，自恃法力，放出佛光，將他圍住，本意佛光，全仗本身道力，多利害的敵人，也奪不去，也沒法破，爲見對方利害，特以本身元靈運用，心與光合，意欲迫他，還了三人法寶，問明來歷，與諸尊長，稍有一面之緣，便可放走，沒想到佛光，倒是將那少年圍住，可是自己真靈，也被吸住，一樣不能脫身，那少年笑道，佛門法力，果是不凡，祇惜你功候，還沒到家，如何制得我住，我因此身脆弱，須與你們合力，不料你們，年幼無知，不識好歹，不過你們師長，俱未提到過我，開府盛會，仙侶如雲，有名之士，十九在場，我此時行逕，本也難怪你們多心，現我得此小沙彌，代護法身，省事多了，可爲我屈留一二日吧，我和良弟，不動手，不好，動手，又非其敵，他說那話，急切間，又不易解透，雙方發動太快，又不及攔，方想如何說法得體，還是小師弟心靈，上前和他施了一禮，說道，我弟兄七人，好好在此入定，老前輩忽然走來，問名姓，又不肯說，自尊自大，平日從未聽說，心中自然不無疑慮，你也知道難怪我們，你如真是師執前輩，想也不會和後生小輩，一般見識，如用着我們，何妨放下人來好說，祇不令我們，違背教規，無不從命，否則，不是仇敵，也是受了妖人之愚，故意尋

事，休看我們，法力不濟，也還敢於一拚，現在別的不說，只請說，祇真是我們尊長，我們便可向你陪罪，否則，甯死不辱，何況還有三人未動，知是誰勝誰敗呢，那少年已然盤膝坐在山石上面，聞言，笑指我二人道，你兩個年紀最輕，根骨緣福最厚，行事也有分寸，實是難得，他四人自己冒失，我豈有心為難，隨說，手上現出甄易三人，所失法寶，說聲拿去，下次不可如此輕舉妄動，三人立即飛落，將寶收回，我們才知他，果有來歷，所說不虛，一面陪話，并請去了小和尚的禁制，他笑道，我不說，請他以佛力，為我護法，少留一二日，事完再走麼，我與他無嫌無怨，祇想結一忘年之交，本人早已心願，你們何必耽心呢，阿童自將佛光放出，身使不能轉動，跟着面現笑容，似無所苦，少年話才說完，沒等我問，便接口道，這位道友，與我有緣，我此時已然省悟，適才他并以心靈傳意，說了大概，我決計留此，事完再請你們去吧，我知小和尚，得有佛門妙諦，功力頗高，道心堅定，極難受制搖動，竟會如此聽話，妙在是雙方不落言詮，便即領會，這比收去我們的法寶，還要高明，自然驚服萬分，他這才說起，三位姊姊，已與老怪師徒成仇，祇為恐有同門，遭劫重傷，不肯用法牌，告急求救，實則反而不妙，也是定數，故爾如此，這事於他有關係，不容袖手，早由遠道趕來當地隱居，祇等我們到後，尋到護法的人，立即前往，道路却是不闢，各走各的，令我們速來妙相替。

谷外伏有妖邪，正與幾個同門相持，可上前助戰，祇忌入谷陷陣，敵人雖然利害，却奈何我六人不得，祇管放心，對於小師弟，好似格外喜愛，別時，執手般般，期勉甚至，並說，我六人別府，不在此山，不久便有遇合，景物靈奇，不在依環嶺幻波池以下，等我們新居覓到，他把事情辦完，必還抽暇來訪等語，我說他那坐處大敵，既然須人護法，還恐人知，似此佛光遠照，如有仇敵，豈不跟踪尋來，怎不重換一癖靜之處，他說這地方早已擇定，你們由前半夜起，便入了幻境，仔細看看，可還是你們入定時的境地麼，我們聞言，見有青光一閃，定睛一看，那是什山頂高林，那地方，竟是一個大石洞，四面鐘乳四垂，晶輝耀影，宛如繆絡寶蓋，天花飛舞，泛彩流光，奇麗非常，他獨坐在一塊，天生的水晶石上，小和尚，正坐在他的身前，手指着一圈佛光，將二人一同圍住，大家打坐之處，就在他對面不遠，石鐘乳下，根本便和我們一起，法力如此神妙，不可思議，怎不令人驚服呢，我們隨即告別起身，到了妙相巒前，果遇妖人，倚衆行凶，諸位同門，也相繼趕到，原定小和尚，並不限定兩天，祇等他事一辦完，立可趕來，既有會心，必能知他細底，今已差不多一日，祇等小和尚一來，就可問出他，到底是那一位老前輩了，衆人正聽得有興，聽聽銅鼓淵淵，殺聲甚急，由湖心中，隱隱透出，方元二人，倏地一驚，飛身趕將出去，衆人料知有事，也忙相繼追出，易靜忙道，

敵人利害，邪法難測，我們還有六人中毒，未曾全愈，外層禁制，已爲紫郢劍所破，門戶無異洞開，爲防萬一敵人侵入，不可無人守護，二甄師弟，與鼎震二姪，均擅穿山行地之法，如聽我傳警，湖上禁制，多半失效，連帶六人，衝開後面石壁，先行遁走，甄易四人應了，易靜說完，也自追出，方元二人，正在面湖行法，湖面上，靈旗招展，湖心圓鏡又現，祇見妙相巒那邊，紅光突湧，黑氣蓬蓬，上冲霄漢，飛也似，湧出數十畝大小，一片暗赤雲光，中現數十妖苗，紅髮老祖爲首，飛馳而來，飛行異常神速，鏡光中望去，祇見無數山巒峯嶺溪谷巖巖，迎着敵人來路，似電一般閃過，晃眼功夫，已被飛越百里遠近，看那情勢，正對當地而來，知道一會，便要到達，林寒，嚴人英，金蟬，石生，秦寒萼，齊聲說這老怪師徒，分明是朝我們飛來，這裏地方不大，外層禁制已無，祇剩湖上，這片阻隔，未必能將妖苗阻住，看這來勢甚凶，與其等他上門，還不如分出人來，迎上前去呢，易李二人，也主分人出山迎敵，萬一不敵，再行退守，另謀抵禦之策，敵人雖衆，法力高下，相差太多，除紅髮老祖一人外，均不堪一擊，這樣就是結局，爲老怪所敗，也可挫銳氣，剪却好此羽黨，爲世除害，說罷，便令方元二人，速將湖上禁制略撤，一面放衆人，過湖應戰，方瑛一面吹動法術，口中急道，這使不得，我聽那位前輩仙師說，這湖上禁制，比起外層，大不相同，威力要強得多，便算敵人，

能知奧妙，要想破去，也非一時半刻，所能突入，照他行時所說，將來如有仇敵侵害，祇能盡力抵禦，挨到時候，救星便來，一心急，便要借事，我們這石洞，原就整座石崖掘成，深厚堅固，不易攻破，洞外也設有極嚴密的禁制，與湖中禁制，相生相應，神妙無方，此時看他不出，等湖上禁制一破，或有敵人侵入，立即發動，全洞便爲反五行先天真氣封閉，對方便是天兵天將，多大法力，也能保他七日以內，不致攻破，我們樂得以逸待勞，隔湖而守，等老怪師徒到來，看事行事，如覺能敵，再分人過湖與鬥，稍覺不敵，退回時，也方便些，易靜道、元道友兩次過湖，撤禁復原，俱頗費事；如等敵人臨近，出入不更難麼，方瑛道，先前因我二人，俱都陪同來往，又當無事之時，禁法過於利害，中有五行真精妙用，旁門大法，頗干天忌，又耗人真氣，不宜常用，又以那位無名仙師，恩德至厚，遠之不祥，甯願出入費事，也不稍爲背信行事，現在大敵當前，事完便捨此而去，縱耗一點精血，也不相干，少時祇我二人，有一人在此，主持行法，諸位道友，祇在出時，先說一聲，愚兄妹看出是要過去，便可飛越無阻，退回時，也是如此，全憑主持人，心靈運用，既不必撤去禁制，也無須傳授甚法術，不過佈置完竣，以後湖中鏡光便隱，這裏四外，層崖遮蔽，諸位道友，如若過崖迎敵，便無從觀查，勝固無防，萬一匆匆退回，主持人，事前看不出敗象，一個心神，照顧不到，即受誤傷，

否則，那怕回時，敵人跟踪追過，祇管同是一路，而一個入伏失陷，一個依然無事，進退均可由心，何難之有，衆人聞言，又見二人，行法正急，方瑛說這幾句話的功夫，元皓已是面紅汗出，不便相強，祇得聽之，方瑛抽空，把話說完，立即一同加緊佈置，先是手捏靈訣，不住向湖中，急畫符篆，畫完，雙手往外一揚，湖面靈旗隱現中，便有五色烟光，相繼明滅，等到五行真氣，佈滿九宮，一聲雷震，五方五色烟光，復隨靈旗，一起湧現，合成一片氤氳，疾轉起千萬朵祥雲，匯爲繁霞，照眼生輝，籠幕在湖面上，緊跟着二人，把口一張，噴出一片紅雨，洒向湖心，同時，各將手一指，又是一聲雷震，湖心鏡光，條地隱去，全湖霞光，錦雲也似，萬千道電閃，一齊掣動，一瞥一見，湖面上，依舊是清波浩浩，一片澄泓，清可鑑人毫髮，方元二人，方始如釋重負，走了過來，元皓向衆說道，幸是適才回時，因外層禁法，被李姊姊，無心破去，又猜老怪，決不干休，多了一點心，將湖中預設的天視地聽二法，一齊發動，果然老怪回山，重又召集徒黨，大舉來犯，祇有一樁奇怪，由回來算起，時光又是多半日，老怪如何這時，方始尋來，看那形勢，又是由妖窟起身，直指這裏進發，令人可疑，也許老怪回山，覺出我們，不可輕侮，另約了別的利害妖人相助，事前，并還探查出我們，藏伏之處，不然，那會如此，分明懷着必勝之念而來，我以前曾與他們對敵，雖是左道邪法，

也實利害，我想到時，諸位道友，先莫過湖，由小妹過去，先試他一下，看是如何，再定行止，真要利害，且挨得一時，是一時，候到大援到來，一舉成功，有勝無敗，豈不是好，元皓先時，也頗氣壯，自從妙相鬪一戰，有出敵人，委實利害，不可輕視，因自己身有專禦毒瘴神刀之寶，可以無害，再者，由層層禁制中，往返飛渡，也比衆人靈速容易，不必再另由人，主持運用，特告奮勇，前往試探，衆人不知他，本一番好意，聽他一面說敵人，邪法利害，不可輕撻其鋒，自己却請當先出敵，語氣好似有些輕視意味，雖未怪他兄妹驕狂，多半心中不服，內中又有好幾個，俱都身有異寶，以爲敵人毒瘴神刀，雖是利害，憑自己這兩件，護身法寶，至多不勝，也決不致有甚差池，適才幾爲邪法所困，乃是驟出不意，不知邪法底細，此時有了防備，上去首先準備好護身之法，和退路，當無受害之理，老怪自是難敵，且先多殺他一些徒黨，一則去害，二則，爲六個中毒的同門報仇，豈不是好，衆中除却易靜，嫻娘，李英瓊，深知方元二人，對於本門，嚮往情切，竭忠盡智，爲衆出力，說話天真，心實爲好，林寒，莊易，嚴人英，陸蓉波，甄良，甄兌，學道年數較久，性又和善，火氣早退，聞言隨口應諾，不以爲意外，餘人差不多，俱都存有微倖嘗試之心，因身是客，主人相待，又極忠誠，出力不少，并且，易，林，嚴，莊等十來個，功力較深的同門，俱已齊聲應諾，不便再說什



話，祇得罷了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先後不過刻許功夫，湖中鏡光一隱，加上危崖阻隔，來敵形影，已不再見，四邊山容清麗，嵐光欲活，祇見天光雲影，樹色衆聲，融會出無限天機，湖上埋伏禁制，又全隱歛，水面上，靜蕩蕩的，看不出絲毫警兆，如非適才目視，鏡光中，所現形影，萬也想不到，這等清和幽靜的境地，會隱伏有絕大殺機，一觸即發，易靜癩姑二人，久經大敵，終較老練，估計仇敵將到，見衆人，仍在聚立閒談，紛向方元二人，詢問說笑，一點不知戒慎，各人面上，又多半是殺氣隱透眉宇，雖無晦色死氣，到底可慮，方喝仇敵行即到來，此次老怪，重又大舉，必有幾分自信，我們不問過去應敵與否，均要小心，千萬不可自滿，話剛說完，遙聽天風疾鳴之聲，由遠而近，衆人方各仰望之間，適才鏡光中，所見大片紅雲，已鋪天蓋地，由左側，數百丈高的危崖之上，疾捲過來，那來勢，比第一次，對敵所見，還要凶惡，大約來敵，均經精選，不似以前之濫，外來的異派，除先會過的幾個，法力較高者外，又添了五六個，男女妖人，着苗裝的妖徒，不過二十餘人，連一些外來妖邪，共祇四十七人，看去俱非弱者，紅髮老祖，已換了一身古怪裝束，滿頭紅髮，一齊披散，身上穿着一身，孔雀翎毛織就的短衣，一條短褲，上身左臂偏袒，下身雙腿到脚，一齊赤裸，另披着一件，其長過人的紅斗蓬，不知何物所製，薄如蟬翼，光色豔鮮異常，後半拖出老長，周手俱是紅雲

圍繞，背上插着三叉一刀，左肩另掛着一黑漆葫蘆，腰間還佩有革囊寶袋之類，左右各有一手持長幡的妖徒，內中一個，正是那雷爪子，下餘衆妖徒，和外來諸妖人，俱都相隨在後，宛如百丈火雲，簇湧着數十個，妖魔鬼怪，分外顯得猖狂威武，金，石，秦，廉，諸人，方欲開口喝罵，元皓攔道，有這禁制阻隔，我能見他，他不能見我，也許一時，觀測不透，還有妖人上當呢，衆人聞言，定睛一看，果然衆妖人到後，祇在紅雲擁繞之中，沿着三面危崖，和湖邊一帶，疾轉如飛，似在搜索敵人情景，不時又各把手一指，便有一片妖光魔火，朝所疑之處飛去，等看不出有甚朕兆，又往別處搜索，枉自那些古木竹林遭殃，吃妖火燬去不少，別無一點反應，衆妖人好似奇怪，漸漸分散開來，紅髮老祖，側身停立空中，手捏靈訣，口誦邪咒，血紅色的光華，亂箭一般，四下亂飛了一陣，面上神情忽變，方似有些省悟，妖徒雷爪子，報應已到，本和兩外教妖黨，亂施邪法，四面窮搜，因有禁法妙用，湖形已隱，幻出一片，又高又峻，與餘三面的危崖，相差無多，但是形態醜惡，草木不生，極不起眼，又當來路之右，衆妖人，多以爲敵人巢穴，是在正面，祇和以前，外層山景一樣，吃隱形法蔽住，仇敵藏在其內，不敢出門，一味向正面，和左面進攻，不曾十分留意，偶朝湖這面，發出一些魔火妖焰，又吃禁法阻住，暗中消滅，急切間，全未覺出有異，這時不知怎的，和乃師一樣，竟會看

出破綻，貪功心盛，還未等紅髮老祖，發出號令，便和兩教外妖人，各施法力，一面，發出飛叉飛劍開路，一面，忙縱妖光，朝前衝去，本心持有乃師後援，和同行二妖人的法力，心料敵人，如若自問能勝，早已出敵，再說先前也不致於逃走，不乘峨眉諸老，閉關潛修，仇敵無處求援之計，多殺些人洩恨，使雙方仇怨日深，不可化解，師父耳軟心活，爲了四九重劫，專與正教中結納，又與白朱二老至好，事鬧這大，非出本心，適才回山，祇管痛恨，聽口氣，已是大爲後悔，本就中懷恨畏怯，迫於無奈，到了緊要關頭，再來兩個挾持得他住，如白朱二老之輩，軟硬齊施，苦一勸說，就許忍痛屈從，變了初心，所以稍見有隙可乘，立以全力施爲，那同黨二妖人，更是受人重託而來，巴不得亂子越大，不可收拾，才對心思，加以本身法力，也實不弱，三人合力，往湖這面，猛然一衝，對岸方元二人，料定有此一舉，早有準備，安心要他入網，對於雷抓子，更是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見他同兩妖人衝來，忙卽行法，將禁法，略爲開放，誘他進入，雷抓子和兩妖人，那知究竟，祇當尋常道家禁制，以及隱形之術，一見飛叉飛劍，妖光到處，衝盪起，千層霞影，錯認禁法將破，同行二妖人，又由遠方初到，平素驕狂自滿，還沒和峨眉諸子，見過高下，那知利害，三人不約而同，各縱遁光，奮力前衝，紅髮老祖，原也看出，左側有禁法隱伏，方想觀查深淺，行法試探，妖徒等三人，已自

衝進，一眼瞥見對面，現出霞影千重，散而不亂，便知不妙，忙喝徒兒們速退，留神入伏，雷爪子等三妖人，聞言心方一驚，身外霞影，已由分而合，將三人一齊包沒，當時身上一緊，眼花撩亂，所有邪法妖光，全失效用，知道不妙，忙想退回，已自無及，一片金光，裹上身來，人便失去知覺，金光再裹緊一絞，一齊慘死，屍骨無存，外圍眾妖人，祇見三人身影，被金霞捲去，耳聽一片水火風雷之聲響過，金霞一閃即隱，仍復原狀，紅髮老祖，看出內藏先天五遁禁制，三人必已形神皆滅，氣得咬牙切齒，厲聲咒罵，側耳細聽，對方終無回應，料定敵人，負固不出，這五遁禁制，已極神妙，不易攻破，恐還有別的妙用，藏在其內，祇管暴跳如雷，終不敢冒失行事，明知仇敵，俱是一些末學新進，無名後輩，勝之不武，不勝為笑，無如事已至此，連次拙敗喪亡，已成奇恥大辱，來時原因，適才追敵歸途，發現這一帶，山形忽變，看出以前，有人行法隱蔽，今始現出全貌，自己所居密邇，這多年來，竟被瞞過，對方法力可想，先以對方，隱此年久，沒想他會是仇人一黨，因覺山中空虛，恐有別的仇敵，乘虛而入，趕急回駛，未及往探，回到神宮，運用玄機，一占算，不特行法隱蔽山形的，與仇人利害相關，所有逃走的仇敵，全數在彼藏伏，連那失去的，五雲桃花瘴，於此也有關聯，如何不急怒交加，因卦象先凶後吉，頗有傷折，持意加功戒備，把生平所煉，幾件得意法

寶，全都帶上，滿擬仇人多高法力，也難抵當，何況多是一些，初出山的後輩，那知一到，便將愛徒，和二妖黨葬送，事已至此，除却一拚，更無善策，越想越忿恨，急怒攻心之下，忙命諸徒黨，先勿妄動，等自己試探明了，敵人禁法，是何來歷，破去之後，再作計較，說罷，越衆前立，面對三妖人，喪命之處，揚手先發出，大片雷火，朝前打去，雷火到處，又變了一番景象，對面危崖，忽然隱去，化作一片混茫，青濛濛，浮空一片，不見邊際，當中湧起，大蓬黑烟，迎着雷火，祇一捲，便同沒入青濛之中，隱聞風水之聲，無影無跡，紅髮老祖，以爲照那地形，決不應是平地，必是敵人洞府所在，山崖之內，沒想到，那是大片湖蕩，一見變幻，如此神奇，又以所發雷火，雖非正教諸長老，太乙神雷之比，却也具有極大威力，吃黑烟一捲，竟如石沉大海，杳無聲跡，用盡目力查看，也看不出，對方地形虛實，不禁大爲甚驚異，以自己的法力，雖然遲早可破，但知不是容易，上來已先受挫，如何還再冒失，強忍憤怒，把主意想好，命衆徒黨，再往後退，且停高空，不要降落，以防萬一敵人，挪移陣勢，又中暗算，任己一人施爲，隨向後面，瞪目厲聲喝罵道，無知鼠輩，小狗男女，當這樣禁制，便可深藏洞內，縮頭不出嗎，既然自恃伎倆，犯上驕狂，速卽現形納命，還可分別首從，專殺兩次行凶的，小狗男女，不動手的，還可勉強，各留一命，如待我破法直入，掃滅巢穴，玉

石俱焚，形魄齊受誅戮，悔不及了，衆妖人也同聲喝罵不止，湖對岸諸人，看得逼真，見妖人狼狽急怒之狀，俱覺好笑，元皓笑道，妖人說話行動，我們俱可聞見，他看我們這裏，祇是一片青霧，隨着妖法來攻，不時捲起，各種顏色的，雲霞烟霧，連湖水都休想看出，說話更聽不到了，這等啞門，任他辱罵，有甚意思，莫如把聲音，傳將過去，和他對罵，到時，再把這湖現出，索性氣他一氣，諸位哥哥姊姊，你看好麼，衆人多半喜事，除易靜，林寒，莊易等，六七人外，俱都贊好，方瑛道，妹子又要多事了，由他罵去，使他莫測高深，靜等這一二日的難期挨過，豈不是好，老怪法力頗高，雖然仙法，神妙無方，急切間，決不致被他衝過來，到底多一事，不如少一事的好，英瓊接口道，按說我們，並不怕他，不過照掌教師尊仙示，應劫之人，好似不止先前六人，那位前輩仙長，別時，又是那等口氣，恰巧湖上，設有禁制，樂得謹慎，多挨些時，以待制他之人來此，不過我們，初次下山行道，便任妖孽，挑戰辱罵，既不出敵，也不還口，也是胆怯，我已恨極老怪師徒，再看一會，還要過湖，與之一鬥，還罵幾句，這何妨害，衆人也多聚聲附和，癩姑便問方元二人，仙法是否隱蔽好些，元皓道，無名仙師行時，也未說出，敵人是誰，祇說湖上禁制，仍有破法，但是由湖上到洞口，共有七層禁制，層層相生，多高法力的人，也非一日半日，所能破去，等他破完，救援恰也到來，

我二人便可隨同走了，我覺現出無妨，便由於此，癩姑本也不喜這等啞鬥，笑容，既是這樣，那就現出好了，林寒和陸蓉波，同聲勸阻道，我看老怪，正識不透，仙法奧妙，我們如不現形出聲，他情急之際，必定百計千方，盡力來攻，我們不特多看好些醜態，並還可以查知妖人師徒，法力深淺，豈不是好，單是出聲還口，雖然激怒，無甚意思，尚無害處，如若將湖面現出，以老怪的多年修爲，總可看出，一點端倪，至不濟，那些白費心力之舉，就不會再出手了，最好仍是置之不理，否則，也等他試探出仙法來歷，隱與不隱，無足爲重之後，再現不遲，要知後事如何，請看三十集，不日出版，便知分曉。

